

列國志

三三



齊侯送文姜婚魯



祝融射周
王中肩



宋莊公貪賂兵

不



鄭足塚主
祭殺逐



第九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祝聃射周王中肩

白下祭 再元放甫詳點

話說齊僖公生有二女皆絕色也。長女嫁於衛，即衛宣姜。另有表白在後。單說次女文姜，生得秋水如神，芙蓉如面。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真乃絕世佳人。古今國色，兼且通今博古，出口成文。因此號為文姜。世子諸兒，原是個酒色之徒，與文姜雖為兄妹，各自一母，諸兒長於文姜，只二歲。自小在宮中同行同坐，戲耍頑皮，同行同坐，可也。戲頑耍皮，及文姜漸已長成，出落得如花如玉，諸兒已通情竇。見文姜如此才貌，況且舉動輕薄，舉動輕薄，每有調戲之意。那文姜妖淫成性，又是個不顧禮義的人。大凡姦淫之事，多半先是嬖女，生心文姜若是个正經女子，語言戲謔時，及問卷穢，全不避忌。諸兒生得長身偉幹，粉面朱唇，天生的美男子，與文姜到是一對人品，可惜產於一家，分為兄妹，不得配合成雙。如今聚於一處，男女無別，遂至並肩攜手，無所不至。只因礙着左右宮人，單少得同衾貼肉了，也是齊侯夫婦溺愛子女，不預為防範，以致兒女成禽獸之行。後來諸兒身弑國危，禍皆繇此。自鄭世子忽大敗戎師，齊僖公在文姜面前誇獎他許多英雄，今與議婚。選擇女婿之事，如何當着女兒面，前說齊僖公全然不知為父之道也。文姜不勝之喜，及聞世子忽堅辭不允，心中鬱悶，染成一疾，暮歎朝涼，精神恍惚，半坐半眠，寢食俱廢。有詩為證：

二八深閨不解羞，一椿情事鎖眉頭。
鸞凰不入情絲網，野鴛家雞總是愁。

世子諸兒以候病為名，時時闖入閨中，挨坐牀頭，遍體撫摩，指問疾苦，但耳目之際，僅不及亂。一日齊僖公偶到文姜處看視，見諸兒在房責之曰：汝雖則兄妹，禮宜避嫌。此時方說，却是遲了。今後但遣宮人致候，不必自到。諸兒唯唯而出。自此相見逐稀，未幾，僖公為諸兒娶宋女魯宮，真有稜。首字從是，諸兒愛戀新婚，兄妹蹤跡益疎。男女相悅，純是為淫耳，因情而婚，蹤跡便疎了，其心地可知。文姜深閨寂寞，懷念諸兒病勢愈加，却是胸中展轉難，以出口。正是：嗚呼！漫嘗黃柏味，自家有苦自家知。有詩為證：

春草醉春烟，深閨人獨眠。
中宵情耿耿，孤枕意綿綿。

積恨願將老 相思心欲然 幾回明月夜 飛夢到郎邊

却說魯桓公即位之年。年齒已長尚未聘有夫人。大夫臧孫達進曰。古者國君年十五而生子。今君內主尚虛。異日主

器何望。非所以重宗廟也。公子釁曰。臣聞齊侯有愛女。文姜欲妻。鄭世子忽而不果。君盍求之。桓公曰。諾。即使公子釁

求婚於齊。齊僖公以文姜病中。請緩其期。宮人却將魯侯請婚的喜信報知文姜。文姜本是過時思想之證。得此消息

心下稍舒。病覺漸減。女子在家時。急於要嫁者。後來多半不貞。亦至理也。及齊魯為宋督一事。共會於稷。魯侯當面又以姻事為請。齊侯期以明

歲。至魯桓公三年。又親至贏地。齊地近州。與齊侯相會。齊僖公感其慇懃。許之。魯侯遂於贏地納幣。視常禮加倍隆重。僖

公大喜。約定秋九月。自送文姜至魯。成婚。魯侯乃使公子釁至齊迎女。齊世子諸兒聞文姜將嫁他國。從前狂心不覺

復萌。使宮人假送花采於文姜。附以詩曰。

桃有華 燦燦其霞 當戶不折 飄而為豈 音植水 中 漸 卓 吁 嗟 分 復 吁 嗟

文姜得詩。已解其情。亦復以詩曰。

桃有英 燦燦其靈 今茲不折 詎無來春 叮痛兮復叮痛 便好德正

謂此等處耳。若靜好偕隨及閨誠。女訓之類。才正是德有可妨耶。

諸兒讀其答詩。知文姜有心於彼。想慕轉切。故奸自女。未幾魯使上卿公子釁如齊。迎取文姜。齊僖公以愛女之故。欲

親自往送。諸兒聞之。請於父曰。聞妹子將適魯侯。齊魯世好。此誠美事。但魯侯既不親迎。必須親人往送。又親國事在

身。不便遠離孩兒。不才願代一行。幸而不會代。行不無只恐。僖公曰。吾已親口許下。自往送親。安可失信。說猶未畢。人

報魯侯。停駕謹邑。魯地。專候迎親。僖公曰。魯禮義之國中。道迎親。正恐勞吾入境。吾不可以不往。諸兒默然而退。姜氏心

中亦如有所失。幾乎幾手。僖公定當不謬。其時秋九月初旬。吉期已迫。文姜別過六宮。妃眷到東宮來。別哥哥諸兒。諸兒整

酒相待。四目相視。各不相捨。只多了元妃在坐。且其父僖公遣宮人守候。不能交言。暗暗嗟嘆。臨別之際。諸兒挨至車

前。單道個妹子留心。莫忘叮痛之句。文姜答言。哥哥保重。相見有日。齊僖公命諸兒守國。親送文姜至羅。與魯侯相見。魯侯叙甥舅之禮。設席款待。從人皆有厚賜。僖公辭歸魯。後引文姜到國。成親。一來齊是個大國。二來文姜如花絕色。

魯侯十分愛重三朝見駟大夫宗婦俱來朝見君夫人僖公復使其弟夷仲年聘魯問候姜氏自此齊魯親密不在話下無名子有詩單道文姜出嫁之事詩云

從來男女慎嫌微 兄妹如何不隔離 只為臨歧言保重 致令他日玷中閨

話分兩頭再說周桓王自聞鄭伯假命伐宋心中大怒何不於此時即行宣竟使虢公林父獨秉朝政不用鄭伯鄭莊

公聞知此信心怨桓王不知自反只是怨人一連五年不朝桓王曰鄭莊生無禮甚矣若不討之人將效尤朕當親帥

六軍往聲其罪號公林父諫曰鄭有累世卿士之勞今日奪其政柄是以不朝且宜下詔徵之不必自往以褻天威明知鄭莊未必肯甘心伏罪王力不足以勝之也桓王忿然作色曰寤生欺朕非止一次朕與寤生誓不兩立乃召蔡衛陳三國一同興師伐

鄭是時陳侯鮑方薨其弟公子佗字伍父弑太子免暗而自立謚鮑為桓公國人不服紛紛逃散周使徵兵公子佗初

即位不敢違王之命只得糾集車徒遣大夫伯爰為統領望鄭國進發蔡衛各遣兵從征桓王使虢公林父將右軍以

蔡衛之兵屬之使周公黑肩將左軍陳兵屬之王自統大兵為中軍左右策應鄭莊公聞王師將至乃集諸大夫問計

群臣莫敢先應自是一件天大事正卿祭仲曰天子親自將兵責我不朝名正言順不如遣使謝罪祭仲一主只有此轉禍為

福莊公怒曰王奪我政權又加兵於我三世勤王之績付與東流此番若不挫其銳氣胡說番說了幾句正話禍為

鄭素睦其助兵乃不得已也蔡衛與我夙仇必然效力天子震怒自將其鋒不可當宜堅壁以待之俟其意怠或戰或

和可以如意大夫公子元進曰以臣戰君於理不直宜速不宜遲也臣雖不才願獻一計莊公曰卿計如何子元曰王

師既分為三亦當為三軍以應之左右二師皆結方陣以左軍當其右軍以右軍當其左軍王公自率中軍以當王莊

公曰如此可以勝乎子元曰陳佗弑君新立國人不順勉從徵調其心必離若令右軍先犯陳師出其不意必然奔竄

再令左軍逕奔蔡衛蔡衛聞陳敗亦將潰矣行軍貴整軍心貴正為此等處耳然後合兵以攻王卒萬無不勝莊公曰卿料敵如指掌

子封曰子元不死矣正商議間疆事報王師已至繻葛鄭地三營聯絡不斷莊公曰但須破其一營餘不足破也乃使大夫

曼伯引一軍為右拒助使正卿祭足引一軍為左拒自領上將高渠彌原繁瑕叔盈祝聃等建鬻狐大旗於中軍祭

仲進曰鬻狐所以勝宋許也奉天討罪以伐諸侯則可以伐王則不可祭仲慢矣天子之上自有上天天子擅伐諸侯其罪大矣奉上天而討王罪有何不可莊

公曰寡人思不及此還是孫仲通慮不即命以大旆易之仍使瑕叔盈執掌其營孤真於武庫自後不用高渠彌曰臣

觀周王頗知兵法今番交戰不比尋常請為魚麗之陣莊公曰魚麗陣如何高渠彌曰甲車二十五乘為偏甲士五人

為伍每軍一偏在刑別用甲士五五二十五人隨後塞其關漏重傷一人伍即補之有進無退此陣法極堅極密難取

易勝莊公曰善三軍將近繻葛紆住營寨桓王聞鄭伯出師抵敵怒不可言便欲親自出戰號公林父諫止之次日各

排陣勢莊公傳令左右二軍不可輕動只看軍中大旆展動一齊進兵且說桓王打點一番責鄭的說話任你怎生打

着車待鄭君出頭打話當陣訴說以折其氣老賊不肯出來正是怕折氣耳鄭君雖列陣只把住陣門絕無動靜桓王使人挑戰並無

人應將至于後莊公度王卒已急教瑕叔盈把大旆麾動左右二拒一齊鳴鼓鼓聲如雷各各奮勇前進且說曼伯殺

入左軍陳兵原無關志即時奔散反將周兵衝動周公黑肩阻遏不住大敗而走再說祭足殺入右軍只看祭衝旗號

衝突將去二國不能當抵各自覓路奔逃號公林父仗劍立於車前約束軍人如有亂動者斬祭足不敢逼林父緩緩

而退不折一兵號公能兵不愧王寵再說桓王在中軍聞敵營聲鼓震天知是出戰準備相持只見士卒紛紛耳語隊伍早亂原

來望見潰兵知左右二營有失連中軍也立脚不住却被鄭兵如牆而進祝聃在刑原繫在後曼伯祭足亦領得勝之

兵并力合攻殺得車傾馬斃將隕兵亡桓王傳令速退親自斷後且戰且走祝聃望見繻蓋之下料是周王儘着眼力

觀真一箭射去萬惡之賊該殺該剮正中周王左肩幸衷甲堅厚傷不甚重祝聃催車前進正在危急却得號公林父前來救駕

與祝聃交鋒原警曼伯一齊上前各逞英雄忽聞車鳴陰甚急遂各收軍桓王引兵退三十里下寨周公黑肩亦

至訴稱陳人不肯用力以至於敗桓王赧然曰此朕用人不明之過也祝聃等回軍見鄭莊公曰臣已射王有周王膽

落正待追趕生擒那廝何以鳴金莊公曰本為天子不明將德為怨今日應敵萬非得已賴諸卿之力社稷無隕足矣

何敢求多依你說取回天子如何發落有何難處只消說往出新之即射王亦不可也萬一重傷殞命寡人有弑君之名矣便不殞

之罪其祭足曰主公之言是也今吾國兵威已立料周王必當畏懼宜遣使問安稍致慇懃又做師娘又做鬼今日是

使知射肩非出主公之意莊公曰此行非仲弑不可命備牛十二頭羊百隻粟芻之物共百餘車連夜到周王營內祭

仲叩首再三口稱死罪臣寤生不忍社稷之殞用兵自衛不料軍中不戒有犯王躬奸人將自己天大過惡只用輕描淡寫之法不消數語遮蓋過去便

若全無事一般可寤生不勝戰兢駭之至。謹遣陪臣足待罪轅門敬問無恙不腆敝賦聊充勞軍之用。惟天王憐
畏在此可恨亦在此寤生不勝戰兢駭之至。謹遣陪臣足待罪轅門敬問無恙不腆敝賦聊充勞軍之用。惟天王憐
而赦之桓王默然自有慙色慙的是殺他不過看官莫錯疑了號公林父從旁代答曰寤生既知其罪當從寬宥有來使便可謝恩無可奈何只得祭足再拜稽首而出遍歷各營俱問安否越要做得周匝史官有詩嘆云
懼且發放祭足再拜稽首而出遍歷各營俱問安否越要做得周匝史官有詩嘆云

又髯翁有詩譏桓王不當輕兵伐鄭自取其辱詩云
謾誇神箭集王肩 不想君臣等地天 對壘公然全不讓 却將虛禮媚王前

明珠彈雀古來譏 豈有天王自出軍 傳檄四方兼敗晉 鄭人甯不懼王威

桓王兵敗歸周不勝其忿便欲傳檄四方共聲鄭寤生無王之罪號公林父諫曰王輕舉喪功若傳檄四方是自彰
敗也縱不傳檄難道四方便諸侯自陳衛祭三國而來莫非鄭黨檄兵不至徒為鄭笑此句且鄭已遣祭足勞軍謝罪

可借此故有開鄭自新之路桓王默然自此更不言鄭事却說蔡侯因遣兵從周伐鄭軍中探聽得陳國篡亂人心不
服公子伉於是引兵襲陳不知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聖人制禮男女七歲坐不同席食不共器人常怪之以為弟兄姊妹骨肉至親年始七歲甚為幼小何至分別如此之甚也吾年數
歲時塾師初授禮記使誦讀至此篇心竊訝之時吾有異母姊長吾八歲固常抱持我誦讀我者也吾有一弟纔週歲尚不知弄其
日與吾周旋立則聯行坐則并席食則共器者正少吾二歲之同母妹也吾性不好弄一切嬉戲之事從不措意見他家兒群聚而
嬉輒厭惡之稍近吾前吾輒走避凡自塾中歸除誦讀之外亦惟時與此妹周旋而已吾此妹性頗慧每當吾讀書時吾妹或坐或
立於側指問書字吾日間所聞於塾師之故寔有淺近者不論其解與不解輒為道之如此者數年如一日也因念如此者有何妨
礙而禮禁之非聖人之性情迥與凡人異則此書非聖人之書也及稍長喜知有男女居室之事始知所以厚別者職此之故因又竊
念兄弟姊妹骨肉至親豈同於凡人殆亦聖人之過慮也及又長而知亦有濟倫之輩始人而禽獸者也今觀齊世子諸兒與文姜
乃深嘆聖人之制禮為天下萬世防微杜漸計豈不至深且遠哉

諸侯之禮女嫁敵體之國下卿送之若嫁大國則上卿送之以致鄭重若嫁於天子則諸卿皆行以致其敬從無父送其女之禮齊
僖越禮而親送溺愛可知秦日之不講於禮又可知父兄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不謹諸兒之無恥亂倫僖公之過也
桓王積怒於鄭討罪頭兵固自怪他不得至於鄭之兵力強盛桓王諒非不知只是決不料到鄭人出兵拒敵耳拒敵已出意外况
箭射王身即真是異常變亂非特桓王不料即我今日亦不料也
鄭莊奸詐一生到此盡行敗露正如九尾狐百計迷人到刀劍臨身自不覺原形現出耳
桓王雖是才力不允然看人却頗有眼力看魏公持軍不敗退敵救王因祭足之來而有罪合前之奔喪辭政節節處處得宜臨機
應變自有守有才是上等人物以政界之實為得當

鄭莊既行私氏宋氏許俱以奉天討罪為名故設誓孤以壯聲勢乃久假不歸今日拒敵王師仍欲復設此術不知所奉者何天
所討者何罪若非祭足之言不幾令臣民笑殺耶
諸侯抗命傷及王躬縱兵力不足以勝之亦當宣布大義賤爵示懲借虛名以動之猶可冀其改奈何恐彰敗信謹疾忌醫隱忍
姑息既無其實并與其名使諸侯無復知有王命之尊而周室遂以不競悲夫

第十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鄭祭足被脅立庶

話說陳桓公之庶子名躍係祭姪所出祭姪封人祭侯之甥也因陳祭之兵一同伐鄭陳國是大夫伯爰諸為將祭國

是祭侯之弟祭季為將祭季向伯爰諸私問陳事伯爰諸曰新君位雖然篡位奈人心不服此四字便不又性好田獵

每每微服從禽於郊外不恤國政將來國中必然有變若能收人心恤國政則逆取順守或亦可變今乃不恤國政又

或亦天奪其魄耳祭季曰何不討其罪而戮之伯爰諸曰心非不欲恨力不逮耳及周王兵敗三國之師各回本國祭季將伯

爰諸所言奏聞祭姪祭侯曰太子克既死次當吾甥即位佗乃篡弒之賊豈容久竊富貴耶祭季奏曰佗好獵俟其出

可襲而殺也祭侯以為然乃密遣祭季率兵軍有乘侍於界口只等逆佗出獵便往襲之祭季遣謀打探回報陳君

三日前出獵見界口祭季曰吾計成矣乃將車馬分為十隊都扮作獵人模樣一路打圍前去正遇陳君隊中射倒

一鹿祭季馳車奪之陳君怒輕負來擒祭季季回軍便走陳君招引車徒趕來只聽得金鑼一聲響曉十隊獵人一齊

上前將陳君拿住祭季大呼道吾非別人乃祭侯親弟祭季是也因汝國逆佗弒君奉吾兄之命來此討賊誅止一人

餘俱不問眾人俱拜伏於地祭季一一撫慰言故君之子躍是我祭侯外甥今扶立為君何如眾人齊聲答曰如此甚

合公心可知從前某等情願前導祭季將逆佗即時集有縣頭於車上長驅入陳在先跟隨陳君出獵的一班人眾為

之開路可知從前表明祭人討賊立君之意於是市井不驚百姓歡呼載道可知從前祭季至陳命以逆佗之首祭於

陳桓公之廟擁立公子躍為君是為厲公此周桓王十四年之事也公子佗篡位纔一年零六個月為此須臾富貴甘

受萬載惡名豈不愚哉有詩為證

弒君指望千年貴 淫獵誰知一旦誅 若是兇人無顯戮 亂臣賊子定紛如

陳自公子躍即位與祭甚睦數年無事這段話繳過不題且說南方之國曰楚芊精姓子爵出自顯項帝孫重黎為高

辛氏火正之官。能光融天下。名曰祝融。重黎死。其弟吳回嗣。為祝融。生子陸終。娶鬼方國吳之女。得孕懷十一年。開左

腸。生下三子。又開右腸。復生下三子。長曰樊。已姓。封於衛墟。為夏伯湯伐桀滅之。次曰參。參姓。封於韓墟。周時為胡

國。後滅於楚。三曰彭祖。彭姓。封於韓墟。彭為商伯。商末始亡。四曰會人。妘姓。封於鄭墟。五曰安。曹姓。封于和墟。六曰

季。連。季姓。乃季連之苗裔。有名鬻熊者。博學有道。周文王武王俱師之。後世以能為氏。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鬻

熊之曾孫能。纒封於荆蠻。昨以子勇之田。都於丹陽。在荆州枝江縣。非吳之丹陽也。五傳至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僭號稱王。熊渠使

可知他何嘗周厲王暴虐。能亞畏其侵伐。去王號。不敢稱。又八傳至於熊儀。是為若敖。又再傳至熊詢。音是為蚘冒。蚘

冒。卒其弟能通。蚘蚘冒之子。而自立。能通強暴好戰。有僭號稱王之志。見諸侯。戴周朝聘。不絕。以此猶懷觀望。及周桓

王兵敗於鄭。可見綿葛一跌。關係甚大。寤生百死不足報辜。能通益無忌憚。僭謀遂決。令尹闞伯比進曰。楚去王號。已

久。今欲復稱。恐駭觀聽。必先以威力制服諸侯。方可能通曰。其道如何。伯比對曰。漢東之國。惟隨。府隨州。為大君。姑以

兵臨隨。而遣使求成焉。隨服。則漢淮諸國無不順矣。能通從之。乃親率大軍屯於瑕。地。道大夫達章求成於隨。隨有

一賢臣。名曰季梁。又有一諛臣。名曰少師。臨侯喜諛而疎賢。此四字古今通病。所以少師有寵。及楚使至。隨侯召二

臣問之。季梁奏曰。楚強隨弱。今來求成。其懷不可測也。姑外為應承。而內修備禦。方保無虞。少師曰。臣請奉成約。往探

楚軍。隨侯乃使少師至瑕。與楚結盟。闞伯比聞少師將至。奏於能通曰。臣聞少師乃淺近之徒。以諛得寵。今奉使來。此

探吾虛實。宜藏其壯銳。以老弱示之。彼將輕我。其氣必驕。驕必怠。然後我可以得志。大夫能率比曰。季梁在彼。何益於

事。可知國有賢臣。最是緊要。緊要緊。伯比曰。非為今日。吾以圖其後也。能通從其計。少師入楚營。左右瞻視。見戈甲朽敝。人或老或弱。不堪

戰鬪。遂有矜高之色。謂能通曰。吾兩國各守疆宇。不識上國之求成。何意能通。諺應曰。敝邑連年荒歉。百姓疲羸。誠恐

小國合當為梗。故欲與上國約為兄弟。為唇齒之援耳。少師對曰。漢東小國。皆敝邑號令所及。君不必慮也。能通遂與

少師結盟。少師行後。能通傳令班師。少師還見隨侯。述楚軍羸弱之狀。幸而得盟。即刻班師。其懼甚矣。願假臣偏師。追擊之。縱不能悉俘。以歸。亦可掠取其半。楚人只要掠取。尊頭一半。非所措也。使楚今後不敢正眼視隨。隨侯以為然。方欲起師。季梁聞之。趨入諫曰。不可。不可。楚自若。教蚘冒以來。世修其政。馮憑陵江漢。積有歲年。能通弑姪而自立。兇暴更甚。無故請成。

包藏禍心今以老弱示我蓋誘我耳。可謂知己知彼若追之必墮其計。隨侯卜之不吉遂不追楚師。能通聞李梁諫止

追兵復召關伯比問計。伯比獻策曰：請令諸侯於沈鹿楚地若隨人來會，服從必矣。如其不至，則以叛盟伐之。能通遂遣

使備告漢東諸國，以孟夏之朔於沈鹿取齊。至期，巴庸、濮、鄆、絞、羅、鄢、郢、軫、申、江諸國畢集。惟黃隨二國不至。楚子使

蓬章責黃黃子，遣使告罪。又使屈瑕責隨。隨侯不服。能通乃率師伐隨軍於漢淮二水之間。隨侯集群臣問拒楚之策。

季梁進曰：楚初合諸侯以兵臨我，其鋒方銳，未可輕敵。不如卑辭以請成，楚苟聽我，復舊修好足矣。其或不聽，曲在於

楚，楚欺我之辭卑，士有急心，我見楚之拒請，士有怒氣，我怒彼急，庶可一戰以圖僥倖乎。強難有此法少師從旁攬

臂言曰：爾何怯之甚也！楚人遠來，乃自送死耳。正不知是那一個若不速戰，恐楚人復如前番逃遁，豈不可惜。前番逃遁

掠取尊頭隨侯曰：楚兵分左右二軍，楚俗以左為上，其君必在左。君之所在，精兵聚焉。請擊攻其右軍，若右敗則左亦受氣

矣。避堅攻瑕用兵要著少師曰：避楚君而不攻甯，不貽笑於楚人乎。一個好，好人出去，到回來時頭子上隨侯從其言。

先攻楚左軍，楚開陣以納隨師。隨侯殺入陣中，楚四面伏兵皆起，人人勇猛，個個精強。少師與楚將鬬，交鋒不十合

被鬬，斬於車下。李梁保著隨侯死戰，楚兵不退。隨侯棄了戎車，微服混於小軍之中。李梁殺條血路，方脫重圍，覘視

軍卒十分不存三四。不能悲停，掠取一半少師之言神隨侯謂李梁曰：孤不聽汝言，以至於此。問少師何在？當答曰：恐

人逃遁，編師追襲去了。有軍人見其被殺，奏知隨侯。隨侯歎息不已。李梁曰：此誤國之人，君何惜焉？為今之計，作速請成，為上。隨

侯曰：孤今以國聽子。季梁乃入楚軍，求成能通大怒曰：汝主叛盟，拒會以兵相抗，今兵敗求成，非誠心也。季梁面不改

色，從容進曰：昔者奸臣少師恃寵貪功，強寬君於行陣，實非出寬君之意。今少師已死，寬君自知其罪，遣下臣稽首於

麾下。君若救有當，倡率漢東君長，朝夕在庭，永為南服。惟君裁之。關伯比曰：天意不欲亡隨，故去其諛佞。諛，少師隨末可

滅也。去了諛佞，國便不亡人君之福不若許成，使倡率漢東君長，頌楚功績於周，因假位號以鎮服蠻夷於楚，無不利

焉。能通曰：善。乃使蓬章私謂季梁曰：寬君有漢漢欲假位號以鎮服蠻夷，若微惠上國，率群蠻以請於周，室幸而得

請，寬君之學實惟上國之賜。寬君戡兵以待命，季梁歸言於隨侯。隨侯不敢不從，乃自以漢東諸侯之意，頌楚功績，請

王室以王號假楚周天子不過王號楚欲稱之是敵體也既楚敵體楚亦稱王桓王不許能通問之怒曰吾先人能嘗

有輔導二王謂文之勞僅封微國遠在荆山今地關氏淑靈龜莫不臣服而王不加位是無賞也曾率領他朝貢王室却

自稱也孤亦光復舊號安用周為遂即重中自立為楚武王與隨人結盟而去漢東諸國各遣使稱賀桓王雖怒楚無

如之何自此周室愈弱而楚益無厭能通卒傳子熊皆遷都於郢今江陵縣更北三里有舊郢城役屬群蠻駸駸子有侵犯中國之勢

後來若非召陵之師城濮之戰則其勢不可遏矣語分兩頭再說鄭莊公自勝王師深嘉公子元之功大城櫟邑使之

居守比於附庸諸大夫各有封賞惟祝聃之功不錄祝聃自言於莊公公曰射三而錄其功人將讓畢竟怕人議論

聃忿恨疽發於背而死死法妙矣知不是一端之報莊公私給其家命厚葬之周桓王十九年夏莊公有疾召祭足至床頭謂曰

寡人有子十一人自世子忽之外子突子亶皆有責微子突才智福祿似又出三子之上三子皆非令終之相也

是此一生存尊之報却告新難寡人意欲傳位於突何如祭足曰鄧曼元妃也世子忽之母子忽嫡長久居儲位且屢建大功國人信

從廢嫡立庶臣不敢奉命莊公曰突志非安於下位者若立忽惟有出突於外家耳豈是出於外家便可了事且是祭

足曰知子莫如父惟君命之莊公數曰鄭國自此多事矣乃使公子突出居於宋五月莊公薨世子忽即位是為昭公

使諸大夫分聘各國祭足聘宋因便祭于突之變却說公子突之母乃宋雍氏之女名曰雍姑雍氏宗族多仕於宋宋

莊公甚寵任之公子突被出在宋思念其母雍姑與雍氏商議歸鄭之策雍氏告於宋公宋公許為之計適祭足行聘

至宋宋公喜曰子突之歸只在祭仲身上也乃使南宮長萬宋大夫名伏甲士於朝以待祭仲入朝致驛行禮畢甲士趨出

將祭足拘執祭足大呼外臣何罪宋公曰姑至軍府言之是日祭足被囚於軍府甲士周圍把守水洩不通祭足疑懼

坐不安席至晚太宰華督携酒親至軍府與祭足壓齋祭足曰寡君使足修好上國未有開罪不知何以觸怒將寡君

之禮或有所缺抑使臣之不職乎華督曰皆非也公子突之出於雍誰不知之今子突竄伏在宋寡君憫焉且子忽

懦不堪為君使不堪為君此自是宋人沒得加罪耳吾子若能行廢立之事寡君願與吾子世修姻好惟吾子圖之祭

足曰寡君之立先君所命也以臣廢君諸侯將討吾罪矣華督曰雍姑有寵於鄭先君母寵子貴不知此言出於

向與吾欲聞之不亦

會圖史司國志 卷之十一 第十回 五

可乎。且弑逆之事，何國沒有惟力是視，誰加罪焉。因附祭足之耳。曰：吾寡君之立，亦有廢而後興。教人做沒天理事，已做過沒天理事，公然直說出來。此等入我不知他是何等心胸。子必行之，寡君當任其無咎。祭足皺眉不答。華督又曰：子必不從，寡君將命南宮長萬為將，發車六百乘，納公子突於鄭，出軍之日，斬吾子以殉於軍。吾見子止於今日矣。祭足大懼，只得應諾。華督復要之立誓。祭足曰：所不立，公子突者，明神殛之。史官有詩譏祭足云：

丈夫龍辱不能嚙，國相如何受脅陵。若是忠臣拚一死，宋人未必敢相輕。

華督連夜還報宋公，說祭仲已聽命了。次日，宋公使人召公子突，至於密室，謂曰：寡人與雍氏有言，許歸吾子。今鄭國告立新君，有密書及寡人曰：必殺之。願割三城為謝。寡人不忍，故私告子。今之居間人要索重謝，每用此法。公子突拜曰：突不幸，越在上國，突之死生已屬於君。若以君之靈，使得重見先人之宗廟，惟君所命。豈惟三城，宋公曰：寡人因祭仲於軍府，正惟公子之故。此大事，非仲不成。寡人將盟之，乃并召祭足，使與子突相見，亦召雍氏，將廢忽。立突之事，說明三人敲定。

盟，宋公自為司盟。立誓。太宰華督蒞事。治盟。宋公使子突立下誓約三城之外，定要白璧有雙，黃金萬鎰，每歲輸穀三萬鍾，以為酬謝之禮。宋馮出亡在鄭，鄭莊相待頗厚，又因之受兵用兵，今幸而得返，乘釐生災，既欲以廢立亂其國，又因而欺詐迫脅，以取利焉。志惠福却無道之甚。宋馮固是大喪良心，鄭莊當日用情可謂全無眼力。祭足書名為證。公子突急於得國，無不應承。宋公又要公子突將國政盡委祭足，突亦允之。又聞祭足有女，使許配雍氏之子，雍糾就教帶雍糾歸國，成親，仕以大夫之職。祭足亦不敢不從。公子突與雍糾密徹服詐為商賈，駕車跟隨祭足，以九月朔日至鄭，載於祭足之家。祭足偽稱有疾，不能趨朝。諸大夫俱至祭府，問安。祭足伏死，士百人於壁衣之中，請諸大夫至內室相見。諸大夫見祭足面色充盈，衣冠齊整，大驚曰：相君無恙，何不入朝。祭足曰：足非身病，乃國病也。先君寵愛子突，囑諸宋公，今宋將遣南宮長萬為將，率車六百乘，輔突伐鄭。鄭國未嘗何以當之。諸大夫面面相覷，不敢置對。祭足曰：今日欲解宋兵，惟有廢立可免耳。公子突已在諸君從否。願一言而決。高渠彌因世子忽諫止上卿之位，素與子忽有隙，挺身撫劍而言曰：相君此言，杜稷之福，吾等願見新君。謂子突。眾人聞高渠彌之言，疑與祭足有約，又窺見壁衣有人，各懷悚懼，齊聲唯唯。祭足乃呼公子突至，納之上坐。祭足與高渠彌先下拜。諸大夫沒奈何，只得同拜伏於地。做得勉強之極。祭足預先寫就連名表章，使人上之。言宋人以重兵納突，臣等不能事君矣。又自作密啓啓

拜伏於地。做得勉強之極。祭足預先寫就連名表章，使人上之。言宋人以重兵納突，臣等不能事君矣。又自作密啓啓

中言主君之立實非先君之意乃臣足主之何不當時竟敢先君使了到此時說今宋囚臣而納突要臣以盟臣忍身

死無益於君已口許之今兵將及郊群臣畏宋之強協謀往迎主公不若從權暫時避位容臣乘間再圖復末寫一

誓云違此言者有如日與日俱沒鄭昭公接了表文及密啓自知孤立無助大夫志在自立今竟何如可與媯妃泣別出

奔衛國去了九月己亥日祭仲奉公子突即位是為厲公公羊氏論此陣見兩齊解婚未嘗不是失計在宋故有惡死而無益

不能通權達變了公羊之言不足為定論也大小政事皆決於祭足以女妻雍糾謂之雍姬言於厲公官雍糾以大夫之職雍氏原是厲公

外家厲公在宋時與雍氏親密往來所以厲公寵信雍糾亞於祭足自厲公即位國人俱已安服惟公子翬公子儀二

人心懷不平又恐厲公加害是月公子翬奔祭公子儀奔陳宋公聞于突定位遣人致書來賀因此一番使命挑起兩

國于爻且看下回分解

春秋之世列國公子得國失國復國之際往往借重於婚姻廢立之際無論廢奸忠佞亦多以此為言蓋非特風尚人情之偏亦勢

有不得不然者也陳陀之篡弑祭人不因權係祭姬所出出力何為卿突得國不消說是得力於宋可知鄭忽兩次辭婚是失計處

未可以安分辭大為賢也前回駢翁言文姜禍魯鄭忽之辭婚未為不善是又不然蓋鄭莊祭足與我今日所論乃審時度勢論其

大端若文姜之妖淫不端豈可先事而算即鄭忽之辭婚亦謂齊大非耦非有見於文姜而知其不可也不然齊魯豈非耦國何以

竟不免禍也哉況文姜之得以亂倫自是曹桓之罪不得罪罪於文姜也正評在第十三回中

國有賢臣鄰國憚之國有奸臣鄰國喜之蓋臣之賢奸不特國之盛衰所由分亦鄰國之所借以逞志者也故楚欲勝隨便先驕少

師因有一季梁在熊率比便策其無益及少師陣亡鬬伯比便說天意不欲亡隨請成而不復戰人君於用人之際顧可不慎其權

衡哉

楚人因隨臣之賢奸而定其興衰則楚之用人概可想見此楚之所以崛起也

能通借號一事王朝既力不能制瀆可聽其自稱斷斷不可出自王命昔人謂進為侯伯或可止其稱王此又不然楚之稱王稱公

總於王朝無所損益楚人借號自稱誰不知其罪者僅能欺詐變態未能即禍中國若假之以侯伯之位則彼必將假王命以凌諸

侯是手之以尊大之柄矣楚人不特無功王室而且久缺朝貢昭王南征大罪未討今反加之上賞何以為名且楚人貪狼無厭縱

故以者
新理
五

第十一回

宋莊公貪賂構兵

鄭祭仲殺堵遂主

却說宋莊公遣人致書稱賀就索取三城及白壁黃金歲輸穀數厲公召祭足商議厲公曰當初急於得國以此恣其需索不敢違命今寡人即位方新就來責償若依其言府庫一空矣況嗣位之始使失三城豈不貽笑鄰國祭足曰可辭以人心未定恐割地生變願以三城之貢賦代輸於宋其白壁黃金姑與以三分之一婉言謝之歲輸穀數請以來年為始如此待之未為失信厲公從其言作書報之先貢上白壁三十雙黃金二千鎰其三城貢賦約定冬初交納使者還報宋莊公大怒曰突死而吾生之突貧賤而吾富貴之區區所許乃子忽之物於突何與而敢吝惜即日又遣使往鄭坐索必欲如數且立要交割三城不願輸賦厲公又與祭仲商議再貢去穀一萬鍾宋使去而復來傳言若不滿所許之數要祭仲自來回話妄自尊大可笑可恨祭仲謂厲公曰宋受我先君大德未報分毫今乃恃立君之功貪求無厭且出言無禮不可聽也臣請奉使齊魯求其宛轉厲公曰齊魯肯為鄭用乎祭足曰往年我先君伐許伐宋無役不與齊魯同事况魯侯之立我先君實成之即齊不厚鄭魯自無辭厲公曰宛轉之策何在祭仲曰當初華督弑君而立子馮吾先君與齊魯並受賄賂玉成其事魯受却之大鼎鼎出吾國亦受商彝彝器名宋先代所傳今當訴告齊魯以商彝還宋宋公追想前情必愧而自止當論常情必當愧而自止厲公大喜曰寡人間仲之言如夢初醒即遣使齎禮幣分頭往齊魯二國告立新君且訴以宋人忘恩背德索賂不休之事使人到魯致命魯桓公笑曰昔者宋君行賂於敝邑止用一鼎今得鄭賂已多猶未滿意乎寡人當身任之即日親往宋為汝君求解使者謝別再說鄭使至齊致命齊僖公向以敗戎之功感激子忽欲以次女文姜連姻雖然子忽堅辭到底齊侯心內還偏向他一分今日鄭國廢忽立齊齊侯自然不喜謂使者曰鄭君何罪輒行廢立不但偏向說來實是正理為汝君者不亦難乎寡人當親率諸侯相見於城下言將禮幣俱不受使者回報厲公厲公大驚謂祭足曰齊侯見責必有干戈之事何以待之祭足曰臣請簡兵蒐乘預作準備豈昭公時使不可簡敵至則迎又何懼焉且說魯桓公遣公子柔往宋訂期相會宋莊公曰既魯君有言相訂寡人當躬造魚幣首煩君達屏公子柔返命魯侯再遣人往約酌地之中在扶鍾扶鍾地為會時周桓王二十年秋九月也宋莊公與魯侯會於扶鍾魯侯代鄭稱謝并為求寬宋公曰鄭君受寡人之恩深矣誓之難明寡人抱而翼之所許酬勞出被本心不知果然出彼本心否今歸國

篡位直欲負諾寡人豈能忘情乎魯侯曰大國所以賜鄭者鄭豈忘之但以嗣服未久府庫空虛一時未得如約然遲速之間決不負諾此事寡人可以力保宋公又曰金玉之物或以府庫不充為辭若三城交割只在片言何以不決魯侯曰鄭君懼失守故業貽笑列國故願以賦稅代之聞已納粟萬鍾矣宋公曰二萬鍾之入原在歲輸數內與三城無涉況所許諸物完未及半與市并算帳何以異哉今日尚然異日事令寡人更何望焉惟君早為寡人圖之魯侯見宋公十分固執快而罷魯侯歸國即遣公子柔使鄭致宋公不肯相寬之語鄭伯又遣大夫雍糾捧著商彝呈上魯侯言此乃宋國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請納還宋府庫以當三城更進白璧二十雙黃金二千鎰求君侯善言解釋魯桓公情不能已只得親至宋國約宋公於穀邱之地相會二君相見禮畢魯侯又代鄭伯致不安之意呈上白璧黃金如數魯侯曰君謂鄭所許諸物未完及半寡人正言責鄭鄭是以勉力輸納宋公並不稱謝怨鄭已是無禮乃但問三城何日交割魯侯曰鄭君念先人世守不敢以私恩之故輕棄封疆今奉一物可以相當即命左右將黃錦袱包裹一物高高捧著跪獻於宋公之前宋公聞說私恩二字眉頭微皺己有不悅之意及啓視觀看認得商彝乃當初宋國賂鄭之物勃然變色佯為不知問此物何用魯侯曰此大國政府之珍鄭先君莊公向曾効力於上國蒙上國既以重器藏為世寶嗣君不敢自愛仍歸上國已念昔日更事之情免其納地鄭先君感受其賜豈惟嗣君說得婉轉可聽魯桓善於居宋公見聞其如宋馮會念太公何宋公見提起舊事不覺兩頰發赤應曰往事寡人已忘之矣將歸問之故府正議論間忽報燕伯燕國伯爵召公輔成王有功封於燕今北直良鄉縣是其地朝宋駕到穀邱宋公即請燕伯與魯侯一處相見燕伯見宋公訴稱地鄰於齊嘗被齊國侵伐寡人願邀君之靈請成於齊以保社稷宋公許之魯侯謂宋公曰齊與姜姓國今青州州壽光縣地世仇嘗有襲紀之心君若為燕請成寡人亦願為紀乞好各修和睦免搆干戈三君遂一同於穀邱結盟魯桓公回國自秋至冬並不見宋國回音鄭國因宋使督促財賄不絕於道又遣人求魯侯魯侯只得又約宋公於虛龜之境面會以決平鄭之事宋公不至遣使報魯曰寡君與鄭自有成約君勿與聞可也魯侯大怒懶得過橋安得不怒罵曰匹夫貪而無信尚然不可況國君乎遂轉轅至鄭這頭不著那頭著最是今日長技

與鄭伯會於武父之地約定連兵伐宋齊仙有詩云

逐忽弑隱並元兇 同惡相求意自濃 只為宋莊貪詐甚 致令魯鄭起兵鋒

第 十一 回

宋公見

宋公見

宋公見

宋莊公聞魯侯發怒料想歡好不終又聞齊侯不肯助突公名乃遣公子游往齊結好訴以子突負德之事齊君有悔於心願與君協力攻突以復故君諱昭之位并為燕伯求平使者未返宋疆更報魯鄭二國興兵來伐其鋒甚銳將近睢陽宋公大驚遂召諸大夫計議迎敵公子御說諱孫諫曰師之老壯在乎曲直我貪鄭賂又兼專好彼有詞矣宋國亦有通人但宋馮不睦耳不如請罪求和息兵罷戰乃為上策南宮長萬曰兵至城下不發一天自救是示弱也何以為國太宰督曰長萬言是也宋公遂不聽御說之言命南宮長萬為將長萬薦猛獲為先鋒出車三百乘兩下排開陣勢魯侯鄭伯並駕而出停車陣前單搦宋君打話宋公心下懷慙託病不出諱懷慙何不南宮長萬遠望見兩枝繡蓋飄揚知是二國之君乃撫猛獲之肩曰今日爾不建功更待何時猛獲應命手握潭鐵點鋼矛摩車直進魯鄭二君看見來勢兇猛將軍退後一步左右擁出二員上將魯有公子溺鄭有原繁各駕戎車迎住先問姓名答曰吾乃先鋒猛獲是也原繁笑曰無名小卒不得污吾刀斧換你正將來決一死敵猛獲大怒舉矛直刺原繁原繁掬刀接戰子溺指引魯軍鐵葉般裹來猛獲力戰二將全無懼怯魯將秦子梁子鄭將檀伯一齊俱上猛獲力不能加被梁子一箭射着右臂不能持矛束手受縛兵車中士盡為俘獲只逃走得步卒五十餘人南宮長萬聞敗咬牙切齒曰不取回猛獲何面目入城乃命長子南宮牛引車三十乘搦戰佯輸詐敗誘得敵軍追至西門我自計南宮牛應聲而出橫戟大罵鄭突背義之賊自來送死何不速降剛遇鄭將引着弓弩手數人單車巡陣攻南宮牛年少便與交鋒未及三合南宮牛回車便走鄭將不捨隨後趕來將近西門礮聲大舉南宮長萬從後截住南宮牛回車兩下夾攻鄭將連發數箭射南宮牛不着心裡驚慌被南宮長萬躍入車中護手擒來鄭將原繁聞知本營偏將軍車赴敵恐其有失同檀伯引軍疾驅而前只見宋國城門大開太宰華督自率大軍出城接應這裡重將公子溺亦引秦子梁子助戰兩下各乘火炬混殺一場直殺至雞鳴方止宋兵損折極多南宮長萬將鄭將獻功請宋公遣使到鄭營願以鄭將換回猛獲宋公許之宋使至於鄭營說明交換之事鄭伯應允各將糧車推出陣前彼此交換鄭將歸於鄭營猛獲仍歸宋城去了是日各自休息不戰却說公子游往齊致命齊僖公曰鄭突逐兄而立齊人之所惡也但齊人方有事於紀未暇及此倘貴國肯出師助寡人伐紀寡人敢不相助伐鄭宋曾替人出力先要人來相助公子游辭了齊侯回復宋公去說再說魯侯與

鄭伯在營中。正商議攻宋之策。忽報紀國有人告急。魯侯召見。呈上國書。內言齊兵攻紀。至急亡在旦夕。乞念婚姻世好。以一旅救之。水火魯桓公大驚。謂鄭伯曰。紀君告急。孤不得不救。宋城亦未可猝拔。不如撤兵量宋。公亦不敢復來。索賂矣。鄭厲公曰。君既移兵救紀。寡人亦願悉率敝賦以從。不特道理當然。亦為將來正要借重。魯侯大喜。即時傳令拔寨齊望紀國。進發。魯侯先行三十里。鄭伯引軍斷後。宋國先得了公子游。回音後。知敵管移動。恐別有誘兵之計。不來追趕。只遣謀逆探回報敵。兵盡已出境。果往紀國。方纔放心。太宰華督奏曰。齊既許助攻。我國亦當助其攻。紀南宮長萬曰。臣願往。宋公發兵車二百乘。仍命猛獲為先鋒。星夜前來助齊。却說齊僖公會衛侯。并徵燕兵。衛方欲發兵。而宣公適病薨。世子朔即位。是為惠公。惠公雖在喪中。不敢推辭。遣兵車二百乘。相助燕伯懼齊。各并正欲借此修好。遂親自引兵來會。紀侯見三國兵多。不敢出戰。只深溝高壘。堅守以待。忽一日。報到魯鄭二君前來救紀。侯登城而望。心中大喜。安排接應。再說魯侯先至。與齊侯相遇於軍前。魯侯曰。紀乃敝邑。世姻。聞得罪於上國。寡人躬來請救。齊侯曰。吾先祖哀公為紀所譖。見烹於周。於今八世。此仇未報。君助其親。我報其仇。今日之事。惟有戰耳。魯侯大怒。即命公子溺出車齊將公子彭生。接往廝殺。彭生有萬夫不當之勇。公子溺如何敵得過。秦子梁子二將并力向前。未能取勝。剛辨得架隔。遮攔衛燕二主。聞齊魯交戰。亦來合攻。却得後隊鄭伯大軍已到。原繁引檀伯。眾將直衝齊侯老營。紀侯亦使其弟贏季引軍出城相助。喊聲震地。公子彭生不敢戀戰。急急回轅。六國兵車混成一處。相殺。魯侯遇見燕伯。謂曰。穀邱之盟。宋魯燕三國同事。口血未乾。宋人背盟。寡人伐之。君亦效宋所為。但知媚齊。目前獨不為國家長計。于燕伯自知失信。垂首避去。託言兵敗。奔逃。衛無大將。其師先潰。齊侯之師亦敗。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彭生中箭。幾死。正在危急。又得宋國兵到。魯鄭方纔收軍。胡曾先生詠史詩云。

明敗賴小恣貪謀。

只道孤城頃刻收。

他國未亡我已敗。

令人千載笑齊侯。

宋軍方到。喘息未定。却被魯鄭各遣一軍衝空。前來宋軍不能立營。亦大敗而去。各國收拾殘兵。分頭回國。齊侯回顧紀城。誓曰。有我無紀。有紀無我。決不兩存也。紀侯迎接魯鄭二君入城。設享款待。軍士皆重加賞犒。贏季進曰。齊兵失利。恨紀愈深。今兩君在堂。願求保全之策。魯侯曰。今未可也。當徐圖之。次日紀侯遂送出城三十里。垂淚而別。魯侯歸。

國後鄭厲公又使人來修好尋武父之盟自此魯鄭為一黨宋齊為一黨時鄭國守櫟大夫子元已卒祭足奉通厲公以檀伯代之此周桓王二十二年也齊僖公為兵敗於紀懷憤成疾是冬病篤召世子諸兒至榻前囑曰紀吾世仇也

能滅紀者方為孝子汝今嗣立當以此為第一件事不能報此仇者勿入吾廟諸兒頓首受教僖公又召夷仲年之子無知使拜諸兒囑曰吾同母弟只此一點骨血汝當善視之衣服禮秩一如我生則可也言畢自遂瞑諸大夫奉世子

諸兒成喪即位是為襄公宋莊公恨鄭入骨復遣使將鄭國所納金玉分賂齊蔡衛陳四國已兵復仇齊因新喪止遣大夫雍廡率車一百五十乘相助蔡衛亦各遣將同宋伐鄭鄭厲公欲戰上卿祭足曰不可宋大國也起傾國之兵盛

氣而來若戰而失利社稷難保幸而勝將結沒世之怨吾國無甯日矣不如縱之厲公意猶未決祭足遂發令語雖講

但硬做便使人有姓守城有請戰者罪之宋公見鄭師不出乃大掠東郊以火攻破渠門城名入及大逵城名至於大宮

今人難堪盡取其椽以歸為宋盧門城名之椽以辱之鄭伯鬱鬱不樂歎曰吾為祭仲所制何樂乎為君於是陰有殺祭足

之意明年春三月周桓王病篤召周公黑肩於林前謂曰立子以嫡禮也然次子克朕所鍾愛今以託卿異日兄終弟

及惟卿主持言訖遂崩周公遵命奉世子伋即王位是為莊王鄭厲公聞周有喪欲遣使行弔祭足固諫以為周乃先

君之仇祝聃曾射王肩若遣人往弔祇取其辱往弔取辱則曲在周竟不往弔則曲在鄭鄭之不臣多半祭足之罪也厲公雖然依允心中愈怒一日遊

於後圃止有大夫雍糾相從厲公見飛鳥翔鳴淒然而歎雍糾進曰當此春景融和百鳥莫不得意主人貴為諸侯似

有不樂之色何也厲公曰百鳥飛鳴自緣全不受制於人寡人反不如鳥是以不樂雍糾曰主公所慮豈非秉鈞之人

耶秉鈞謂厲公嘿然雍糾又曰吾聞君猶父也臣猶子也子不能為父分憂即為不孝臣不能為君排難即為不忠主

公儻不以糾為不肖有事相委不敢不竭死力觀此數語可見雍糾先已厲公屏去左右謂雍糾曰卿非仲之愛婿乎

糾曰婿則有之愛則未也情見糾之婿於祭氏實出宋君所迫非祭足本心足無言及舊君猶有依戀之心但畏宋不

敢改圖耳厲公曰卿能殺仲吾以卿代之但不知計將安出雍糾曰今東郊被宋兵殘破民居未復主公明日命司徒

修整廬舍却教祭足齋粟常往彼安撫居民臣當於東郊設享以鴆酒毒之鴆聽厲公曰寡人委命於卿卿當仔細

雍糾歸家見其妻祭氏不覺有呈遠之色沒識見人做心虛事每被人看出者只為自露馬脚耳祭氏心疑問朝中今日有何事糾曰無也祭氏

曰妾未察其言先觀其色今日朝中必無無事之理能夫婦同體事無大小妾當與知糾曰君欲使汝父往東郊安

撫居民至期吾當設享於彼與汝父稱壽別無他事祭氏曰子欲享吾父何必郊外糾曰此君命也汝不必問如此語

即不疑者亦生疑矣淺祭氏愈疑乃醉糾以酒乘其昏睡佯問曰君命汝殺祭仲汝忘之耶醉以酒乘其睡而詐之可

率疎痛豈成事之人也糾夢中糊塗應曰此事如何敢忘早起祭氏謂糾曰子欲殺吾父吾已盡知矣糾曰未嘗有此祭氏曰夜來子醉

後自言不必諱也糾曰設有此事與爾何如祭氏曰既嫁從夫又何說焉糾乃盡以其謀告於祭氏便含糊些也好淺

祭氏曰吾父恐行止未定至期吾當先一日歸甯德音棟薄勸也其行糾曰事若成吾代其位於爾亦有榮也祭氏果尤

一日回至父家問其母曰父與夫二者孰親其母曰皆親又問二者親情孰甚其母曰父甚於夫祭氏曰何也其母曰

未嫁之丈夫無定而父有定已嫁之夫有再嫁而無再生夫合於人父合以天夫安得比於父哉其母雖則無心之言

却點醒了祭氏有心之聽遂雙眼流淚曰吾今日為父不能復顧夫矣遂以雅糾之謀密告其母其母大驚轉告於祭

足祭足曰汝等勿言臨時吾自能處分至期祭足使心腹強鉏帶勇士十餘人暗藏利刃跟隨再命公子闞率家中百

餘郊外接應防變祭足行至東郊雅糾半路迎迓設享其豐祭足曰國事奔走禮之當然何勞大享雅糾曰郊外春色

可娛聊具一酌節勞耳言訖滿斟大觥跪於祭足之前滿臉笑容費重而容甘口稱百壽祭足假作相攬先將右手握

糾之臂左手接杯澆地火光迸裂遂大喝曰匹夫何敢弄吾叱左右為我動手強鉏與犀勇士一擁而上擒雅糾縛而

斬之以其屍棄於周池水厲公伏有甲士在於郊外幫助雅糾做事俱被公子闞搜著殺得七零八落厲公聞之大驚

曰祭仲不吾容也乃出奔祭國後有人言及雅糾通知祭氏以致祭足預作往備厲公乃歎曰國家大事謀及婦人其

死宜矣我亦為爾解嘲曰謀且說祭足聞厲公已出乃使公文定叔共叔段往衛國迎昭公勿復位曰吾不失信於舊

君也却不道己是失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信於新君也

施而得報固是情理之常然負而不報者亦人情之所常有未見宋莊公馮之於鄭為已甚也責非義之咎出無禮之言逞無厭之

求挑強鄰之怒惡悍和辭業而有之其亦僥倖苟免於亂世耳有王者興吾不知其何以自全也

人之有與而取償亦當度其力以為進退有不待責而償者固無論矣有責之而後償不責則不償者固不償者

有責亦償不責亦償者有不責固不償而故意不償者其力實不能償者雖且能償而故意不償亦當

會國史司列國志

卷之十一 第十一回

視吾之力可以責之而使必償否度其能也而後責之則無虛責無背償雖不避於名而猶不失厚利之實若其力實不能償與責之而必不肯償而我之力又不能以必得者則置之耳宋莊立突本非義舉責償之念太急而奢求索無已令人不堪而兵力又不足以致成誓為請成又復不許遂交背惠棄好尋仇雖掠東却取樣亦辱而分略四國金玉已盡既已無名又喪其實亦幸而祭足主持讓其縱志故稍得一逞耳倘鄰人拒敵師出無功則兵運福結正無甯日詎不蹈宋錫之覆轍乎為為人無一可者宋莊真奴才耳其得保首領以沒得無天網之疎耶

祭足專權自恣致于君怒其在他人俱可與厲公謀而誅之獨雅糾則有所不可何也誼屬甥舅故也以其女為妻而親殺其父即幸而得濟室家之際亦必有所不安矣况祭足之惡只是禍單非有莫弒之事有不共戴天之仇者也大義滅親四字雅糾全用不着乃以不甚見愛之故遂欲謀而殺之豈理也哉事之不濟而反見殺雖曰謀之不臧或亦有天道存乎其中也雅糾庸劣之人事事可笑與君有謀而見妻惶遽中不鎮定可知醉中滯語素不機密可知盡以謀告九為無謂之極祭氏請歸并無疑阻疎淺甚矣如此之人豈可與共大事慮公過信而重託宜其償事而自斃也謀及婦人二語雖說得是然自己先無知人之明笑又何責焉

祭氏此時却乎難處不告則殺又告之則殺夫惟有暗阻其行而諷以避禍庶乎可耳盡沒其謀是明教以殺夫矣其與助夫殺父之罪相去幾何婦人不知大義便至陷於大惡而不能救惜哉

第十二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高渠彌乘間易君

却說衛宣公名晉為人淫縱不簡自為公子時與其父莊公之妾名夷姜者私通。既別生下一子寄養於民間取名曰急子。宣公即位之日元配邢妃無寵只有夷姜得幸如同夫婦就許立急子為嗣。廣之於石公子職時急子長成已一十六歲為之聘齊僖公長女使者返國宣公聞齊女有絕世之姿。齊女若非絕色衛宣未必自納也雖是老賊亂倫亦是洽容誨淫所致心貪其色而難於啓口乃構名匠築高臺於淇河之上朱欄華棟重霄覆室極其華麗名曰新臺。蓋恐入國便先以聘宋為名遣聞急子然後使左公子洩如齊迎姜氏迨至新臺自己納之是為宣姜時人作新臺之詩以刺其淫亂

新臺有此 河水瀾瀾 燕婉之求 蘧蔭不鮮

魚網之設 鵠則離之 燕婉之求 得此戒施

蘧蔭感施皆醜惡之貌以喻宣公言姜氏本求佳偶不意乃配此惡醜也後人讀史至此言齊僖公二女長言姜次文姜言姜淫於舅。又還淫於庶子不惟舅為而已文姜淫於凡人倫天理至此滅絕矣有詩數曰

妖豔春秋有二姜 致令齊衛紊綱常 天生尤物殃人國 不及無鹽佐伯王

急子自宋回家復命於新臺晉公命以庶母之禮謁見姜氏見我說不急子全無幾微怨恨之意宣公自納齊女只往

新臺朝歡喜樂將姜姜又撇一邊一住三年與齊姜連生二子長曰壽次曰朔自古道母愛子貴宣公因偏寵齊姜將

昔日憐愛急子之情都移在壽與朔身上心中便想百年之後把衛國江山傳與壽朔兄弟他便心滿意足反似多了

急子一人只因公子壽天性孝友與急子如同胞一般相愛每在父母面前周旋其兄這等兄弟雖同胞尚且那急子

又溫柔敬慎無有失德所以宣公未曾顯露其意私下將公子壽囑託左公子洩異日扶他為君那公子朔雖與壽一

母所生賢愚迥然不同性年齒尚幼天生狡猾恃其母之得寵陰蓄死士心懷非望不惟憎嫌急子並親兄公子壽

也像積疾一般只是事有緣急先除急子要廢常把說話挑激母親說父親眼下雖然將我母子看待有急子在先他

為兄我等為弟異日傳位不得長幼之序况更姜被你奪寵心懷積忿若急子為君彼為國母我母子無安身之地

矣齊姜原是急子所聘今日跟隨宣公生子得時也覺急子與已有礙遂與公子朔合謀每每譏諷急子於父親之前

一日急子誕日公子壽治酒相賀朔亦與席坐間急子與公子壽說話甚密公子朔插嘴不下說病先別一運到母親

齊姜面前雙眼垂淚不知這眼淚是那裡來的奇事扯箇大謊告訴道孩兒好意同自己哥哥與急子上壽急子飲酒半醺戲謔之間

呼孩兒為兒子孩兒心中不平說他幾句他說你母親原是我的妻子你便稱我為父於理應該虧他說得出不怕

兒再待開口他就奮臂要打虧自己哥哥勸住何不說自己哥哥反幫他打乎孩兒逃席而來受此大辱望母親稟知父侯與孩兒做

主齊姜信以為然待宣公入宮嗚咽咽的告訴出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又裝點幾句道他還要玷污姜身日後與

寢未知曾說我母姜姜原是父親的庶母尚然收納為妻况你母親原是我舊妻父親只算借貨一般老婆可借少不

得與衛國江山一同還我宣公召公子壽問之壽各言並無此說宣公半疑不信但遣內侍傳諭姜齊備他不能教

訓其子更姜怨氣填胸無處伸訴投繯而死鬚翁有詩嘆曰

父妾如何與子通 駭鹿傳笑衛淫風 更姜此日投繯晚 何以當初守節終

急子痛念其母惟恐父親嗔怪暗地啼哭公子朔又與齊姜誘說急子因生母死於非命口出怨言日後要將母子償命宣公本不信有此事無奈奸妾說子日夜攪擾定要宣公殺急子以絕後患不緣宣公不聽但展轉躊躇終是殺之

無名。必須假手他人。死於道路。方可掩人耳目。其時適齊僖公約會伐紀。徵兵於衛。宣公乃與公子朔商議。假以往訂師期。為名遣急子如齊。授以白旄。此去莘野。是往齊的要路。舟行至此。必然登陸。在彼安排。急子他必不作準備。公子朔向來私蓄死士。今日正用得著。教他假裝盜賊。此等人與盜賊無異。還要裝些什麼。只怕是更根耳。伏於莘野。只認白旄過去。便趕出一齊下手。以旄復命。自有重賞。公子朔處分已定。回復齊姜。齊姜心下十分歡喜。那知道帶掉了一個兒子。却說公子壽見父親屏去從人。獨召弟朔議事。心懷疑惑。入宮來見母親。探其語氣。齊姜不知隱瞞。盡吐其實。囑付曰。此乃汝父主意。欲除我母子後患。不可洩漏他人。他偏要洩漏。可謂不孝之子。公子壽知其計已成。諫之無益。私下來見急子。告以父親之計。此去莘野。必由之路。多凶少吉。不如出奔他國。別作良圖。急子曰。為人子者。以從命為孝。只以從命為孝。便棄父之命。即為逆。于世間。豈有無父之國。即欲出奔。將安往哉。遂束裝下舟。毅然就道。公子壽泣勸不從。思想吾兄真仁人也。此行若死於盜賊之手。父親立我為嗣。何以自明。這個嫌疑。子不可以無父。弟不可以無兄。吾當先兄而行。代他死。吾兄必然獲免。父親聞吾之死。尚能感悟。雖然無益。却避得是。慈孝兩全。落得留名萬古。於是別以一舟載酒。亟往河下。請急子饒別。急子辭以君命在身。不敢逗遛。公子壽乃移樽過舟。滿斟以進。未及開言。不覺淚珠墮於杯中。急子忙接而飲之。公子壽曰。酒已污矣。急子曰。正欲飲吾弟之情也。可謂難兄難弟。此等處却無愧聖賢。公子壽拭淚言曰。今日此酒。乃吾弟兄永訣之酒。哥哥若鑒小弟之情。多飲幾杯。急子曰。敢不盡量。兩人淚眼相對。彼此勸酬。公子壽有心留量。急子到手便吞。不覺盡醉。倒於席上。鼾鼾睡去。公子壽謂從人曰。君命不可違也。我當代往。即取急子手中白旄。故意建於舟首。用自已僕從相隨。囑咐急子隨行人眾。好生守候。袖中出一簡付之曰。俟世子酒醒後。可呈看也。即命發舟。行近莘野。方欲整重登岸。那些埋伏的死士。望見河中行旌。飄漾。認得白旄。定是急子到來。一聲呼哨。如蜂而集。公子壽挺然出。唱曰。吾乃本國衛侯長子。奉使往齊。汝等何人。敢來邀截。眾賊齊聲曰。吾等奉衛侯密旨。來取汝首。挺刀便砍。從者見勢頭兇猛。不知來歷。一時驚散。可憐壽子引頸受刀。賊黨取頭。盛於木匣。一齊下船。偃旌而歸。再說急子酒量原淺。一時便醒。不見了公子壽。從人將簡緘呈上。急子拆而看之。簡上只有八個字。云弟已代行。兄宜速避。急子不覺墮淚曰。弟為我犯難。吾當速往。不然恐誤殺吾弟也。此想還不大差。喜得僕從俱在。就棄了公子壽之舟。催趨舟人速行。真個是雷流光絕。馬逝超群。

其夜月明如水。急子心念其弟，目不交睫，注視鸞首之前，望見公子壽之舟，喜曰：「天幸吾弟尚在，從人稟曰：此乃來舟，非去舟也。」急子心疑，殺鸞船上，去西船相近，樓櫓俱明，舟中一班賊黨，並不見公子壽之面。急子愈疑，乃佯問曰：「主公所命曾了事否？」賊應稱說出秘密，却認爲公子朔，差來接應的，乃捧函以對曰：「事已了矣。」急子取函啓視，見是公子壽之首，仰天大哭曰：「天子冤哉！軍賊駭然問曰：父殺其子，何故稱弟？」急子曰：「我乃真急子也，得罪於父，父命殺我。此吾弟壽也，何罪而殺之？」可速斷我頭。」此等處便全歸獻父親，可謂誤殺之罪。賊黨中有認得二公子者，於月下細認之曰：真誤矣。賊遂將急子斬首，并納函中。從人亦皆四散，衛風有乘舟之詩，正詠兄弟爭死之事。詩曰：

二子乘舟

汎汎其景

願言思子

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

汎汎其逝

願言思子

不瑕有害

詩人不敢明言，但追想乘舟之人，以寓悲思之意也。再說賊連夜奔入衛城，先見公子朔，呈上白旌，然後將二子先後被殺事情細述一遍，猶恐誤殺得罪，誰知一箭射雙鷗，正中公子朔的私懷，自出金帛厚賞，賊却入宮來見母親，說公子壽戴旌先行自墮，其命意得急子後到，天教他自吐真名，償了哥哥之命。齊姜雖痛公子壽，却幸除了急子，拔去眼中之釘，正是憂喜相半。母子商量，且教慢與宣公說，知却說左公子洩原受急子之託，右公子職原受公子壽之託，二人各自關心，遣人打探消息，回報如此如此，起先未免各為其主，到此同病相憐，合在一處商議。侯宣公早朝，二人直入朝堂，拜倒在地，放聲大哭。宣公驚問何故，公子洩公子職二口一辭將急子與公子壽被殺情細述一遍，乞收拾屍首埋葬，以盡當初相託之情。說罷，哭聲轉高，有臣如此，還算盛國。宣公雖憐急子，却還憐愛公子壽，忽聞二子同時被害，嚇得面如土色，半晌不言，痛定生悲，淚如雨下。連聲歎曰：「齊姜誤我，齊姜誤我。」梅妃即召公子朔問之，朔辭不知宣公大怒，就着公子朔拘拿殺人之賊，公子朔口中應承，只是支吾，那肯獻出賊黨。宣公自受驚之後，又想念公子壽感成一病，閉眼便見夷姜急子壽子一班在前啼啼哭哭，此是病人心虛見鬼，不是真有其事。不然夷姜猶可豈有急子壽子亦來者哉。祈禱不效，半月而亡。公子朔發喪，讓位是為惠公。時朔年一十五歲，將左右二公子罷官，不用庶兄公子碩字昭伯，心中不服，連夜奔齊。公子洩與公子職怨恨惠公，母思為急子及公子壽報仇，走得其便，話分兩頭，却說衛侯朔即位之年，因助齊攻絕為鄭

所敗正在街恨忽聞鄭國有使命至問其來意知鄭厲公出奔群臣迎故君忽復位心中大喜即發車徒護送昭公還國祭足再拜謝昔日不能保護之罪昭公雖不治罪心中怏怏恩禮稍減於昔日縱恨前日獨不稍感今日乎祭足亦

覺躊躇不安每每稱疾不朝高湫彌素失愛於昭公及昭公復國恐為所害陰養死士為弑忽立釐之計時鄭厲公在祭亦厚結蔡人遣人傳語檀伯欲借櫟今開封為菓窟檀伯不從於是使蔡人假作商賈於檀地往來交易因而厚結

櫟人暗約為助乘機殺了檀伯厲公遂居櫟增城濬池大治甲兵將謀龍鄭遂為敵國蔡定聞報大驚急差昭公命大夫傅瑕屯兵大陵卿以逼厲公來路厲公知鄭有備遣人轉央魯侯謝罪於宋兩個都是仇人一樣老臉許以復國之後仍補前

賂未納之數魯使至宋莊公貪心又起結連蔡衛共納厲公時衛侯朔有送昭公復國之勞昭公並不修禮往謝所以亦怨昭公反與宋公協謀貪則志仇貪則業好正是一樣肚腸做出兩般故事獨怪昭公不謝衛侯並不糊塗之極因即位以來並未與諸侯相會乃自將而往

公子洩謂公子職曰國君遠出吾等舉事此其時矣公子職曰如欲舉事先定所立人民有主方保不亂必如此方是正密議間聞人報大夫甯跪有事相訪兩公子迎入甯跪曰二公子志乘舟之冤乎今日機會不可失也智士所見畧

同公子職曰正議擁戴未得其人甯跪曰吾觀群公子中惟黔牟按史記黔牟為急子之弟仁厚可輔且周王之婿可以禪感國人三人遂歃血定議乃暗約急子子壽原舊一班從人假傳一個諜報只說衛侯伐鄭兵敗身死於是迎公子黔牟即位

百官朝見已畢然後宣播衛朔構陷二兄致父忿死之惡重為急壽二子發喪改葬宜柩遣使告立君於周甯跪引兵營於郊外以逼惠公歸路公子洩欲殺宣姜公子職止之曰姜雖有罪然齊侯之妹也殺之恐得罪於齊不如留之以

結齊好乃使宣姜出居別宮月致廩餼無缺再說宋魯蔡衛共是四國合兵伐鄭祭足自引兵至大陵與傅瑕合力拒敵祭足終是有才只恨行事不正耳四國不能取勝只得引回單說衛侯朔伐鄭無功回至中途聞二公子作亂

已立黔牟乃出奔於齊國齊襄公曰吾甥也厚其館餼許以興兵復國總是借助婚姻可知鄭昭之謀朔遂與襄公立約如歸國之日內府寶玉盡作酬儀襄公大喜忽報魯侯使到因齊侯求婚於周周王允之使魯侯主婚要以王姬下嫁魯侯欲親自

至齊面議其事襄公想起妹子姜文姜又不相會何不同請來遂遣使至魯并迎文姜心懷諸大夫請問伐衛之期襄公曰黔牟亦天子婿也寡人方圖婚於周此事姑且遲之但恐衛人殺害宣姜遣公孫無知納公子頑於衛私囑無知

要公子碩悉吐淫於宣姜教姝于喻漢又喻的就是以為復朔之地碩與朔不睦故使公孫無知領命同公子碩歸衛

與新君黔牟相見時公子碩內子已卒次夫子正室無知將齊侯之意漏致衛國君臣并致宣姜那宣姜到也心肯若不肯

不允從無知私言於公子職曰此事不諧何以復寡君之命公子職恐失齊歡定下計策請公子碩飲宴使女樂而酒

灌得他爛醉扶入別宮與宣姜同宿醉中成就其事既非公子碩情願便自然是宣姜來醒後悔之已無及矣初醒之

何語兩人作宣姜與公子碩遂為夫婦後生男女五人長男齊子阜卒次戴公申次文公燬女二為宋桓公許穆公夫人史

臣有詩嘆曰

子婦如何攬作妻 子庶庶母報非遲 夷姜生子宣姜繼 家法源流未足奇

此詩言昔日宣公庶父妾夷姜而生急于今其子昭伯字頌亦丞宣姜而生男女五人家法相傳不但新臺之報也話分

兩頭再說鄭祭足自大陵回因舊君子突在櫟終為鄭患思一制禦之策想齊與厲公原有戰紀之仇今日謀納厲公

惟齊不與况且新君嗣位正好修睦又聞齊侯為齊主婚齊魯之交將合於是姜知昭公自備禮帛往濟結好因而結

魯若得二國相助可以敵宋為昭公謀未嘗不善但願遠而志近了人之多自古道智者于慮必有一失祭足但知防

備厲公却不知高渠彌毒謀已就只慮祭足多智不敢動手祭足真是糊塗今見祭足遠行肆無忌憚乃密使人迎公

子暨在家乘昭公冬行蒸祭伏死士於半路突起弑之託言為盜所殺遂奉公子暨為君使人以公子暨之命召祭足

回國與高渠彌並執國政祭足又執國可憐昭公復國未滿三載遂遭逆臣之禍髯仙讀史至此論昭公自為世子時

已知高渠彌之惡及兩次為君不能剷除此人留以自禍豈非優柔不斷之禍此四字高渠彌有詩數云

明知惡草自當鉗 蛇虎如何與共居 我不制人人制我 當年枉自識高渠

不知鄭子暨如何結末且看下回分解

衛宣上承庶母下納子媳無辜殺子國祚幾危其為滅倫絕理不待言矣若周天子當陽諸侯豈敢公然無道至此國不可一日無

衛莊寵幸姜姜溺愛州吁釀成篡弑之禍幸賴石碏純忠於晉乃得歸國嗣位乃不知戒懼滅絕姜倫寵後子而殺前子又釀後日

會圖史同川列志 第十二回

之禍惡人逞慾忘愚醉生夢死危國家安得不壞
宣姜本為急于所購宣公納之宣姜初時自然出於不知不足為怪及後已明知矣不怨宣公既已自誤而反與子朔同謀急于此

其胸中正不知是何等沒分曉也合之後日願淫公子頑觀之豈復有幾毫人心者哉
子壽勸急于出奔是明於大義者急于以背父為嫌而自願就死是只知自好者不知以宗嗣社稷為重而成其君父敗倫殺子之

名此聖教之所謂匹夫匹婦者也故吾於衛之急于晉之中生皆不深取焉
勸兒不聽而自設計以代其行代行而仍勸其兄以出走別嫌明微舍主取義公子壽之所為可謂仁至義盡矣乃竟不蒙天祐則

福善禍淫之說豈別有所解耶
祭足逐君罪不可逭而立君復君情猶可原但恃功而專致厲公便欲見殺昭公復國心中快慰恩禮頓減即是自己亦復躊躇不

安可知奸人做沒理事雖有功於人亦易取疑而召怨然則何樂而為奸人也哉
鄭昭為世子時已知高澤彌之奸于突之立又徐渠彌備有今復國之後不能除之終受其弑之禍古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文曰

不惡人者必自惡也其鄭昭之謂歟

第十三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鄭子齊君為戮

却說齊襄公見祭足來聘欣然接之正欲報聘忽聞高澤彌弑了昭公援立子亶心中大怒便有興兵誅討之意但魯

侯夫婦將至齊國且將鄭事攔起親至灤水迎候却說魯夫人文姜見齊使來迎心下亦想念其兄欲借歸甯之名與

桓公同行桓公溺愛其妻不敢不從溺受則不得不從其不大夫申繻諫曰女有室男有家古之制也禮無相漚清則

有亂女子出嫁父母若在每歲一歸甯問安今夫人父母俱亡無以妹甯兄之理魯以秉禮為國豈可行此非禮之事

桓公已許文姜遂不從申繻之諫夫婦同行車至灤水齊襄公早先在矣殷勤相接各叙寒溫一同發駕來到臨淄魯

侯致周王之命將婚書議定齊侯十分感之既感之矣却以淫亂報之可見於注先設大享致符魯侯夫婦然後迎文

姜至於宮中只說與舊日宮嬪相會誰知襄公預造下密室另治私宴與文姜敘情飲酒中間四目相視你貪我愛不

顧天倫遂成苟且之事兩下迷戀不舍遂留宿宮中日上三竿尚相抱未起撇却魯桓公在外冷冷清清魯侯心中疑

慮何到此時方纔遣人至宮門細訪回報齊侯未娶正妃止有偏宮蓮氏乃大夫連稱之從妹向來失寵齊侯不與相

處姜夫人自入齊宮只是兄妹敘情並無他宮嬪相聚魯侯情知不做好事何到此時纔恨不得一步跨進齊宮觀其

動靜恰好人報國母出宮來了魯侯感氣以待寫來好笑感便問姜氏曰夜來宮中誰飲酒答曰同連妃又問幾時

散席答曰久別話長直到粉牆月上可半夜矣又問你兄曾來陪飲否答曰我兄不曾來魯侯笑而問曰這是在笑不

莫錯難道兄妹之情不來相陪姜氏曰飲至中間曾來相勸一杯即時便去魯侯曰你散席如何不出宮姜氏曰夜深

不便魯侯又問曰你在何處安置姜氏曰君侯差矣何必盤問至此宮中許多空房豈少下榻處妾自在西宮過宿即

昔年守閨之所也魯侯曰你今日如何起得恁遲姜氏曰夜來飲酒勞倦今早梳妝不覺過時魯侯又問曰宿處誰人

作伴姜氏曰宮娥耳魯侯又曰你兄在何處睡姜氏不覺面赤曰為妹的怎管哥哥睡處言之可笑魯侯曰只怕為哥

的到要管妹子睡處姜氏曰是何言也魯侯曰自古男女有別既知男女有別何你留宿宮中不當初莫與他來兄妹同宿實人已盡知

之無益於事此說休得瞞隱姜氏口中雖是含糊抵賴啼啼哭哭心中却也十分慙愧可觀魯桓公身在齊國無可

奈何心中雖然忿恨却不好發作出來既知不好發作出何正是敢怒而不敢言即遣人告辭齊侯且待歸國不成了再

作區處却說齊襄公自知做下不是姜氏出宮之時難以放心可觀眼便塞道心腹力士石之紛如跟隨打聽魯侯夫

婦相見有何說話石之紛如回復魯侯與夫人口角如此如此襄公大驚曰亦料魯侯久後必知何其早也少頃見魯

侯來辭明知事洩之故乃固請於牛山一遊便作餞行使人連逼幾次魯侯只得命駕出郊文姜自留却舍悶悶不悅

却說齊襄公一來舍不得文姜回去二來懼魯侯懷恨成仇一不做二不休吩咐公子彭生待席散之後送魯侯回耶

要在軍中結果魯侯性命彭生記起戰紀時一箭之恨欣然領命是日牛山大宴威陳歌舞襄公意倍殷勤魯侯只低

頭無語襄公教諸大夫輪流把盞又教宮娥內侍捧樽跪勸魯侯心中憤鬱也要借杯澆悶不覺酩酊大醉明知有事

全不防備無量無才疎盞淺酌可憐可笑別時不能成禮襄公使公子彭生抱之上車彭生遂與魯侯同載離國門約有二里彭生見魯侯

睡熟挺臂以拉其脇彭生力大其臂如鐵魯侯被拉脇折大呼一聲血流滿車而死彭生謂眾人曰魯侯醉後中惡速

馳入城報知王公眾人雖覺蹊蹺誰敢多言史臣有詩云

男女嫌疑最要明 夫妻越境太胡行 當時若聽申繻諫 何至車中六尺橫

齊襄公聞魯侯暴薨佯啼假哭即命厚殮入棺使人報魯迎喪魯是從人回國備言車中被弑之緣大夫申繻曰國不

可一日無君且扶世子同主張喪事候喪車到日行即位禮公子慶父字孟孺乃桓公之庶長子攬齊言曰魯侯亂倫無

禮禍及君父願假戎車三百乘伐齊齊罪不可無大夫申繻惑其言私以問謀士施伯曰可伐齊否施伯曰此曖昧

之事這一句只算強作解說不可聞於鄰國况魯弱齊強伐未可必勝這一句方反彰其醜不如含忍姑請究軍中之故使齊殺

公子彭生以解說於列國齊必聽從又不可無此人申繻告於慶父遂使施伯草成國書之稿世子居喪不言乃用大夫出名

遣人如齊致書迎喪齊襄公啟書者之書曰

外臣申繻等拜上齊侯殿下寡君奉天子之命不敢甯居來議大婚今出而不入道路紛紛皆以車中之變為言無

所歸咎恥辱播於諸侯請以彭生正罪

襄公覽畢即遣人召彭生入朝彭生自謂有功昂然而入襄公當魯使之面罵曰寡人以魯侯過酒命爾扶持上車何

不小心伏侍使其暴蹙爾罪難解齊襄這等責備豈竟不慮彭生說出耶喝令左右縛之斬於市曹可見齊襄意中亦自畏魯不然安肯自殺一心腹有功之人耶彭生

大呼曰淫其妹而殺其夫皆出汝無道昏君所為今日又委罪於我死而有知必為妖孽以取爾命襄公遽自掩其耳

左右皆笑襄公一面遣人往周王處謝婚并訂娶期一面遣人送魯侯喪車回國又姜仍留齊不歸魯大夫申繻率世

子同迎柩至郊即於柩前行禮成喪然後嗣位是為莊公申繻顯孫生公子溺公子偃曹沫一班文武重整朝綱庶几

公子慶父庶弟公子牙嫡弟季友俱參國政申繻薦施伯之才亦拜上士之職以明年改元實周莊王之四年也魯莊

公集群臣商議為齊迎婚之事施伯曰國有三恥君知之乎莊公曰何謂三恥施伯曰先君雖已成服惡名在口一恥

也君夫人留齊未歸引入議論二恥也齊為仇國况君在衰絰之中乃為主婚辭之則逆王命不辭則貽笑於人三恥

也魯莊公蹴然曰此三恥何以免之施伯曰欲人勿惡必先自美欲人勿疑必先自信先君之立未膺王命若棄主婚

之機請命於周以榮名被之九泉則一恥免矣君夫人在齊宜以禮迎之以成主公之孝則二恥免矣這等免法只是

是無可奈何聊以自解耳可憐惟主婚一事最難兩全然亦有策莊公曰其策何如施伯曰可將王姬館舍築於郊外使上大夫迎而

送之君以喪辭上不逆天王之命下不拂大國之情中不失居喪之禮如此則三恥亦免矣莊公曰申繻言汝智過於

腹果然遂一一依策而行却說魯使大夫顯孫生至周請迎王姬因請以獻冕美璧為先君泉下之榮周莊王許之擇

人使魯錫桓公命周公黑肩願行莊王不許別遣大夫榮叔原來莊王之弟王子克有寵於先王周公黑肩曾受臨終

之託莊王疑裏肩有外心恐其私交外國樹成王子克之黨所以不用裏肩知莊王疑已夜詣王子克家商議欲乘嫁
王姬之日聚眾作亂弑莊王而立子克大夫平伯聞其謀以告莊王乃殺裏肩而逐子克子克奔莒此事表過不題且
說魯顯孫生送王姬至齊就奉魯侯之命迎接夫人姜氏齊襄公十分難捨礙於公論只得放回臨行之際把袂留連
千聲珍重相見有日各各灑淚而別姜氏一者貪歡戀愛不捨齊侯二者皆理滅倫羞回故里行一步懶一步車至漕
地地近魯見行館整潔數曰此地不魯不齊正吾家也分付從人回復魯侯未亡人性貪開道不樂還宮要吾回國
除非死後魯侯知其無顏歸國乃為築館於祝邱地近魯迎姜氏居之姜氏遂往來於兩地魯侯請問四時不絕後來史官
議論以為魯莊公之於文姜論情則生身之母論義則殺父之仇若文姜歸魯反是難處之事只合徘徊兩地乃所以
全魯侯之孝也魯翁詩云

試夫無面返東蒙 糕地徘徊魯魯中 若使腆顏歸故國 親仇兩字怎融通

話分兩頭再說齊襄公殺魯桓公國人沸沸揚揚盡說齊侯無道幹此淫殘殘理之事襄公心中暗愧急使人迎王
姬至齊成婚國人議猶未息欲行一二義舉以服眾心想鄭弑其君衛逐其君兩件都是大題目但衛公子黔牟是周
王之婿方娶王姬未可使與黔牟作對不若先討鄭罪諸侯必然畏服又恐起兵伐鄭勝負未卜乃遣人致書于魯
約於首止衛地在齊相會為盟子魯大喜曰齊侯下交吾國安於泰山矣欲使高渠彌祭足同往祭足稱疾不行原繁
私問於祭足曰新君欲結好齊侯君宜輔之何以不往祭足曰齊侯勇悍殘忍嗣守大國侈然有圖伯之心況先君昭
公有功於齊齊所念也發情度理實是如此夫大國難測以大結小必有奸謀又被他說著只此行也君臣其為戮乎原繁曰君
言果信鄭國誰屬祭足曰必于儀也是有君人之相先君莊公嘗言之矣原繁曰人言君多智吾姑以此試之至期齊
襄公遣王子成父管至父二將各率死士百餘環侍左右力士石之紛如擊隨於後高渠彌引着子魯同登壇壇與齊
侯叙禮已畢壁座孟陽手捧血盂跪曰請飲襄公自視之孟陽遽起襄公執子魯手問曰先君昭公因甚而殂問得突
不嫌子魯變色驚顛不能出詞高渠彌代答曰先君因病而殂何煩君問襄公曰聞丞祭過賊打他一句便非關病也
高渠彌遮掩不過只得對曰原有寒疾復受賊驚是以暴亡耳襄公曰君行必有警備此賊從何而來有理高渠彌

對曰。嫡庶爭立已非一日各有私黨乘機竊發誰能防之。襄公又曰。曾獲得賊人否。一步擊高渠彌曰。至今尚在緝訪。未有踪跡。襄公大怒曰。賊在跟前何煩緝訪。汝受國家爵位乃以私怨弑君。到寡人面前還敢以言語支吾。寡人今日

為汝先君報仇。斗力士快與我下手。高渠彌不敢分辨石之紛如先將高渠彌綁縛于甕。叩首乞哀曰。此事與孤無干。皆高渠彌所為也。乞恕一命。襄公曰。汝既知高渠彌所為何不討之。取賊得汝今日自往地下分辨。把手一招。王子成

父與管至。又引着死士百餘。一齊上前將子甕亂砍死於非命。隨行人眾見齊人勢大誰敢動手。一時盡皆逃散。襄公謂高渠彌曰。汝君已了。汝猶望活乎。高渠彌對曰。自知罪重。只求賜死。襄公曰。只與你一刀。便宜了你。乃帶至國中。命車裂於南門。車裂者將罪人頭與四肢縛於五輛車轅之上。各自分向各駕一牛。然後以鞭打牛。牛走車行。其人肢體

裂而為五。俗言五牛分屍。此乃極重之刑。襄公欲以義舉聞於諸侯。故意用此極刑。張大其事也。高渠彌已死。襄公命將其首號令南門。榜曰。逆臣視此。賢襄處置別人事事有理。只一面使人收拾子甕屍首。藁葬於東郭之外。一面遣使告於鄭曰。賊臣逆子周有常刑。汝國高渠彌主謀弑君。擅立庶孽。寡君痛鄭先君之不弔。已為鄭討而戮之矣。願改立

新君。以繼舊好。原繁聞之。歎曰。祭仲之智吾不及也。諸大夫共議立君。叔詹曰。故君在櫟。何不迎之。祭足曰。出亡之君不可再辱宗廟。昭公非出亡之君。即何以先晉迎復。也。奸人挾怨行私。全不怕人指駭。不如立公子儀。原繁亦贊成之。於是迎公子儀於陳。以嗣君位。祭

足為上大夫。叔詹為中大夫。原繁為下大夫。子儀既即位。乃委國於祭足。恤民修備。遣使修聘於齊。陳諸國又受盟於楚。許以年年納貢。永為屬國。厲公無間可乘。自此鄭國稍安。祭足真是有用之才。只是心地欠端。便放出許多逆理之事。殊為可惜。不知後事如何。且看

下回分解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自是聖人修身齊家之說。治容誨淫。又是聖人防微杜漸之意。然治容誨淫之上。加上一句。慢藏誨盜。不待道理至精。而聖人文字之妙。遂妙絕千古。試言其文章之妙。夫治容者。未必皆淫。而人之見治容。而生淫心者。遍地皆是。則治容者。雖不淫。而常若教人以淫也。試問天下讀書人。誰不知作如此解者。試想天下之大。古今之久。治容者固不知其幾千萬也。其致

備傷化縱。終宣淫者固多出於嬌娃艷女。而烈女節婦。或慷慨親身。或從容就義。標貞操而著奇節者。實非容貌過人之人。即其不以淫傳。亦未嘗以貞著者。固不知其幾千萬也。無論宣淫縱德之輩。自然出街色。以招奸。即貞操奇節之人。使非起居失檢。漏洩春光。何以使強暴逞兇。而狂且動念。即正由慢藏。以及此耳。其不以淫傳。亦不以貞著者。則皆善藏其治容者。也是治容而慢藏。而誨淫慢藏。亦如治容之誨盜。謂之平排法。則豈而上謂之測重法。則幽而折。互舉其辭。以成文。連及其事。以及意。意既無所不盡。而義

亦無所不周真聖人之文也不然陸宣淫著節而外豈遂無治容之人何以此禍而彼不禍則慢藏與不慢藏之故也又曰先王
人情而制禮緣字又下得妙不說順人情亦不說防人情蓋緣字中又有順又有防也夫人之性多近於理而情則多近於慾無以
順之則拂鬱而不安無以防之則放蕩而不可制故先王之制禮不使之拂鬱而不安亦不至於放蕩而不可制所謂中和也善乎
申嬌之言也曰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也瀆則有亂夫男有室女有家所謂禮也順之而不使其拂鬱不安者也男自其室女自
有其家而不許相瀆亦所謂禮也則防之而不至於放蕩而不可制者也忘其為防而自輸其檢其幾何而不亂耶魯桓之死於齊
也雖齊襄之惡而魯桓實有自取之道焉文姜之美貌所謂淫淫之具也而姿態之妖媚則又與於淫淫之甚者也魯桓數載夫妻
豈猶未之或知假令當日齊襄請之魯桓秉禮以拒之或託詞而免魯襄縱有奸心其何道之從而得通乎並駕而如齊此何禮
申嬌之諫不為不切置而不聽何也聽其入宮何也慢藏為誨淫之具而自撤其防使其放蕩而順其大欲其尚何所不至哉既知
醜行已成不忠歸國而圖之身在冢中而發之太暴不特魯桓之死為自取其殃即謂齊襄文姜之惡為魯桓成之也可
歸國而圖之亦大難處出之則彰醜聲而情齊魯強魯弱必被侵陵不出則含垢忍辱國家之大恥也特猶愈於身名俱喪耳總
之錯處又在不在該同往事後而始悔不如防患於未萌也

鄭有弑君之惡約同與國誓其罪而討之自是義舉乃約以好會而却盟以圖之先自以欺詐示人其何義之有齊襄自欲掩其惡
名非有伯者氣象故不特不能成伯而惡名亦終不可掩
魯桓之與文姜如齊原是溺愛之故又是懼怕之故從來之汚亂中黃者無不由於愛與怕蓋愛與怕則必當聽其所為而不敵制
夫轉婦人之所為而不敢制則豈有不汚亂中黃者哉

第十四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齊襄公出櫬過鬼

却說王姬至齊與襄公成婚那王姬生性貞靜幽閑如此德性不愧王姬却把來言動不苟襄公是個狂淫之輩不甚
相得王姬在宮數月備聞襄公淫妹之事默然自歎似此幾倫悖理禽獸不如吾不幸錯嫁匪人為其妻者尚不能堪
類是吾命也鬱鬱成疾不及一年遂卒襄公自王姬之死益無忌憚心下思想文姜偽以狩獵為名不時往禡遣人往
祝邱密迎文姜到禡晝夜淫樂恐魯莊公發怒欲以兵威脅之乃親率重兵襲紀取其邢昝鄆郟諸邑三邑之地兵移
鄆城使人告紀侯速寫降書免至滅絕紀侯歎曰齊吾世仇吾不能屈膝仇人之庭以求苟活也乃使夫人伯姬魯
女作書遣人往魯求救齊襄公出令曰有救紀者寡人先移兵伐之此正是怕魯來救故恐嚇之與魯莊公遣使如鄭
約他同力救紀全不思算又糊塗又冒失從來糊塗鄭伯子儀因厲公在櫬謀龍鄭國不敢出師使人來辭魯侯孤掌
難鳴行至滑地滑國名近鄭懼齊兵威留宿三日而返紀侯聞魯兵退回度不能守將城池妻子交付其弟贏季城地
料贏季之必能存之矣拜別宗廟大哭一場半夜開門而出不知所終贏季謂諸大臣曰死國與存祀二者孰重諸大

會國又... 第十四回

夫皆曰存祀為重。嬴季曰苟能存祀宗廟吾何惜自庶。在紀侯則有所不可也即寫陸書願為齊外臣守祀宗廟。齊侯許之。嬴季遂將紀國土地戶口之數盡納於齊。叩首乞哀。齊襄公收其版籍於紀廟之傍。割三十戶以供祀。祭祀號。嬴季為廟主。猶今紀伯姬驚悸而卒。襄公命葬以夫人之禮。以媚於魯。齊襄意中頗畏魯人可見伯姬之婦。故姬乃昔日從嫁者。襄公欲送之歸魯。叔姬曰婦人之義既嫁從夫。生為嬴氏婦。死為嬴氏鬼。舍此安歸乎。魯乃秉禮之國。往襄公乃聽其居鄆守節。後數年而卒。得無愧死否。史官贊云。

世衰俗敝 淫風相襲 齊宮亂妹 新臺娶媳 禽行獸心 倫亡紀佚

小邦妾媵 矢節從一 甯守故廟 不歸宗國 卓哉叔姬 柏舟同式

按齊襄公滅紀之歲乃周莊王七年也是年楚武王熊通以隨侯不朝復興兵伐隨未至而薨令尹闕祈莫敖楚主兵屈重祕不發喪出奇兵從間道直逼隨城隨懼行成屈重偽以王命入盟隨大軍既濟漢水然後發喪楚有如此之臣

暴李洪說天方授楚真乃知言子熊賁即位是為文王此事不題再說齊襄公滅紀凱旋文姜於路迎接其兄至於祝邱盛為燕享用

兩君相見之禮魯莊何人豈不關乎縱不念文之彼此酬酢大犒齊軍又與襄公同至禚地留連歡宿襄公乃使文姜

作書召魯莊公來禚地相會其無用矣莊公恐違母命遂至禚謁見文姜文姜使莊公以甥舅之禮見齊襄公且謝堊

紀伯姬之事莊公亦不能拒勉強從之這等人也襄公大喜亦具享禮款待莊公時襄公新生一女文姜以莊公內主

尚虛令其訂約為昏詩想莊公曰彼女尚血泡非吾配也文姜怒曰汝欲疎母族耶襄公亦以長幼懸隔為嫌他且以

姜之胡說不必言矣文姜曰待二十年而嫁亦未晚也襄公懼失文姜之意莊公亦不敢違母命兩下只得依允甥舅之親復加

甥舅情愈親密二君並車馳獵於禚地之野莊公矢不虛發九射九中襄公稱贊不已野人竊指魯莊公戲曰此吾君

假子也莊公怒使左右踪跡其人殺之不能雪恥而只尋殺襄公亦不嗔怪齊襄固是心虛然亦史臣論莊公有母無

父忘親事仇作詩誚云

車中飲恨已多年 甘與仇讐共戴天 莫怪野人呼假子 已同假父作姻緣

文姜自魯齊同狩之後益無忌憚不時與齊襄公聚於一處或於防魯地或於穀齊地或時直至齊都公然留宿宮中儼如

夫妾自魯齊同狩之後益無忌憚不時與齊襄公聚於一處或於防魯地或於穀齊地或時直至齊都公然留宿宮中儼如

夫婦想是他二人竟國人作載驅之詩以刺文姜詩云

載驅薄薄

簞茀朱韉

魯道有蕩

齊子發夕

汶水滔滔

行人廋德

魯道有蕩

齊子遊遨

薄薄者疾車之貌。簞茀所以鋪車。茀車後戶。朱韉者以朱漆獸皮皆車飾也。齊子指文姜言。文姜乘此車而至齊。廋德

眾貌言其僕從之多也。又有敝竒之詩以刺莊公詩云

敝竒在梁

其魚魴鰈

齊子歸止

其從如雲

敝竒在梁

其魚魴鰈

齊子歸止

其從如水

竒者取魚之器。言敝壞之器不能制大魚。以喻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任其僕從出入無禁也。且說齊襄公自糕回國

衛侯朔逆賀滅紀之功。再請伐衛之期。襄公曰。今王姬已卒。此舉無礙。王姬雖卒便非親乎。王姬雖不足念。王命亦竟不顧乎。胡說無禮。但非連合諸

侯不為公舉。君少待之。衛侯稱謝過數日。襄公遣使約會宋魯陳蔡四國之君。一同伐衛。共納惠公。其徽云。

天禍衛國。生逆臣洩職。擅行廢立。致衛君越在敝邑。於今七年。孤坐不安。席以疆場。多事不即。誅討今幸少閑。悉索

敝賦。願從諸君之後。左右衛君。以誅衛之不當立者。衛朔計殺兩兄。致父歎恨而死。獨無罪乎。為當立乎。說語只顧一邊。自是混帳人聲口。

時周莊王八年之冬也。齊襄公出車五百乘。同衛侯朔。先至衛境。四國之君各引兵來會。邢四路諸侯。

宋閔公挽。周莊王五年。宋莊公馮卒。子捷立。魯莊公同。陳宣公杵臼。周莊王四年。陳莊公杵臼立。蔡哀侯獻舞。

衛侯聞五國兵至。與公子洩。公子職商議。遣大夫甯跪告急於周。衛侯不告。鄰國而單單告急於周。便不請事。蓋周室之不恆久矣。莊王問群臣。誰能

為我救衛者。周公忌父。西虢公伯皆曰。王室自伐鄭。損威以後。號令不行。令齊侯諸兒。不念王姬一脈之親。糾合四國

以納君為名。名順兵強。不可敵也。左班中。最下一人挺身出曰。二公之言。姜矣。四國但兵強耳。安得言名順乎。服得眾

人視之。乃下士子突也。周公曰。諸侯失國。諸侯納之。何為不順。子突曰。黔牟之立。已稟王命。既立。黔牟必廢。子朔二公

不以王命為順。而以納諸侯為順。誠突所不解也。說得最是。然子突死於此。數語矣。何也。周禮變善成怨也。號公曰。兵戎大事。量力而行。王室不接

已非一日。伐鄭之役。先王親在軍中。尚中祝。購之矢。至矣。兩世未能問罪。況四國之力十倍於鄭。孤軍赴援。如以卵抵

石徒自藜威何益於事量力而行却是正話然何不號召他國共子突曰天下之事理勝力為常力勝理為變王命所
在理所率也一時之強弱在力千古之勝負在理若蔑理而可以得志無一人起而問之千古是非從此顛倒天下不
復有王矣說理透快之極然此時弄成一箇諸公亦何面目號為王朝卿士乎號公不能答周公曰倘今日興救衛之
師汝能任其事否死子突曰九伐之法司馬掌之突位微才劣誠非其任必無人肯往突不敢愛死願代司馬一行
說到此處不得不周公又曰汝救衛能保必勝乎子突曰突今日出師已據勝理若以文武宣平之靈仗義執言四國
任子突可愛可憐悔罪王室之福非突敢必也大夫富辰曰突言甚壯可令一往亦使天下知王室有人周王從之乃先遣甯跪歸報衛
國王師隨後起行却說周虢二公忌子突之成功僅給戎車二百乘竟兒戲子突並不推諉告於太廟而行時五國
之師已至衛城下攻圍甚急公子洩公子職晝夜巡守懸望王朝大兵解圍誰知子突兵微將寡四字說盡王朝可怎
當五國如虎之眾不啻子突安營大殺一場二百乘兵車如湯潑雪子突歎曰吾奉王命而戰死不失為忠義之鬼也
乃手殺數十人然後自刎而亡鬻翁有詩贊曰

雖然隻旅未成功 王命昭昭耳目中 見義勇為真漢子 莫將成敗論英雄

衛國守城軍士聞王師已敗先自奔竄齊兵首先登城四圍繼之砍開城門放衛侯朔入城公子洩公子職同甯跪收
拾敗兵擁公子黔牟出走正遇魯兵又殺一場甯跪奪路先奔三公子俱被魯兵所擒甯跪知力不能救嘆口氣奔往
秦國逃難去訖魯侯將三公子獻俘於衛衛不敢決轉獻於齊齊襄公嗚呼力斧手將洩職二公子斬訖公子黔牟是
周王之婿於齊有連襟之情赦之不誅放歸於周衛侯朔鳴鐘擊鼓重登侯位將府庫所藏金玉厚賂齊襄公襄公曰
魯侯擒三公子其勞不淺乃以所賂之半分贈魯侯復使衛侯另出器賄散於宋陳蔡三國總是一味器賄用
王九年之事故說齊襄公自敗子突放黔牟之後誠恐周王來討乃使大夫連稱為將軍管至又為副領兵戍葵邱地
考城以過東南之路二將臨行請於襄公曰戍守勞苦臣不敢辭以何期為滿時襄公方食瓜乃曰今此瓜熟之時明
歲瓜再熟當遣人代汝此原是賄口答應語並非二將往葵邱駐紮不覺一年光景忽一日戍卒進瓜嘗新二將想起
瓜熟之約此時正該交代如何主公不遣人來特地差心腹往國中探信聞齊侯在穀城與文姜歡樂有一月不回連

稱大怒曰王姬薨後吾妹當為繼室無道昏君不顧倫理在外日事淫媒使吾等暴露邊鄙吾必殺之謂管至父曰汝

可助吾一臂管至父曰及瓜而代主公所親許也恐其忘之不如請代請而不許軍心肯怨乃可用也二見請而許代

行賦逆也請而不許連稱曰善乃使人獻瓜於襄公固求交代襄公怒曰代出孤意奈何請耶再候瓜一熟可也使人

回報連稱恨恨不已謂管至父曰今欲行大事計將安出至父曰凡舉事必先有所奉然後可成公孫無知乃公子夷

仲年之子先君傷公以同母之故寵愛仲年并愛無知從幼蓄養宮中衣服禮數與世子無別自主公即位因無知向

在宮中與主公角力無知足勾主公仆地主公不悅一日無知又與大夫雍廩爭道爭先主公怒其不遜遂疎黜之品

秩裁減大半無知銜恨於心久矣母患作亂恨無幫手我等不若密通無知內應外合事可必濟連稱曰當於何時管

至父曰主上性喜用兵又好遊獵如猛虎離穴易為制耳但得預聞出外之期方不失機會也連稱曰吾妹在宮中失

寵於主公亦懷怨望余嗚無知陰與吾妹合計使伺主公之閒隙星夜相聞可無誤事於是再遣心腹致書於公孫無

知書曰

賢公孫受先公如嫡之寵一旦削奪行路之人皆為不平况君淫昏日甚政令無常英邱父成及瓜不代三軍之士

憤憤思亂如有間可圖稱等願效犬馬竭力推戴稱之從妹在宮失寵銜怨天助公孫以內應之資機不可失

公孫無知得書大喜即復書曰

天厭淫人以啟將軍之哀敬佩裏言心誦遲疾奉報

無知陰使女侍通信於連妃且以連稱之書示之若事成之日當立為夫人弟取兄妾無理也然較之親兄之與親妹

連妃許之周莊王十一年冬十月齊襄公知姑姊齊地之野有山名貝邱禽獸所聚可以遊獵乃預戒徒人曹徒徒人者車

費人名等整頓車徒將以次月往彼田狩狩獵連妃遣宮人送信於公孫無知無知星夜傳信英邱遙知連管二將軍約

定十一月初旬一齊舉事連稱曰主上出獵國中空虛吾等率兵直入都門擁立公孫何如管至父曰主上睦於鄰國

若乞師內討何以禦之不若伏兵於姑姊先殺昏君然後奉公孫即位事可萬全也衛國之事便是榜樣然則齊襄若

那時英邱戊卒因久役在外無不忠家連稱密傳號令各捕乾粮往貝邱行事軍士人人樂從不在話下再齊襄公

於十一月朔日駕車出遊止帶力士石之紛如及幸臣孟陽一班架鷹牽犬准備射獵不用一大臣相隨先至姑蘇原
建有離宮遊玩竟日居民餽獻酒肉襄公歡飲至夜遂留宿焉次日起駕往貝邱來見一路樹木蒙茸藤蘿鬱鬱襄公
駐車高阜傳令舉火焚林然後合圍校射縱放鷹犬火烈風猛狐兔之類東奔西逃忽有大豕一隻如牛無角似虎無
班形像古怪從火中奔出竟上高阜踣踞於重駕之前時眾人俱往馳射惟孟陽立於襄公之側襄公顧孟陽曰汝為
我射此豕孟陽瞪目視之大驚曰非豕也乃公子彭生也襄公大怒曰彭生何敢見我奪孟陽之弓親自射之連發三
矢不中那大豕直立起來雙拱前蹄效人行步放聲而啼哀慘難聞嚇得襄公毛骨俱竦從車中倒撞下來跌損左足
脫落了絲文屨一隻被大豕銜之而去忽然不見髯翁有詩云

魯桓昔日死車中 今日車中過寇雄 枉殺彭生應化厲 諸兒空自引雕弓

徒人費與從人等扶起襄公臥於車中傳令罷獵復回姑蘇離宮住宿襄公自覺精神恍惚心中煩躁想是從車中倒

去了已是跌時車中已打三更襄公因左足疼痛展轉不寐謂孟陽曰汝可扶我緩行幾步先前墜車匆忙之際不知失屨

到此方覺問徒人費取討費曰屨為大豕銜去矣襄公心惡其言乃大怒曰汝既跟隨寡人豈不肴屨之有無若果銜

去當時何不早言自執皮鞭鞭費之背血流滿地地方止徒人費被鞭含淚出門正遇連稱引著數人打探動靜若有警

於將徒人費一索捆住問曰無道昏君何在費曰在寢室又問已臥乎曰尚未臥也連稱舉力欲砍費曰勿殺我我當

先入為汝耳目連稱不信費曰我適被鞭傷亦欲殺此賊耳乃袒衣以背示之連稱見其血肉淋漓遂信其言解費之

縛焉以內應隨即招管至父引著車士殺入離宮若有警備且說徒人費翻身入門正遇石之紛如告以連稱作亂

之事遂造寢室室宮於襄公襄公驚惶無措費曰事已急矣若使一人偽作主公臥於床上主公潛伏戶後幸而倉卒不

辨或可脫也孟陽曰臣受恩踰分願以身代不敢恤死孟陽即臥於牀以面向內襄公親解錦袍覆之伏身戶後若有警

於此問徒人費曰汝將何如費曰臣當與紛如協力拒賊襄公曰不若肯割牛費曰臣死且不避何有於割襄公嘆曰

忠臣也徒人費令石之紛如引眾拒守中門自己帶身挾着利刃詐為迎賊欲刺連稱其時眾賊已攻進大門若有警

於連稱挺劍當先開路管至父列兵門外以防他變徒人費見連稱來勢兇猛不暇致詳上刑一步便利誰知連稱身

被重鎗刃刺不入。却被連稱用劍劈去。斷其二指。還復一劍。劈下半個頭顱。死於門中。石之紛如便挺。不來關約戰十

餘合。連稱鬪轉轉進。紛如漸漸退步。誤絆石階。脚跌。亦被連稱一劍砍倒。遂入寢室。若有警備。何至於此。侍衛先已驚散。圍花帳

中。臥者一人。錦袍遮蓋。連稱手起劍落。頭離枕畔。舉火燭之年。少無鬚。連稱曰。此非君也。使人遍搜房中。並無踪影。連

稱自引燭照之。忽見尸檻之下。露出絲文屨一隻。知尸後藏。縣有人。不是諸兒。是誰打開尸後看時。若有警備。何至於此。那昏君

因足疼。做一堆兒。蹲着。那一隻絲文屨。仍在足上。連稱所見之屨。乃是先前大豕銜去的。不知如何在檻下。分明是冤

鬼所為。可不畏哉。連稱認得諸兒。似難離一般。一把提出戶外。擲於地下。大罵無道昏君。汝連年用兵。贖武殃民。是不

仁也。肯父之命。疎遠公孫。是不孝也。兄妹豈淫。公行不忌。是無禮也。不念遠戍。瓜期不代。是無信也。仁孝禮信。四德皆

失。何以為人。數說得事。事合理。但不知吾今日為魯桓公報仇。遂砍襄公為數段。以牀褥裏其尸。與孟陽同埋於戶下。今日此舉。自己却有理否。吾今日為魯桓公報仇。遂砍襄公為數段。以牀褥裏其尸。與孟陽同埋於戶下

計。襄公在位。只五年。史官評論此事。謂襄公疎遠大臣。親暱群小。石之紛如。孟陽。徒人費等。平日受其私恩。從於昏亂

雖視死如歸。不得為忠臣之大節。此數語論得大是。連稱管至文徒。以久戍不代。遂行篡弑。當是襄公惡貫已滿。假手二人耳。

彭生臨刑大呼。死為妖孽。以取爾命。大豕見形。非偶然也。鬻翁有時。咏費石等死難之事。詩云。

捐生殉主。是忠貞。費石千秋。無令名。假使從昏。稱死節。飛廉崇虎。亦堪旌。

又詩數齊襄公云。

方張惡。敬君侯。死謂殺魯將堪兇。威大豕狂。惡貫滿。盈無不斃。勸人作善。莫商量。

連稱管至父。重整軍容。長驅齊國。公孫無知。預集私甲。一聞襄公兇信。引兵開門接應。連管二將入城。二將託言。曾受

先君傳命。遺命奉公孫無知即位。立連妃為夫人。連稱為正卿。號為國舅。管至父為亞卿。諸大夫雖勉強排班。心上不

服。便知後日。惟雅堂再三稽首謝往日爭道之罪。極其卑順。無知赦之。仍為大夫。高國之世。臣稱病不朝。無知亦不敢黜之。至又勸無知懸榜招賢。以收人望。能出此主意。還算能。因薦其族子管夷吾之才。無知使人召之。未知夷吾肯應

召否。且聽下回分解。

齊襄只是混帳。惡人做事。全沒分曉。只看他本意。是欲行義舉。以蓋醜名。却為送一奸惡之衛朔去。伐王命之魯存。已是不可却。又

公然抗拒王命攻殺王師義在何處國人議論正自難掩他人公然屢會文姜豈淫無忌獨自出國不帶大臣野宿郊行不為警備
試想他胸中是何等沒分曉

王姬貞靜幽幽齊襄便不相得及聞淫妹之事便深歎錯嫁匪人便可知其幽閒貞靜了事有即此可以徵彼者此類是也
魯莊做事又是一個混帳沒分曉人只看他救紀一節不約別國而獨約鄭許想鄭國新立之事是誰之力他却肯與齊為仇其說

厲公謀襲不敢出師乃是遮掩訪耳斷不肯來何不別約却使班師讓仇敵之齊棄姻親之紀已是可笑縱母豈淫頻年出會不能
洩怨報仇反又與他作婚姻之約又幫他出師伐衛又幫他抗拒王命攻殺王師竟不論天理是如何天理人情是如何人情試想

其胸中又是何等沒分曉
子突自是義理之士却非將才願代司馬一行乃有激於中耳當時若號召侯國宣布王命齊雖強橫能必勝乎周號計不出此惟
恐子突之成功給重二百無異兒戲以致喪師辱國乃周就二奸之罪耳

齊襄雖然無道然非連管二人之所不得故也過期不代遂起逆謀又使其妹以妾賊夫論道理自是罪不容於死矣然在春秋時却
成常事可嘆

齊襄雖無道然亦非無知之所不得篡也其於齊襄雖然失愛却非有必報之仇與入骨之怨乃內勾怨妾外連逆臣篡位奪妻殊已
甚矣身不為士師即所殺為應殺之人終亦不得逃其罪也

公子彭生拉殺魯桓有應死之罪但不應出之齊襄耳故現形索命於理亦當然必在連管謀逆之時可見鬼神亦必借力於人事
也

洩職立黔牟而未殺子朔便是留下禍根終久受他禍害便至管至父算計周到乃斬草除根之說也然或亦見衛朔之事而有所
懲者耶

魯莊即位已是四年却定齊襄始生之女為妻誰不知其不可而魯莊行之殆是為有孟任一段情由正要遲遲而娶故若得應承耳

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魯莊公乾時大戰

却說管夷吾字仲生得相貌魁梧精神俊爽博通墳典淹貫古今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匡時之略與鮑叔牙同賈至
分金時夷吾多取一倍鮑叔從之人心懷不平鮑叔曰仲非貪此區區之金因家貧不給我自願讓之耳又曾領兵隨

征每至戰陣輒居後隊及還兵之日又為先驅多有笑其怯者鮑叔曰仲有老母在堂留身奉養豈宜怯鬪耶又數與
鮑叔計事往往相左鮑叔曰人固有遇不遇使仲遇其時定當有不失一矢夷吾聞之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哉遂結為死生之交值襄公諸兒即位長子曰糾魯女所生次子小白莒女所生雖皆庶出俱已成立欲為立傅以輔
導之管夷吾謂鮑叔牙曰君生二子異日為嗣非糾即白吾與爾各傳一人若嗣立之日互相薦舉叔牙然其言於是
管夷吾同召忽為公子糾之傅叔牙謂公子小白之傅襄公欲迎文姜至襁相會叔牙謂小白曰君以淫聞為國人笑

及今立之猶可掩飾更相往來如水決堤將成泛溢子必進諫小白果入諫襄公曰魯侯之死有煩言男女嫌疑不

可不避襄公怒曰孺子何得多言以履藏之小白趨而出鮑叔曰吾聞之有奇淫者必有奇禍吾當與子適他國以俟

後圖小白問當適何國鮑叔曰大國喜怒不常不如適莒莒小而近齊小則不敢慢我近則曰暮可歸出上亦有不同

避禍故叔牙之計為得者得罪出奔則當取其國大而道遠者安小白曰善乃奔莒國襄公聞之亦不追還及公孫無知篡位來召管夷吾夷吾曰此

輩兵已在頸尚欲暴人耶時連將至料遂與召忽共計以魯為子糾之母家乃奉糾奔魯魯莊公居之於生賈魯地

給廩餼魯莊公十二年春二月齊公孫無知元年百官賀旦俱集朝房只連管二人公然歷班人人皆有怨憤之意雍

廩知眾心不附佯言曰有客自魯來傳言公子糾將以魯師伐齊諸君聞之否諸大夫皆曰不聞雍遂不復言既朝退

諸大夫互相約會俱到雍廩家叩問公子糾伐齊之信雍廩曰諸君謂此事如何東郭牙曰先君雖無道其子無罪見

連管錯處只在推立無知耳吾等日望其來也諸大夫有泣下者雍廩曰廩之屈膝甯無人心正欲委曲以圖事耳諸君若能相助

共除弑逆之賊立先君子豈非義舉東郭牙問計雍廩曰高敬仲魯國之世臣素有才望為人信服連管二賊得其片

言焚借重於子鈞恨不能耳誠使敬仲置酒以招二賊必欣然往赴吾備以子糾兵信而啟公孫彼惡而無勇愚則不

而易敗無勇則不至有反悔及俟其相就卒然刺之誰為救者然後舉火為號闔門而誅二賊易如反掌東郭牙曰敬

仲雖疾惡如仇然為國自貶當不靳也吾力能必之遂以雍廩之謀告於高儀高儀許諾即命東郭牙往連管二家致

意俱如期而至高儀執鞶言曰先君多行失德老夫日虞國之喪亡今幸大夫援立新君老夫亦獲守家廟何因老病

不與朝班今幸賤體稍康特治一酌以報私恩兼以子孫為託說得入情入理委婉好聽其必須如此說者蓋無故見

變故如此連稱與管至文謙讓不已高儀命將重門緊閉今日飲酒不盡歡不已預戒闈人勿通外信直待城中舉火

方來傳報却說雍廩懷匕首直叩宮門見了無知奏言公子糾率領魯兵旦晚將至幸早圖應敵之計無知問國舅何

在雍廩曰國舅與管大夫郊飲未回百官俱集朝中專候主公議事無知信之方出朝堂尚未坐定諸大夫一擁而前

雍廩自後刺之血流公座登時氣絕計無知為君纔一月餘耳哀哉連夫人聞變自縊於宮中史官有詩云
祇因無寵問襄公 誰料無知寵不終 一月夫人三尺帛 何如寂寞守空宮

當時雍廩教人於朝外放起一股狼烟烟透九霄高儀正在致客忽聞門上傳板報說外廂舉火高儀即便起身往內而走連稱管至父出其不意卻待要問其緣故無下預伏壯士突然殺出將二人砍為數段雖有從人無寸鐵一時

畢命雍廩與諸大夫陸續俱到高府公同商議將二人心肝剖出祭奠襄公一面遣人於姑蘇離宮取出襄公之屍重

新殮殮一面遣人於魯國迎公子糾為君魯莊公聞之大喜便欲為公子糾起兵兵魯莊真是有情人施伯諫曰齊

魯豈為強弱齊之無君魯之利也請勿動以觀其變莊公躊躇未決時夫人文姜因襄公被弒自祝邱歸於魯國日夜

勸其子與兵伐齊討無知之罪為其兄報仇不特是親舅舅親大人又是假老及聞無知受戮齊使來迎公子糾為君

不勝之喜主定納糾子此仇焉得不報文姜之言是也催促莊公起程莊公為母命所迫遂不聽施伯之言親率兵車三百乘用曹沫為大將秦子梁子

為左右護送公子糾入齊管夷吾謂曹侯曰公子小白在莒莒地比魯為近倘被先入主客分矣乞假臣良馬先往邀

之他使先算此一著曹侯曰甲卒幾何夷吾曰三十乘足矣多則累之少則不足自道却說公子小白聞國亂無君與

鮑叔牙計議向莒子借得兵車百乘護送還齊是下棋爭先手者這還齊這管夷吾引兵晝夜奔馳行至即墨聞莒兵已過從後追之又行三

十餘里正遇管兵停車造飯管夷吾見小白端坐車中上前鞠躬曰公子別來無恙令將何往小白曰欲奔父喪耳管

夷吾曰糾居長分應主喪公子幸少留無自勞苦鮑叔牙曰仲且退各為其主不必多言夷吾見管夷吾兵睜眉怒目有爭

鬪之色誠恐魯齊不敵乃佯諾而退驀地彎弓搭箭覘定小白體的射來小白大喊一聲口吐鮮血倒於車上鮑叔牙

急忙來救從人盡叫道不好了一齊啼哭起來管夷吾率領那三十乘加鞭飛跑去了夷吾在路數日子糾有福合為

君也我却說小白有福合為君也那一方面便還報魯侯酌酒與子糾稱慶此時放心落意一路邑長獻餼進饌遂緩緩

而行誰知這一箭只射中小白的帶鈎是子糾無福合應死也他却不着得知小白便是有福小白知夷吾妙手恐他又射一時急智嚙破舌尖噴血詐倒

連鮑叔牙都瞞過了鮑叔牙曰夷吾誰去恐其又來此行不可遲也乃使小白變服戴以溫車有德能從小路疾馳將近

臨淄鮑叔牙單車先入城中遍謁諸大夫盛稱公子小白之賢立長自是順事今欲地兒而立非賢無諸大夫曰子糾

將至何以處之鮑叔牙曰齊連弒二君非賢者不能定亂况迎子糾而小白先至天也魯君納糾其望報不淺昔宋立

子突索賂無厭兵連數年吾國多難之餘能堪魯之徵求乎說得利害分明蓋苦小魯大諫魯人自知諸大夫曰然則何以

必不至於此也意在言外明人自知

謝魯侯叔牙曰吾已有君彼自退矣大夫隰朋東郭牙齊聲曰叔言是也於是迎小白入城即位是為桓公驕仙有詩
單味射鈞之事詩曰

魯公歡喜甚又愁 誰道區區中帶鈞 但看一時權變處 便知有智合諸侯

鮑叔牙曰魯未至宜預止之乃遣仲孫湫往迎魯莊公告以有君莊公知小白未死大怒曰立子以長孺子安得為
君孤不能空以三軍退也仲孫湫回報齊桓公曰魯兵不退奈何鮑叔牙曰以兵拒之乃使王子成父將石重甯越副
之東郭牙將左軍仲孫湫副之鮑叔牙奉桓公親將中軍雍廩為先鋒兵車共五百乘方撥已定東郭牙請曰魯君慮
吾有備必不長驅乾時地水草方便此駐兵之處也若設伏以待乘其不備破之必矣鮑叔牙曰善使甯越仲孫湫各
率本部分路埋伏使王子成父東郭牙從他路抄出魯兵之後雍廩挑戰誘敵却說魯莊公同子糾行至乾時管夷吾
進曰小白初立人心未定宜遠乘之必有內讎亦是揣情度勢之言不知莊公曰如仲之言小白已射死久矣遂出令
於乾時安營魯侯營於前子糾營於後相去二十里交早謀報齊兵已到先鋒雍廩索戰魯莊公曰先啟齊師城中自

然膽寒也遂引秦子梁子駕戎車而前呼雍廩親戰之曰汝首謀誅賊求君於我今又改圖雖叫你不信義安在挽弓
欲射雍廩雍廩作羞慚抱頭鼠竄莊公命曹沫逐之雍廩轉轅來戰不幾合又走曹沫木舍魯生平之勇挺著畫戟

趕來却被鮑叔牙大兵圍住曹沫深入重圍左衝右突身中兩箭死戰方脫却說魯將秦子梁子恐曹沫有失正待接
應忽聞左右炮聲齊震甯越仲孫湫兩路伏兵齊起鮑叔牙率領中軍如牆而進三面受敵魯兵不能抵當漸漸奔散

鮑叔牙傳令有能獲魯侯者賞以萬家之邑使軍中大聲傳呼秦子急取魯侯繡字黃旗僮之於地梁子復取旗建於
自車之上紀信誤楚秦子問其故梁子曰吾將以誤齊也魯莊公見事急跳下戎車別乘輅車輅音形小微服而逃秦

子擊緊跟定殺出重圍甯越望見繡旗伏於下道認是魯君麾兵圍之數重梁子免胄以面示曰吾魯將也吾君已去
遠矣鮑叔牙知齊軍已全勝鳴金收軍仲孫湫執戎輅甯越獻梁子齊侯命斬於軍前齊侯因王子成父東郭牙兩路

兵尚無下落留甯越仲孫湫屯於乾時大軍奏凱先回再說管夷吾等管轄輜重在於後營聞前營戰敗召忽同公
子糾守營悉起兵車自來接應正遇魯莊公合兵一處曹沫亦收拾殘軍敗卒奔回計點之時十停已折其七夷吾曰

繪圖東列國志 卷二 第十五回 二十

軍氣已喪不可留矣乃連夜拔營而起行不二日忽見兵車連路乃是王子成父東郭牙抄出魯兵之後曹沫挺戟大呼曰主公速行吾死於此顧秦子曰汝當助吾秦子便接住王子成父廝殺曹沫便接住東郭牙廝殺管夷吾保着魯莊公召忽保着公子糾奪路而行有紅袍小將追魯侯至急魯莊公一箭正中其額又有一白袍者追來莊公亦射殺之齊兵稍却管仲教把輜重甲兵乘馬之類連路委棄志齊兵槍掠方纔得脫曹沫左胸復中一刀尚刺殺齊軍無數潰圍而出秦子戰死於陣史官論魯莊公乾時之敗實為自取有詩歎云

子糾本是仇人階何必勤兵往納之 若念深仇天不貳 助糾不若助無知

魯莊公爭脫離虎口如漏網之魚急急奔走隰朋東郭牙從後趕來直追過汶水將魯境內汶陽之田盡侵奪之設守而去魯人不敢爭較齊兵大勝而歸齊侯小白早朝有官稱賀鮑叔牙進曰子糾在魯有管夷吾召忽為輔魯人助之心腹之疾尚在未可賀也齊侯小白曰為之奈何鮑叔牙曰乾時一戰魯君臣膽寒矣臣當統三軍之眾歷魯境上請討子糾魯必懼而從也乘勝而脅之易於得 力蓋其氣先散也齊侯曰寡人請舉國以聽子鮑叔牙乃簡閱車馬率領大軍直至汶陽清理疆界遣公孫隰朋齊莊公曾孫 戴仲之子致書於魯侯曰

外臣鮑叔牙百拜魯賢侯殿下家無二主國無二君夏君已奉宗廟公子糾欲行爭奪非不二之誼也夏君以兄弟之親不忍加戮願假手於上國管仲召忽寡君之仇請受而戮於太廟

隰朋臨行鮑叔牙囑之曰管夷吾天下奇才吾言於君將召而用之為國必須得人 鮑叔深得大體必令無死隰朋曰倘魯欲殺之何如鮑叔牙曰但提起射鉤之事魯必信矣隰朋唯唯而去魯侯得書即召施伯不知如何計議再聽下回分解

管鮑交情千古傳為佳話分金臨陣之事固所難得但議事不中雖有至交鮮不以為無才者鮑叔乃言其時之不遇真為知己之言也

今人便情於分金法敵等事或有包涵都為其計事有用耳及計事不中尚何取哉亦必并其分金法敵而悔之矣此所以管鮑交情為千古佳話也

叔牙先教公子諫止襄公會統管夷吾不應管至父之召正是一般人物叔牙奉小白奔莒管夷吾却奉子糾奔魯智計便有長短彼管子不應無知之召及請先邀小白智術已見一斑特小白有福為君故使其事不成耳不然即墨一箭箭非成功之樞紐耶魯莊志其不共戴天之仇生助其兵死定其事真是大沒分曉予前謂之為混帳人非浪語也

雅廉肯助高國而殺連稱管至父遂以欲為亦為眾情之所順耳不然能使其事之必就即使連管當日於二公子中推戴一人事爾至於此耶故順逆之際不可不審所處也

小白初入齊國便能殺敗魯師不特其福分有徵亦見用人有效也取威定霸之基實始於此

第十六回 釋檻囚鮑叔薦仲

戰長勺曹劌敗齊

却說魯莊公得鮑叔牙之書即召施伯計議曰何不聽子言以致兵敗今殺糾與存糾孰利施伯曰小白初立即能用

人敗我兵於乾時此非子糾之比也况齊兵壓境不如殺糾與之講和時公子糾與管夷吾召忽俱在生曹魯莊公使

公子偃將兵襲之殺公子糾執召忽管仲至魯將納檻車召忽仰天大慟曰為子死孝為臣死忠分也忽將從子糾於

地下名忍人安能受桎梏之辱遂以頭觸殿柱而死管夷吾曰自古人君有死臣必有生臣吾且生入齊國為子糾

白冤明知可以不死不特不死而便束身入檻車之中施伯私謂魯莊公曰臣觀管子之容似有內援必將不死難

識者亦且可以有為故強作解說耳是怪事此人天下奇才若不死必大用於齊大用於齊必霸天下魯自此奉奔走矣君不如請於齊而生之管子生則

必德我德我而為我用齊不足慮也莊公曰齊君之仇而我留之難殺糾怨未解也施伯曰君以為不可用不如殺之

以其屍授齊莊公曰善自殺與人殺有何分別而如此爭之明孫隰朋聞魯將殺管夷吾疾趨魯府來見莊公曰夷吾射寡君中鈞寡君恨之切骨欲親加

刃以快其志若以屍還猶不殺也是破綻而吹魯莊只消如此語足矣莊公信其言遂囚夷吾并函封子糾召忽之

首交付隰朋隰朋稱謝而行却說管夷吾在檻車之中已知鮑叔牙之謀誠恐施伯智士雖然釋放倘或翻悔重加追

還吾命休矣心生一計製成黃鵠之詞教役人歌之詞曰

黃鵠黃鵠戢其翼繫其足不飛不鳴兮籠中伏高天何窮兮厚地何踏下陽九兮逢百六引頸長呼兮繼之以哭

黃鵠黃鵠天生汝翼兮能飛天生汝足兮能逐遭此羅網兮誰與贖一朝破樊而出兮吾不知其升衢而漸陸嗟

彼又人兮徒傍觀而踟躕

役人既得此詞且歌且走樂而忘倦軍馳馬奔計一日得兩日之程遂出曹境魯莊公果然追悔使公子偃追之不及

而返夷吾仰天歎曰吾今日乃更生也行至堂阜今青州府鮑叔牙先往見夷吾如獲至寶非善夷吾得生喜齊之得

家何愁不治迎之入館曰仲幸無恙即命破檻出之夷吾曰非奉君命未可增脫鮑叔牙曰無傷也吾行且薦子夷吾曰吾

與召忽同事子糾。既不能奉以君位，又不能死於其難。臣節已虧矣。况復反面而事仇人。召忽有知，將笑我於地下。此是不得不然之說。然在鮑叔而前也。說一番我反嫌其不直。鮑叔牙曰：成大事者不恤小恥，立大功者不拘小諒。子有治天下之才，未遇其時，主公志大識高，若得子為輔，以經營齊國，霸業未定道也。功高天下，名顯諸侯，孰與守匹夫之節，成無益之事哉？豈吾心中

而煩鮑叔之說，子然夷吾既那等說來，則鮑叔不得不如此說去。此等處我不喜看。夷吾默然不語，乃解其束縛，留之於堂。堂鮑叔遂回臨淄見桓公。先弔後賀。桓公曰：何弔也？鮑叔牙曰：子糾君之兄也，君為國滅親，誠非得已。臣敢不弔。桓公曰：雖然，何以賀寡人？鮑叔牙曰：管子天下奇才，非召忽比也。臣已生致之，君得一賢相，臣敢不賀。此言不足以動桓公，桓公曰：夷吾射寡人中鈎，其矢尚在寡人，每感感於心，得食其肉，不厭，況可用乎？鮑叔牙曰：臣人者各為其主射鈎之時，知有糾不知有君，君若用之，當為君射天下，豈特一人之鈎哉？此語解說得明透，所以桓公赦之。從桓公曰：寡人姑聽子，赦勿誅鮑叔牙。乃迎管夷吾至於其家，朝夕談論，却說齊桓公修廢立之功，高國世卿皆加采邑，欲拜鮑叔牙為上卿，任以國政。鮑叔牙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至於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桓公曰：寡人知卿卿不可辭，鮑叔牙曰：所謂知臣者，小心敬慎，循禮守法而已。此具臣之事，非治國家之才也。有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真是大賢。夫治國家者，內安百姓，外撫四夷，勳加於王室，澤布於諸侯，國有泰山之安，君享無疆之福，功垂金石，播千秋。此帝臣王佐之任，臣何以堪之？桓公不覺欣然動色。

說得熱鬧之甚，那得不欣然。促膝而前曰：如卿所言，當今亦有其人否？鮑叔牙曰：君不求其人，則已必求其人。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有五寬柔惠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施於四方，弗若也。執

枹鼓立於軍門，使有姓敢戰無退，弗若也。桓公曰：卿即召來。寡人將叩其所學。此言殊輕故鮑叔牙曰：臣聞賤不能臨貴，貧不能役富，疏不能制親。君欲用夷吾，非置之相位，厚其祿，揀陰以父兄之禮，不可。夫相者君之亞也，相而召之，是輕之也。相輕則君亦輕。夫非常之人，必待以非常之禮。君其卜目而郊迎之。四方聞君之尊賢禮士，而不計私仇，誰不忠效用於齊者？桓公曰：寡人聽子，乃命太卜擇吉日郊迎管子。鮑叔牙仍送管夷吾於郊外公館之中。至期三浴而三饜之。浴者去其不祥，饜者衣冠袍笏，比於上大夫。桓公親自出郊迎之，與之同載入朝。百姓觀者如堵，無不駭然。

史官有詩云：

史官有詩云：

爭質君侯得相臣 誰知即是極重人 只因此日捐私忿 四海欣然號霸君

管夷吾已入朝稽首謝罪桓公親手扶起賜之以坐夷吾曰臣乃俘戮之餘得蒙有死實為萬幸敢辱過禮桓公曰寡

人有聞於子子必坐然後敢請夷吾再拜就坐桓公曰齊于乘之國先僖公威服諸侯號為小霸自先襄公政令無常

遂構大變寡人獲主社稷人心未定國勢不張今欲修理國政立綱陳紀其道何先夷吾對曰禮義兼恥國之四維四

維不張國乃滅亡說得人發然却又不是迂腐 今日君欲立國之綱紀必張四維公曰如何而能使夷吾對曰欲使民者必先愛民千古之為民上者當善諸紳而後有以處之桓公曰愛民之道若何對曰公修

公族家修家族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此一節純是王道桓公曰愛民之道既行處民之道若何對曰

士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一節純是王道桓公曰愛民之道既行處民之道若何對曰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商之子常為工商習焉安焉不遷其業則民自安矣桓公曰民

既安矣甲兵不足奈何對曰欲足甲兵當制贖刑重罪贖以屨申一戰輕罪贖以鞮音音者一戰小罪分別入金疑罪則

宥之訟理相對者令納束矢矢也許其平金既聚矣美者以鑄劍戟試諸大馬惡者以鑄鉏耒音音試諸壤上桓公曰

甲兵既定財用不足如何對曰銷山為錢煮海為鹽其利通於天下因收天下百物之賤者而居之以時貿易為女閭

三百卿今以安行商商旅如歸百貨駢集因而稅之此數事便是雜霸之術不可入於聖人之道也以佐軍興如是而財用可足矣桓公曰財

用既足然軍旅不多兵勢不振如何而可對曰兵貴於精不貴於多強於心不強於力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天下諸侯

皆將正卒伍修甲兵臣未見其勝也君若強兵莫若隱其名而修其實此語不特善藏其用不以示天下諸侯亦使民由之而不使之之法也臣請作內

政而寄之以軍令焉桓公曰內政若何對曰內政之法制國以二十為一鄉工商之鄉六士之鄉十五工商足財士足

兵桓公曰何以足兵對曰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設有司四里為連連之為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即以

此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

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十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立一師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十五鄉出三萬人萬兵於農千古用兵

善法第一以為三軍君王中軍高國子各王一軍四時之隙從事田獵春曰蒐藉以索不孕之獸夏曰苗以除五穀之災

秋曰獮。植行殺以順秋氣。冬曰狝。圍守以告成功。使民習於武事。是故重伍整於野。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勿令遽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葬同恤。人與人相儕。家與家相儕。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識。足以不散。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則同樂。死則同哀。守則同固。戰則同強。有此三萬人。足以橫行於天下。桓公曰。兵勢既強。可以征天下。諸侯乎。對曰。未可也。周室未辟。鄰國未附。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莫若尊周而親鄰國。桓公曰。其道若何。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重為皮幣。以聘問。而勿受其貲。則四鄰之國親我矣。請以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貲。帛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管子所說諸法後來無不次第舉行。獨此事未必見用。所以管子死後無有繼人。齊國遂亂可惜。又使人以皮幣玩好。幣行四方。以察其上下之所好。擇其瑕者而攻之。可以益地。擇其淫亂篡弒者而誅之。可以立威。如此則天下諸侯皆相率而朝於齊矣。然後率諸侯以事周。使修職貢。則王室尊矣。方伯之名。君雖欲辭之。不可得也。桓公與管夷吾連語三日。三夜。字字投機。全不知倦。桓公大悅。到此方是真正歡喜。真正信任。從前只是鮑叔說得好聽。故姑試之耳。乃復齋戒三日。告於大廟。故拜管夷吾為相。夷吾辭而不受。桓公曰。吾納子之霸業。欲成吾志。故拜子為相。何為不受。對曰。臣聞大廈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潤。非一流之歸也。君必欲成其大志。則用五傑。先定幫手。正宰相之材。桓公曰。五傑為誰。對曰。升降揖遜。進退嫻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司行。擊章築。闢土地。聚粟眾。多盡地之利。臣不如甯越。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執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之官。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試想這五個人的品學問力量。身分不是素日留心。如何曉得他切故。知管子志在用齊也。君欲霸王。臣雖不才。強成君命。以效區區。不是相國。却是基。桓公遂拜管夷吾為相。國中布租一年。其隰朋以下五人皆依夷吾所薦。一一拜官。各治其事。遂縣接國門。凡所奉富強之業。次第盡舉而行之。獨有招賢訪士。他日。桓公又問於管夷吾曰。寡人不幸而好田。田獵。又好色。得毋害於霸乎。夷吾對曰。無害也。桓公曰。然則何為而害霸。夷吾對曰。不用賢。害霸。知賢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復以小人養之。害霸。此說雖是。然有似於權。蓋管子原說是用賢。後人便借以自固也。桓公曰。善。於是專任夷吾。尊其號曰仲父。恩禮在高國之上。國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憑仲父。裁決。又禁國人語言。不許犯夷吾之名。不聞貴賤。皆稱仲。蓋古人以稱字為敬。

也却說齊莊公聞齊國拜管仲為相大怒曰悔不從施伯之言反為孺子所欺乃簡重蒐乘謀伐齊以報乾時之仇齊桓公聞之謂管仲曰孤新嗣位不欲煩受干戈請先伐魯何如管仲對曰軍政未定未可用也桓公不聽既已信之焉豈日管子不知兵耶遂拜鮑叔牙為將率師直犯長魯魯莊公聞於施伯曰齊敗吾太甚何以禦之施伯曰臣薦一人可以敵齊莊公曰卿所薦何人施伯對曰臣識一人姓曹名剡貴隱於東平之鄉從未出仕其人真將相之才也莊公命施伯往招之剡笑曰肉食者無謀肉食者乃謀及藿食即施伯曰藿食能謀行且肉食矣藿食用與不用乃所爭復可驅逐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剡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於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戴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會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

可嘆亦復可驅逐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剡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於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戴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會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

復可驅逐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剡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於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戴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會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

復可驅逐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剡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於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戴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會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

復可驅逐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剡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於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戴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會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

復可驅逐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剡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於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戴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會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

復可驅逐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剡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於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戴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會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

復可驅逐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剡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於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戴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會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

復可驅逐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剡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於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戴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會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

復可驅逐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剡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於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戴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會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

復可驅逐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剡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於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戴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會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

復可驅逐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剡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於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戴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會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

復可驅逐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剡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於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戴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會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

復可驅逐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剡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於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戴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會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

復可驅逐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剡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於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戴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會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

復可驅逐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剡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於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戴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會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

復可驅逐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剡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於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戴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會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

復可驅逐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剡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於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戴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會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

復可驅逐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剡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於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戴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會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

綱領。蓋此四字實治家國之要圖。管子去古未遠。學術淳正。故開口便提此四字。昔人謂齊襄宣淫致亂。齊難未平。故管子首以此言正之。不特淺視管子。亦輕視此四字矣。

分任五傑。又是絕妙智術。蓋雖聖人亦未有能一人獨治者。齊用五傑。是管子飽叔五個得力幫手了。自己居中調度。便好施為。真是宰相之器。

曹劌敢齊。只是一穩字。從來之能勝人者。無不由於穩。不特用矣而已也。

第十七回

宋國納賂誅長萬

楚王杯酒虜息媯

話說曹莊公大敗齊師。乃問於曹劌曰。卿何以一鼓而勝三鼓。有說乎。曹劌曰。夫戰以氣為主。氣勇則勝。氣衰則敗。

之源以理為主。若臨陣之際。則全在於氣矣。說得的當。鼓所以作氣也。一鼓氣方盛。再鼓則氣衰。三鼓則氣竭。吾不鼓以養三軍之氣。彼三鼓而

已竭。我一鼓而方盈。以盈禦竭。不勝何為。莊公曰。齊師既敗。始何所見而不追。繼何所見而追。請言其故。曹劌曰。齊人

多詐。恐有伏兵。其敗走未可信也。吾視其轍跡縱橫。軍心已亂。又望其旌旗不整。急於奔馳。是以逐之。莊公曰。卿可謂

知兵矣。乃拜為大夫。厚賞施伯薦賢之功。鬻翁有詩云。

強齊壓境舉朝憂。韋布誰知握勝籌。莫怪邊庭捷報香。繇來肉食少佳謀。

時周莊王十三年之春。齊師敗歸。桓公怒曰。兵出無功。何以服諸侯乎。齊桓政治未修。而先欲恃力以服諸侯。見解錯了。所以又有後敗。鮑叔牙曰。齊

魯皆干乘之國。勢不相下。以主客為強弱。此語大說。差了兵豈以主客為強弱乎。昔乾時之戰。我為主。是以勝。魯人長勺之戰。魯為主。是以敗。於魯臣願以君命乞師於宋。宋齊同兵。可以得志。桓公許之。乃遣使行聘於宋。請出宋師。宋閔公提自齊襄公時

兩國時常共事。今聞小白即位。正欲通好。遂訂師期。以夏六月初旬。兵至即城。會相會。至期宋使南宮長萬為將。長萬

耳非主軍之材。宋主用之。誤矣。猛獲副之。齊使鮑叔牙為將。仲孫湫副之。各統大兵。集於即城。齊軍於東北。宋軍於東南。魯莊公曰。鮑

叔牙挾忿而來。加以宋助。南宮長萬有觸山舉鼎之力。吾國無其對手。兩軍並峙。互為犄角。何以禦之。大夫公子偃進

曰。谷臣自出。現其軍。還報曰。鮑叔有戒心。軍容甚整。南宮長萬自恃其勇。以為無敵。其行伍雜亂。凡擊敵情。未有不現其軍以為定者。子偃

所以能勝。倘自雲門。城門竊出。掩其不備。宋可敗也。宋敗。齊不能獨留矣。莊公曰。汝非長萬敵也。公子偃曰。臣請試之。

莊公曰。寡人自為接應。公子偃乃以虎皮百餘。冒於馬上。想得乘月色朦朧。偃旗息鼓。開雲門而出。將近宋營。宋兵全

然不覺。公子偃命軍中舉火一時金鼓喧天。真前衝突火光之下。遙見一隊猛虎咆哮。宋警人馬無不股慄。四下驚皇。爭先馳奔。南宮長萬雖勇爭奈軍徒先散。只得驅車而退。可見徒勇無謀不可為將魯莊公後隊已到。合兵一處連夜追逐。到乘叩曹壽地方。南宮長萬謂猛獲曰。今日必須死戰。不然不免。豈知死戰亦不得免勇其可恃哉猛獲應聲而出。剛遇公子偃。兩下對殺。南

宮長萬挺着長戟直撞入魯隊。大軍逢人便利。魯兵懼其驍勇無敵。近前莊公謂戎右戎車之右曰。汝素以

力聞。能與長萬決一勝負乎。敵孫生亦挺大戟。逕尋長萬交鋒。莊公登軾望之。見敵孫生戰長萬不下。顧左右曰。取我

金僕姑來。金僕姑者魯軍府之勁矢也。左右捧矢以進。莊公搭上弓弦。願得長萬親切聽的一箭正中右肩。深入於骨。

長萬用手拔箭。敵孫生乘其手慢復儘力一戟刺透左股。長萬倒撞於地。急欲掙扎。被孫生跳下車來。雙手緊緊按定

軍軍一擁上前擒住。猛獲見主將被擒。棄車而逃。魯莊公大獲全勝。鳴金收軍。敵孫生解長萬敵功。長萬肩股被創。尚

能挺立。毫無痛楚之態。只一強漢莊公愛其勇厚禮待之。鮑叔牙知宋師失利。全軍而返。是年齊桓公遣大行隰朋告

即位於周。且求婚焉。明年周使魯莊公主婚將王姬。下嫁於齊。徐祭衛各以其女來媵。媵從因魯有主婚之勞。故此

齊魯復通。各捐兩敗之辱。約為兄弟。其秋宋大水。魯莊公曰。齊既通好。何惡於宋。使人弔之。宋感魯恤災之情。亦遣人

來謝。因請南宮長萬曾莊公釋之歸國。自此三國和好。各消前隙。聶仙有詩曰。

乾時長勺互雄雌。又見乘邱覆宋師。勝負無常終有失。何如修好兩無危。

卻說南宮長萬歸宋。宋閔公戲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長萬大慙而退。大夫仇牧私諫閔公曰。君臣

之間以禮相交。不可戲也。戲則不敬。不敬則慢慢而無禮。悖逆將生。君必戒之。凡上下之間皆然。不獨君臣也閔公曰。孤與長萬習狎。

雖是習狎只怕好心無傷也。再說周莊王十五年。王有疾。崩太子胡齊立。是為僖王。史作釐王。傳作僖王。詐告至宋時宋閔公與宮人遊於

蒙澤。使南宮長萬擲戟為戲。原來長萬有一絕技。能擲戟於空中。高數丈。以手接之。百不失一。宮人欲觀其技。所以閔

公召長萬同遊。長萬奉命耍弄了一回。宮人都誇獎不已。閔公微有妬恨之意。臣有長技。君之福也。妬恨得可笑之甚命內侍取博局與

長萬決賭。以大金斗。盛酒為罰。這博戲却是閔公所長。長萬連負五局。罰酒五斗。已醉倒八九分。地位了。心中不服。再

請覆局。閔公曰。因乃常敗之家。安敢復與。其人賭勝長萬。心懷慙忿。宮侍報道。周王有使命到。閔公聞其

來意乃是報莊王之妻且告立新君閔公曰周已更立新王即當遣使弔賀長萬奏曰臣未覩王都之威願奉使一往
閔公笑曰宋國即無人何至以囚奉使宮人皆大笑長萬面頰發赤變羞成怒乘酒醉一時性起不顧君臣之分大
罵曰無道昏君汝知囚能殺人乎閔公亦怒曰賊囚怎敢無禮便去搶長萬之戟欲以刺之長萬也不來奪戰遙提博
局把閔公打倒只算打再復撞拳竟是人關光景可笑之甚嗚呼哀哉閔公死於長萬拳下看樣宮人驚散長萬怒氣猶勃勃
未息提戟步行及於朝門遇大夫仇牧問主公何在長萬曰昏君無禮吾已殺之矣說得且仇牧笑曰將軍醉耶長萬
曰吾非醉乃實話也遂以手中血汚示之仇牧勃然變色大罵弑逆之賊天理不容便舉笏來擊長萬雖是忠激於心然只算無益之
死怎當得長萬有力如虎擲戟於地以手來迎左手將笏打落右手一揮正中其頭頭如殭粉齒折隨手躍去故入門
內三寸真絕力也仇牧已死長萬乃拾起畫戟緩步登車傍若無人宋閔公即位共十年只因一句戲言遂遭逆臣毒
手春秋弑亂視哉君不啻割雞可數可數史臣有仇牧贊云

世降道數

綱常掃地

堂廉不隔

君臣交戲

君戲以言

臣戲以戟

壯哉仇牧

以笏擊賊

不畏強禦

忠肝瀝血

死重泰山

名光日月

太宰華督聞變挺戟登車將起兵討亂行至東宮之西正遇長萬長萬並不交言一戰刺去華督墜於車下又復一戰
殺之遂奉閔公之從弟公子游為君盡逐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君孫公子出奔蕭宋邑今徐州蕭縣公子御說奔毫今鳳陽府亳州
長萬曰御說文而有才且君之嫡弟今在毫必有變若殺御說群公子不足慮也乃使其子南宮牛同猛獲率師圍毫
冬十月蕭叔大心率戴武宣穆莊五族之眾又合曹國之師救毫公子御說悉起毫人開城接應內外夾攻南宮牛大
敗被殺宋兵盡降於御說猛獲不敢回宋遂投衛國去了戴叔皮獻策於御說即用降兵旗號假稱南宮牛等已克毫
邑擒了御說得勝回朝先使數人一路傳言南宮長萬信之不做準備群公子兵到賺開城門一擁而入只叫軍要擊
逆賊長萬一人餘人勿得驚慌長萬倉忙無計急奔朝中欲奉子游出奔見滿朝俱是甲士填塞有內侍走出言子游
已被眾軍所殺長萬長歎一聲思列國惟陳與宋無交這知有患欲待奔陳又想家有八十餘歲老母歎曰天倫不可
棄也復翻身至家扶母登輦左手挾戟右手推輦而行斬門而出其行如風無人敢攔阻者宋國至陳相去二百六十

餘里長萬推輦一日便到如此神力古今罕有神無智術却殺辟公子既殺子游遂奉公子御說即位是為桓公拜戴叔皮為大夫選五族之賢者為公族大夫蕭叔大心仍歸守蕭遣使往衛請執狂獲再遣使往陳請執南宮長萬公子

目夷宣公之庶長子時止五歲侍於宋桓公之側笑曰長萬不來矣宋公曰童子何以知之目夷曰勇力人所敬也宋之所棄陳必庇之空手而行何愛於我賂而後得人情之常特出於五歲童子之口為可異耳宋公大悟乃命賚重寶以賂之先說宋使至衛衛惠公問

於群臣曰與猛獲與不與孰使群臣皆曰人急而投我奈何棄之只聽得大夫公孫耳武公諫曰天下之惡一也宋之惡猶衛之惡留一惡人於衛何益況衛宋之好舊矣不遣獲宋必怒庇一人之惡而失一國之歡非計之善也衛侯曰

善乎縛猛獲以界宋再說宋使至陳以重寶獻於陳宣公宣公貪其賂許送長萬又慮長萬絕力難制必須以計困之乃使公子結謂長萬曰寡君得吾子猶獲十城宋人雖百請猶不從也寡君恐吾子見疑使結布腹心如以陳國禍小

更適大國亦願從容數月為吾子治車乘長萬泣曰君能容萬萬又何求公子結乃携酒為歡結為兄弟明日長萬親至公子結至家稱謝公子結復留欸酒半大出婢妾勸酬長萬歡飲大醉臥於坐席公子結使力士以犀革犀牛皮也裹

用牛筋束之并囚其老母星夜傳至於宋至半路長萬方醒奮身蹴踏革堅縛固終不能脫將及宋城犀革俱被碎手足皆露於外押送軍人以槌擊之脛骨俱折宋桓公命與猛獲一同綁至市曹剝為肉泥使庖人治為醢音海肉偏

群臣曰人臣有不能事君者規此醢矣八十歲老母亦并誅之鬚翁有詩歎曰可惜糾糾力絕倫但知母子昧君臣到頭應我難追悔好喻將來造逆人

宋桓公以蕭叔大心有救毫之功升蕭為附庸稱大心為蕭君念華督死難仍用其子家為司馬自是華氏世為宋大夫再說齊桓公自長勺大挫之後深悔用兵乃委國管仲日與婦人飲酒為樂有以國家來告者桓公曰何不告仲父

時有豎貂者乃桓公之幸童因欲親近內庭不使往來乃自言以進謂自桓公憐之寵信愈加不離左右又齊之雍邑人名巫者謂之雍巫字易牙為人多權術工射御兼精於烹調之技一日衛姬病易牙和五味以進衛姬食之而愈

些病不如何吃些好東西便好了因愛近之易牙又以滋味媚豎貂貂薦之於桓公桓公召易牙而問曰汝善調味乎對曰然桓公戲曰寡人嘗鳥獸蟲魚之味幾徧矣所不知者人肉味何如耳此句說得甚奇竟似今人打詐人嘗吃一瓶易牙既退及午膳獻蒸肉一盤嫩

如乳羊而甘美過之桓公食之盡問易牙曰此何肉而美至此易牙跪而對曰此人肉也桓公大驚問何從得之易牙曰臣之長子三歲矣臣聞忠君者不有其家君未嘗人味臣故殺子以適君之口桓公曰子退矣桓公以易牙為愛己這等愛法亦寵信之衛姬復從中稱譽自此豎貂易牙內外用事陰忌管仲至是豎貂與易牙合詞進曰聞君出令臣愛得希奇奉令今君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齊國疑於無君矣桓公笑曰寡人於仲父猶身之有股肱也有股肱方成其身有仲父方成其君爾等小人何知二人乃不敢再言管仲秉政三年齊國大治鬻仙有詩云

疑人勿用用無疑 仲父當年獨制齊 都似桓公能信任 貂坐百口亦何為

是時楚方強滅鄧克權服隨敗鄖盟絞復息今汝南府息縣凡漢東小國無不稱臣納貢惟蔡恃與齊侯婚姻中國諸侯通盟同兵未曾服楚至文王熊賁稱王已及二世有鬪析屈重鬪伯比蓬音章章關廉鬻拳諸人為輔虎視漢陽漸有侵軼中原之意却說蔡哀侯獻舞與息侯同娶陳女為夫人蔡娶在先息娶在後息夫人媯氏有絕世之貌因歸甯於陳道

經蔡國又提女人蔡哀侯曰吾媯至此豈可不一相見乃使人要至宮中款待語及戲謔全無敬客之意想是看見他也也息媯大怒而去及自陳返息遂不入蔡國息侯聞蔡侯怠慢其妻思以報之乃遣使入貢於楚因密告楚文王曰

蔡恃中國不肯納款若楚兵加我我因求救於蔡蔡君勇而輕必然親來相救我因與楚合兵攻之獻舞可虜也既虜

獻舞不患蔡不朝貢矣楚文王大喜乃興兵伐息息侯求救於蔡蔡哀侯果起大兵親來救息安營未定楚伏兵齊起

哀侯不能抵當急走息城息侯閉門不納乃大敗而走楚兵隨後追趕直至莘野地活虜哀侯歸國息侯大惱楚軍送楚文王出境而返蔡哀侯始知中了息侯之計恨之入骨楚文王回國欲殺蔡哀侯烹之以饗太廟想是楚國祖宗也

鬻拳諫曰王方有事中原若殺獻舞諸侯皆懼矣不如歸之以取成焉再四苦諫楚文王只是不從鬻拳情氣勃發乃左手執王之袖右手拔佩刀擬王想見相鬻之氣真是好笑曰臣當與王俱死不忍見王之失諸侯也楚王懼連聲曰孤聽汝遂捨

蔡後鬻拳曰王幸聽臣言楚國之福然臣而劫君罪當萬死請伏斧鑕楚王曰卿忠心貫日孤不罪也鬻拳曰王雖赦臣臣何敢自救即以佩刀自斷其足大呼曰人臣有無禮於君者視此楚王命賊其足於大府以識孤違諫之過鬻鬻

人療治鬻拳之病雖愈不能行走楚王使為大閹以掌城門尊之曰太伯遂釋蔡侯歸國大排筵席為之餞行席中盛

張女樂有彈琴女子。儀容秀麗。楚王指謂蔡侯曰。此女色技俱勝。可進一觴。即命此女以大觥送蔡侯。蔡侯一飲而盡。還斟大觥親為楚王壽。楚王笑曰。君生平所見有絕世美色否。蔡侯想起息侯。尊楚敗蔡之仇。乃曰。天下女色未有如息侯之美者。真天人也。楚王曰。其色何如。蔡侯曰。目如秋水。臉似桃花。長短適中。舉動生姿。目中未見其二。婦子這等。

不差也。楚王曰。寡人得一見息夫人。死不恨矣。蔡侯曰。以君之威。雖齊姬宋子致之不難。何況宇下一婦人乎。楚王大悅。是日盡歡而散。蔡侯遂辭歸本國。楚王思蔡侯之言。欲得息媯。假以巡方為名。來至息國。息侯迎謁道左。極其恭敬。親

自闕除館舍。設大饗於朝堂。不敢用兩君敵體之禮。故不享於廟而享於朝。息侯執爵而前。為楚王壽。楚王接爵在手。微笑而言曰。昔者寡人曾效微勞於君。夫人令寡人至此。君夫人何惜為寡人進一觴乎。怪得是討得有理。女人不可要人効勞如此。息侯懼楚之威。不敢違。拒連

聲唯唯。即時傳語宮中。不一時。但聞環佩之聲。夫人媯氏盛服而至。別設一樽。再拜稱謝。楚王答禮不送。媯氏取白玉卮滿斟。以進。素手與玉色相映。楚王視之大驚。果然天上徒聞人間罕見。傾欲以手親接。其卮那媯氏不慌不忙。將卮

遞與宮人。轉遞楚王。楚王一飲而盡。媯氏復再拜請辭。回宮。楚王心念息媯。反未盡歡。席散歸館。寢不能寐。次日楚王亦設享於館舍。名為答禮。暗伏兵甲。息侯赴席。酒至半酣。楚王假醉謂息侯曰。寡人有大功於君。夫人今三軍在此。君夫人不能為寡人一犒勞乎。息侯辭曰。敝邑褊小。不足以優從者。容與寡小君圖之。楚王相察曰。匹夫背義。敢巧言拒

我。左右何不為我擒下。息侯正待分訴。伏兵猝起。遣章鬪丹二將就席間擒息侯而繫之。楚王自引兵。逕入息宮。來奉

息媯。息媯聞變。數曰。引虎入室。吾自取也。遂奔入後園中。欲投井而死。這都是媯強吾。被鬪丹搶前一步。牽住衣裾。口

夫人不欲全息侯之命乎。何為夫婦俱死。息媯嗚然。鬪丹引見楚王。楚王以好言撫慰。許以不殺。息侯不斬。息祀遂即軍中立。息媯為夫人。戴以後車。以其臉似桃花。又曰桃花夫人。今潼陽府城外有桃花洞。上有桃花夫人廟。即息媯也。唐杜牧有詩云。

細腰宮裡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

楚王安置息侯於汝水。封以十家之邑。使守息祀。息侯感鬱而死。楚之無道至此極矣。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之中。

自有分解。

會圖東周列國志

第十七回

楚王

息侯

媯氏

蔡侯

用兵全以謀勝故將在謀而不在勇勇老備裨卒伍之事耳南宮長萬勇雖過人不知用兵之法恃勇而驕軍無警備及子儀之兵一出帶傷被擒真何在耶歸國之後全無悔心因君戲言遂行試逆真古今未有之變後雖正法為醜編賜群臣猶為未敢嚴辜子儀虎皮買馬之計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也以弱敵強此等甚妙然已開田單火牛孔明假獅筆計之祖叔牙豎長勺之敵便有戒心故能全軍而退可見謹慎二字是行軍要緊之著古○今○來○以○戲○言○取○禍○者○不○可○勝○數○出○言○之○人○自○以○為○與○彼○狎○習○可○以○無○妨○不○知○無○心○之○言○反○作○有○心○之○聽○受○者○不○較○而○飲○恨○於○心○積○之○深○而○發○之○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惟○口○出○好○興○戒○信○哉○君子之進身也以道義小人之進身也以黃緣觀其進身之初其人之人品心術已可概見觀於豎貂易牙之所以造豈不較然也哉

禮曰毋不敬又曰敬者立身之本蓋不特進德修業而已凡有國有家者感於此觀焉興廢於此上焉即一身之修短亦於此占焉作事之成敗亦於此定焉祭哀如有不足於恩不要歸設致可也設致而不敬失其立身之本矣兵敗而身辱其亦有所取之歟愍侯導楚氏祭猶曰人情報怨之常奈何使楚氏已請救於祭而因以圖之手若度其不肯來救是此計為虛設也若其必來是祭侯猶有親親恤恤之誼也以彼親恤之誼來而我因以圖之愍侯之罪浮於祭長多矣卒之圖滅而妻為虜有以哉列國之君雖奸險無道未有因貪女色而滅人國者況所欲即國君之妻乎楚之無道若此而中國曾不能以一旅加之直是可恥

第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

桓公舉火爵甯戚

周釐王元年春正月齊桓公設朝羣臣拜賀已畢問管仲曰寡人承仲父之教更張國政今國中兵精糧足有姓皆知禮義意欲立盟定霸何如管仲對曰當今諸侯強於齊者甚眾南有荆楚西有秦晉然皆自逞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成霸以為不識得題目故周雖衰微乃天下之共主東遷以來諸侯不朝不貢方物故鄭伯射桓王之肩五國拒莊王之命遂令列國臣子不知君父我不尊君則臣亦不知尊我能通借號宋鄭弑君君為故然莫敢征討今莊王初崩新王即位宋國近遭南宮長萬之亂賊臣雖戮宋君未定春秋時諸侯為大夫所立者與會盟方定為君君可遣使朝周請天子之旨大會諸侯立定宋君宋君一定然後奉天子以令諸侯內尊王室外攘四夷列國之中衰弱者扶之強橫者抑之昏亂不共命者率諸侯討之海內諸侯皆知我之無私必相率而朝於齊不動兵車而霸可成矣又消數語便把一箇盟主霸業穩穩握在手管仲曰伯舅不忘周室朕之幸也泗上諸侯惟伯舅左右之朕豈有愛焉使者回報桓公桓公遂以王命布告宋魯陳蔡衛鄭曹和諸國約以三月朔日共會社杏嶺之地桓公問管仲曰此番赴會用兵車多少管仲曰君奉王命以臨諸侯安用兵車雖是道理如此然亦料來定會諸國必不至

有他故耳不然便
先是一個宋襄丁請為衣裳之會桓公曰諾乃使軍士先築壇三層高起三丈左懸鐘右設鼓先陳天子虛位於上旁
設反玷玉帛器具加倍整齊又預備館舍數處悉要高敞合式至期宋桓公御說先到切已事故是他先到齊桓公
相見謝其定位之意次日陳宣公杵臼和子克二君繼到祭哀侯獻舞恨楚見執亦來赴會四國見齊無兵車相顧曰
齊侯推誠待人一至於此乃各將兵車退在二十里之外時二月將盡桓公謂管仲曰諸侯未集改期待之如何管仲
曰語云三人成眾今至者四國不為不求矣若改期是無信也便再改期乃是不到待而不至是辱王命也初合諸侯
而以不信聞且辱王命何以圖霸桓公曰盟乎會乎管仲曰人心未一一見事將就侯會而不散乃可盟耳桓公曰善三
月朔昧爽五國諸侯俱集於壇下相見禮畢桓公拱手告諸侯曰王政久廢叛亂相尋孤寡奉周天子之命會群公以匡
王室今日之事必推一人為主然後權有所尊而政令可施於天下諸侯紛紛私議欲推齊則宋爵上公齊止稱侯尊
卑有序欲推宋則宋公新立賴齊定位未敢自尊事在兩難陳宣公杵臼越席言曰天子以糾合之命屬諸齊侯誰敢
代之宜推齊侯為盟會之主自是理勢當然不是阿諛諸侯皆曰非齊侯不堪此任陳侯之言是也桓公再三謙讓然後登壇齊侯
為主次宋公次陳侯次祭侯次和子排列已定鳴鐘擊鼓先於天子位前行禮然後交拜叙兄弟之情仲孫湫捧約簡
一函跪而讀之曰某年月日齊小白宋御說陳杵臼祭獻舞和克以天子命會於北杏共勤王室濟弱扶傾有敗約者
列國共征之諸侯拱手受命論語稱桓公九合諸侯此其第一會也鬻翁有詩云

濟濟冠裳集五君

臨淄事業赫然新 局中先著誰能識 只為推尊第一人

諸侯獻酬甫畢管仲歷階而上曰魯衛鄭曹故違王命不來赴會不可不討這等四國都敢齊桓公舉手向西君曰敵
邑兵車不足願諸君同事陳蔡和三君齊聲應曰敢不率敝賦以從惟宋桓公嘿然便有背會之意只桓公當日若
晚宋公回館謂大夫戴叔皮曰齊侯妄自尊大越次主會便欲調遣各國之兵將來吾國且疲於奔命矣叔皮曰諸侯
從違相半齊勢未集若征服魯鄭鄭業成矣齊之霸非宋福也與會四國惟宋為大宋不從兵三國亦將解體况吾今
日之來止欲得王命以定位耳已列於會又何侯馬不如先歸宋公從其言遂於五更登車而去齊桓公聞宋公背會
逃歸大怒欲遣仲孫湫追之管仲曰追之非義不單是非義亦時尚未可耳然却說得好聽可請王師伐之乃為有名然事更急於此者

桓公曰何事更急於此管仲曰宋遠而魯近且王室宗盟言同姓之首不先服魯何以服宋桓公曰伐魯當從何路管仲曰

濟之東北有遂者乃魯之附庸國小而弱纔四姓耳若以重兵壓之可不崇朝而下遂下魯必使懼然後遣一介之使

責其不會再遣通信人於魯夫人謂文魯夫人欲其子親厚於外家自當竭力慇懃魯侯內迫母命外怵兵威必將求

盟臨以王命歷以重兵魯人畏威而怯義如內有知事之臣自然要來請成原可不必借助文姜此舉固是管子學術

俟其來求因而許之于魯之後移兵於宋臨以王臣此破竹之勢也桓公曰善乃親自率師至遂城一鼓而下因駐兵

於濟水魯莊公果懼大集群臣問計公子慶父曰齊兵兩至吾國未嘗得利臣願出兵拒之班中一人出曰不可不可

莊公視之乃施伯也莊公曰汝計將安出施伯曰臣嘗言之管子天下奇才今得齊政兵有節制其不可一也壯杏之

會以奉命尊王為名今責違命理曲在我其不可二也能識大義施伯謀臣中之賢者子糾之戮君有功焉王姬之嫁君有勞焉棄往

日之功勞結將來之仇怨其不可三也為今之計不若修和請盟齊可不戰而退曹劌曰臣意亦如此正議論聞報道

齊侯有書至莊公視之大意曰寡人與君並事周室情同昆弟且婚姻也壯杏之會君不與焉寡人敢請其故若有二心亦惟命

齊侯另有書通信於文姜文姜召莊公語之曰齊魯世為甥舅使其惡我猶將乞好况取平乎莊公唯唯乃使施伯答

書略曰孤有犬馬之疾未獲奔命君以大義責之孤知罪矣然城下之盟孤實恥之若退舍於君之境上孤敢不捧土帶以

從

齊侯得書大悅傳令退兵於柯地魯莊公將往會齊侯聞群臣誰能從者將軍曹沫請往莊公曰汝三敗於齊不慮齊

人笑耶曹沫曰惟恥三敗是以願往將一朝而雪之莊公曰雪之何如曹沫曰君當其君臣當其臣莊公曰寡人越境

求盟猶再敗也言恥與若能雪之寡人聽子矣遂偕曹沫而行至於柯地齊侯預築土為壇以待魯侯先使人謝罪請

盟齊侯亦使人訂期是日齊侯將雄兵布列壇下青紅黑白旗按東南西北四方各自分隊各有將官統領仲孫漱掌

之階級七層每層俱有壯士執著黃旗把守壇上建大黃旗一面繡出方伯二字傍置大鼓王手成父掌之壇中間設

香案排列着朱盤王孟盛牲敵血之器。隰朋掌之兩傍反玷設有金尊王罍寺人貂掌之壇西立石柱二根。擊著烏牛
白馬屠人隄備宰殺司危易牙掌之東郭牙為儻立於階下為賓管仲為相又有排場又有體統又威嚴又正氣象十
分整肅齊侯傳令曾君一到止許一君一臣登壇餘人悉屏壇下曹沫衷甲手提利劍緊隨着魯莊公莊公一步一戰
曹沫全無懼色將次升階東郭牙進曰今日兩君好會兩相齊禮安用凶器請去器說得却手有理曹沫睜目視之兩
眦盡裂東郭牙倒退幾步莊公君臣歷階而上兩君相見各叙通好之意三通鼓畢對齊案行禮隰朋將王孟盛血跪
而請飲曹沫右手按劍左手攬桓公之袖怒形於色雖是膽勇過人然粗魯無理未免貽笑大方管仲急以身蔽桓公問曰大夫何為者曹
沫曰魯運次受兵國將亡矣君以濟弱扶傾為魯獨不為敵色念乎管仲曰然則大夫何求曹沫曰齊恃強欺弱奪我
汶陽之田今日請還吾君乃就敵耳管仲顧桓公曰君可許之此只是怕弄出事來非有他故也桓公曰大夫休矣魯人許了曹沫乃
釋劍代隰朋捧盃以進兩君俱已敵訖曹沫曰仲主齊國之政臣願與仲敵桓公曰何必仲父魯人與子立誓此是齊桓公達
處乃向天指日曰所不反汶陽田於魯者有如此日曹沫受敵再拜稱謝獻酬甚歡既畢事王子成父諸人俱憤憤不
平請於桓公欲劫魯侯以報曹沫之辱桓公曰魯人已許曹沫矣匹夫約言尚不失信况君乎汶田原是魯物今舉而還之無損於齊而可以
博名而服眾故齊桓不肯失信也不然這等約言何足為準然畢竟是說達處眾人乃止明日桓公復置酒公館與莊公歡飲而別即命南鄙邑宰將屠侵汶
陽田盡數交割還魯曹沫劫盟不軌於正幸而成功不可為訓昔人論要盟可犯而桓公不取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此所以服諸侯霸天
下也有詩云

魏魏霸氣吞東魯 尺劍如何能用武 要將信義服群雄 不吝汶陽一片土
又有許單道曹沫劫齊桓公一事此乃後世俠客之祖詩云

森森戈甲擁如潮 仗劍登壇意氣豪 三敗羞顏一日洗 千秋俠客有稱曹

諸侯聞盟柯之事皆服桓公之信義於是衛曹二國皆遣人謝罪請盟所以不肯曹沫者正為此耳桓公約以伐宋之後相訂為會

乃再遣使如周告以宋公不遵王命不來赴會請王師下臨同往問罪周釐王使大夫單浮餘帥會齊伐宋謀報陳曹

二國引兵從征願為前部桓公使管仲先率一軍前會使曹引隰朋王子成父東郭牙等統領大軍繼進於商邱

德府商取頌時周釐王二年之春也卻說管仲有愛妾名婧鍾離今風人通文有智桓公好色每出行必以姬嬪相隨
好色而不淫無害於德故管子不矯君以自異是學術活處管仲亦以婧從行是日管仲軍出南行約行三十餘里至徯繞山見一野夫短褐單衣
破笠赤脚放牛於山下此人叩牛角而歌管仲在車上察其人不凡使人以酒食勞之如此留心人才野夫食畢言欲
見相君仲父使者曰相國車已過去矣野夫曰某有一語幸傳於相君浩浩乎白水正隱語相聞失路心憤可憐使者追
及管仲之車以其語述之管仲茫然不解所謂以管子之才而猶有所不解可見學問無窮人之以問妾婧曰妾聞
古有白水之詩云浩浩白水廣廣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此人殆欲仕也婦人如此博學管仲即命停車使人召之
野夫將牛寄於村家隨使者來見管仲長揖不拜管仲問其姓名曰衛之野人也姓甯名戚慕相君好賢禮士不憚跋
跡至此無繇自達以管子之好賢禮士而士猶難自達如此况今為村人牧牛耳管仲叩其所學應對如流歎曰豪傑
辱於泥塗不遇汲引何以自顯吾君大軍在後不日當過此吾當作書子持以謁吾君必當重用持書謁貴今之游士
出於此管管仲即作就書緘交付甯戚彼此各別甯戚仍牧牛於徯山之下齊桓公大軍三日後方到甯戚依前短褐
單衣破笠赤脚立於路傍全不畏避桓公乘輿將近甯戚遂叩牛角而歌之曰

滄浪之水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褐單衣纒至齋音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不
不離半此半賦意思闊大音韻鏗鏘真是好歌結句雙關尤為入妙

桓公聞而異之命左右擁至車前問其姓名居處戚以實對曰姓甯名戚桓公曰汝牧夫何得譏刺時政既能譏刺時
是微夫此問甯戚曰臣小人安敢譏刺桓公曰當今天子在上寡人率諸侯實服於下百姓樂業草木沾春舜日堯天
大是輕率不過如此越語太誇汝謂不逢堯舜又曰長夜不旦非譏刺而何甯戚曰臣雖村夫不觀先王之政然嘗聞堯舜之世
十日一風五日一雨百姓耕田而食擊并而飲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今值紀綱不振教化不行之世而曰舜
日堯天誠小人不解也且又聞堯舜之世正百官而諸侯服去四兇而天下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今明公一舉而宋
背會再舉而魯割盟用兵不戢民勞財散而曰百姓樂業草木沾春又小人所未解也小人又聞堯棄其子丹朱而讓
天下於舜舜又避於南河百姓趨而奉之不得已即帝位今君殺兄得國假天子以令諸侯小人又不知於唐虞揖讓

背會再舉而魯割盟用兵不戢民勞財散而曰百姓樂業草木沾春又小人所未解也小人又聞堯棄其子丹朱而讓
天下於舜舜又避於南河百姓趨而奉之不得已即帝位今君殺兄得國假天子以令諸侯小人又不知於唐虞揖讓

何如也如此擬授亦大難堪甯戚賢人何至如此之熱或因乍見之初故桓公大怒曰匹夫出言不遜喝令斬之左右
縛甯戚去將行刑甯戚顏色不變予無懼色仰天歎曰桀殺龍逢紂殺比干今甯戚與之為三矣隰朋奏曰此人見勢不
趨見威不惕非尋常牧夫也君其赦之齊國諺曰桓公念頭一轉怒氣頓平遂命釋甯戚之縛謂戚曰寡人聊以試于
子誠佳士齊桓公遂甯戚因探懷中出管仲之書桓公拆而觀之書略云

臣奉命出師行至徂山得衛人甯戚此人非牧豎者流乃當世有用之才君宜留以自輔若棄之使見用於鄰國則
悔無及矣

桓公曰子既有仲父之書何不遂呈寡人甯戚曰臣聞賢君擇人為佐賢臣亦擇主而輔君如惡直好諛以怒色加臣
臣甯死必不出相國之書矣雖則出書仍說明不借書桓公大悅命以後重載之是晚下寨休軍桓公命舉火索衣冠

其急寺貂曰君索衣冠為爵甯戚乎桓公曰然寺貂曰衛去齊不遠何不使人訪之使其人果賢爵之未晚桓公曰此
人廟達之才不拘小節恐其在衛或有細過大才人往往不拘小節都夫事要在小節處訪得其過爵之則不光棄之
則可惜齊桓公遂即於燈燭之下拜甯戚為大夫使與管仲同參國政甯戚改換衣冠謝恩而出髯翁有詩曰

短褐單衣牧豎窮 不逢堯舜過桓公 自從叩角歌聲歇 無復飛熊入夢中

桓公兵至宋界陳宣公杵臼曹莊公射姑先在隨後周單子兵亦至相見已畢商議攻宋之策甯戚進曰明公奉天子
之命糾合諸侯以威勝不如以德勝甯戚得位頭一句便說以威勝不如依臣愚見且不必進兵臣雖不才請掉三寸

之舌前去說宋公行成桓公大悅傳令紮寨於界上命甯戚入宋成乃乘一小車與從者數人直至睢陽來見宋公宋
公問於戴叔皮曰甯戚何人也叔皮曰臣聞此人乃牧牛村夫又以資格服人是齊侯新拔之於位必其口才過人此

來乃使其遊說也宋公曰何以待之叔皮曰主公召入勿以禮待之觀其動靜若開口一不當臣請引紳帶垂也為號便
令武士擒而囚之則齊侯之計沮矣便囚甯戚何足道齊宋公默首分付武士伺候甯戚寬衣大帶昂然而入向宋公

長揖宋公端坐不答戚乃仰天長嘆曰危哉乎宋國也開口便奇宋公駭然曰孤位備上公恭為諸侯之首危何從至
戚曰明公自比與周公孰賢宋公曰周公聖人也孤焉敢比之戚曰周公在周盛時天下太平四夷服膺猶且吐哺握

髮以納天下賢士。明公以亡國之餘，宋殷之後，故曰亡國。處群雄角力之秋，繼兩世弒逆之後，即效法周公卑躬下士，猶恐士之

不至，乃妄自矜大，簡賢慢客，雖有忠言，安能至明公之前乎？不危何待？宋公愕然，先說得他心中冰，冷那怕他不愕然。離坐曰：孤嗣位日

淺，未聞君子之訓。先生勿罪，叔皮在旁，見宋公為甯戚所動，連連舉其帶紳，宋公不顧，乃謂甯戚曰：先生此來，何以教

我？戚曰：天子失權，諸侯星散，君臣無等，篡弒日聞，齊侯不忍天下之亂，恭承王命，以主夏盟，說得冠冕然，齊桓之舉實是光明正大，故說得響響。

明公列名於會，以定位也。若又背之，猶不定也。開口先把他要緊事，說破他心中着意。今天子赫然震怒，特遣王臣驅率諸侯以討於宋。

明公既違王命於前，又抗王討於後，不待交兵，臣已卜勝負之有在矣。休之以害，以勤其心。宋公曰：先生之見如何？戚曰：以臣愚

計，勿惜一粟之贄，與齊會盟，上不失臣周之禮，下可結盟主之權，兵甲不動，宋國安於泰山，所之以利，宋公曰：孤一時以中其欲。

失計不終會好。今齊方加兵於我，安肯受吾之贄？戚曰：齊侯寬仁大度，不錄人過，不念舊惡，如魯不赴會，一盟於柯，遂

舉侵田而返之。况明公在會之人，焉有不納？又說個的當，證見他放心。宋公曰：將何為？贄戚曰：齊侯以禮睦鄰，厚往薄來，即束脯

可贄，豈必傾府庫之藏哉？又不要多費，使他不惜。一般說話，凡有六層，又透徹，又爽快，甯君真是會說。宋公大悅，乃遣使隨甯戚至齊，軍中請成叔皮滿面

羞慙而退。這等小人，卻說宋使見了齊侯，言謝罪請盟之事，獻白玉十鼓，豐黃金千鑊，齊桓公曰：天子有命，寡人安

敢自尊，必煩煩王臣轉奏於王，方可。桓公即以所獻金玉轉送單子，致宋公取成之意。單子曰：苟君侯赦宥，有所藉手，

以復於天王，敢不如命。桓公乃使宋公修聘於周，畢竟歸到尊周，是方伯之事。然後再訂會期。單子辭齊侯而歸，齊與陳曹二君各

回本國，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凡事先要大題目立得好，便不怕沒有好文字。如算周朝王便是國霸大題目，管子先立定這個題目，便地步先立得高，腳跟先踏

得穩，更不怕跌仆也。齊桓人品看來，甚是平常，如親半登，容易牙在國則與婦人飲酒為樂，出外則以姬嬪自隨，欲改會期，欲進宋兵，誇言於甯戚，笑討

於子頑，皆碌碌無足稱，只有用賢一節，却不可及。棄仇而用管子舉火而甯戚敢用之勇，而任之專，不以小人之言而稍阻，此其所

以能成霸業也。齊桓初以王命布告之風，只有宋魯略大其餘皆小國也。若論秦晉諸國，並未顯然拒命，而并不告之，使會者蓋自度力量有所不

及也。約之而不來，則損名而害霸討之則不能取勝，或反有傷也。來則恐或有他變，而事不得成，故只以小國為名，亦屬易於集事。耳此乃乘人討便宜之著，不可不知。北杏之會，管子事事將就，蓋世亂已甚，王命久虛，齊初霸，斷人心未集，若不將就，難保有成也。

宋桓嘗莊是一樣沒分曉人宋桓來會欲定他也可肯會逃歸何足為定况齊奉王命糾合諸侯應為盟主己乃新立方賴會以定位而遠欲處尊可笑甚矣齊莊忘文之仇屢與齊襄共事不義之舉無不從命今齊桓以王命合諸侯卻反不來會行止顛倒情性乖張究竟胸中却全無成見只是沒分曉耳

凡有位而求在下之人才常易在下而求見知於有位常難其勢然也甯戚雖賢使非管子先察其不凡而勞以酒食收牛感賢何由而通於相君哉故在上者不留收羅而曰人才難得吾不信也

管子生平即識薦甯戚一節其賢真不可及以相國之尊數國君之寵種全齊之政抱不世之才而於馳驅道路車塵馬跡之間乃留心一飯牛之牧豎是何等胸襟是何等識見是何等度量昔人有詩云貴人昔朱貴成願顧寒微及有登極要何曾聞布衣子每

閱之不禁三歎

管仲既識甯戚使嘗數以自隨俟君至而面薦否則亦當作書遣使薦之於君乃計不出此而作書使其自投吾所不解若其非賢原不足用不薦可也既以為賢而薦之矣乃使之自言求佳啓人君輕士之心而失賢者進身之體此管子見識不到處也幸為隱

朋諫阻桓公怒平遂得君臣際遇耳使當時竟以語言挺撞之故而有不慮管子誤賢之過其何以自解乎

甯戚感之於桓公所者之不苟於進身如此用人者欲識人品之高下但須觀其進身之初則已慮過半矣

舉火爵甯戚足見齊桓之豁達大度用賢不疑所以成霸之根本也漢高以匹夫而得天下亦不過是此等身分耳

繪圖東周列國



殺子顏惠
王反正



擒傅瑕屬公復國



智荀息假塗滅虢

第二十五回



窮百里飼
牛拜相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殺子頽惠王反正

白下蔡 纂元放評點

話說齊桓公歸國管仲奏曰東邊以來豈強於鄭鄭滅東虢而都之東虢即秦陽前高後河右洛左濟虎牢之險聞於與西虢各國天下故在昔莊公恃之以伐宋兼許抗拒王師今又與楚為堂楚偕國也地大兵強吞噬漢陽諸國與周為敵君若欲

屏王室而霸諸侯非懷楚不可以前不說直至此時方說者蓋未會諸侯之先雖說亦無益耳欲懷楚必先得鄭桓公曰吾知鄭為中國之樞久欲收

之恨無計耳甯戚進曰鄭公子突為君二載祭足逐之而立子忽高湫彌弒忽而立子魯我先君殺子魯祭足又立子

儀祭足以臣逐君子儀以弟篡兄犯分逆倫皆當聲討犯分逆倫今子突在櫟日謀襲鄭日謀襲鄭情急可知况祭足已死鄭國

無人鄭國無人則易為力主公命一將往櫟送突入鄭則突必懷主公之德北面而朝齊矣北面而朝理勢可必一以桓公然

之遂命甯湏無引兵車二百乘屯於櫟城二十里之外甯湏無預遣人致齊侯之意鄭厲公突先聞祭足死信甯差心

腹到鄭國打聽消息忽聞齊侯遣兵送已歸國心中大喜出城遠接大排宴會二人殺話聞鄭國差人已轉回說祭仲

已死如今叔詹為上大夫甯湏無曰叔詹何人鄭伯笑曰治國之良非將才也差人又稟鄭城有一奇事南門之內有

一蛇長八尺青頭黃尾門外又有一蛇長丈餘紅頭綠尾闕於門闕之中三日三夜不分勝負國人觀者如市莫敢近

之後十七日內蛇被外蛇咬死外蛇竟奔入城至太廟之中忽然不見湏無父身賀鄭伯曰君位定矣鄭伯突曰何以

知之湏無曰鄭國外蛇即君也長丈餘君居長也內蛇子儀也長八尺弟也十七日鄭內蛇被傷外蛇入城者君出亡

以甲申之夏令當辛丑之夏恰十有七年矣內蛇傷死此子儀矣位之兆外蛇入於太廟君王宗祀之徵也我主方申

大義於天下將納君於正位蛇鬪適當其時殆天意乎鄭伯突曰誠如將軍之言沒世不敢負德甯湏無乃與鄭伯定

計夜襲大陵傅瑕率兵出戰兩下交鋒不虞甯湏無繞出背後先打破大陵插了齊國旂號傅瑕知力不敵只得下車

投降傅瑕不敵何不逃之鄭伯突銜傅瑕十七年相拒之恨咬牙切齒叱左右斬訖報來傅瑕大呼曰君不欲入鄭耶何為殺我

鄭伯突喚轉問之傅瑕曰君若赦臣一命臣願梟子儀之首鄭伯突曰汝有何策能殺子儀不過以甘言哄寡人欲脫

第

身歸鄭耳瑕曰當今鄭政皆叔詹所掌臣與叔詹至厚君能赦我我潛入鄭國與詹謀之子儀之有必獻於座下鄭伯
突大罵老賊奸詐焉敢誑吾君及汝汝入城汝將與叔詹起兵拒我矣賓湏無曰瑕之妻孥見在大陵可囚於櫟城為
質傳瑕叩頭求曰如臣失信誅臣妻子且指天日為誓鄭伯突乃從之傳瑕至鄭夜見叔詹詹見瑕大驚曰汝守大陵
何以至此瑕曰齊侯欲正鄭位命大將賓湏無統領大軍送公子突歸國大陵已失瑕連夜逃命至此齊兵曰晚當至
事在急危子能斬子儀之首開城迎之當貴可保從來篡弑之賊及壞奸賣國之徒都只為此四字耳抑知究竟難保徒落罵名耳亦免生靈塗炭轉禍為福
在此一時不然悔無及矣詹聞言嘿然良久曰吾向日原主迎立故君之議為祭仲所阻今祭仲已故是天助故君還
天必有咎但不知計將安出瑕曰可通信櫟城令速進兵子出城為拒敵子儀必臨城觀戰吾觀便闖之子引故君
入城大事定矣叔詹從其謀密使人致書於突傳瑕然後參見子儀訴以齊兵助突大陵失陷之事子儀大驚曰孤當
以重賂求救於楚待楚兵到日內外夾攻齊兵可退叔詹故緩其事過二日尚未發使往謀報櫟軍已至城下叔詹曰
臣當引兵出戰君同傳瑕登城固守子儀信以為然却說鄭伯突引兵先到叔詹略戰數合賓湏無引齊兵大進叔詹
回車便走傳瑕在城上大叫曰鄭師敗矣子儀素無膽勇便欲下城瑕從後刺之子儀死於城上叔詹叫開城門鄭伯
同賓湏無一同入城傳瑕先往清宮遇子儀二子俱殺之又是他去清宮賈主求索於斯為極迎突復位國人素附厲公歡聲振地厲公
厚賄賓湏無約以冬十月親至齊庭乞盟湏無辭歸厲公復位數日人心大定乃謂傳瑕曰汝守大陵十有七年力拒
寡人可謂忠於舊君矣今貪生畏死復為寡人而弑舊君汝心不可測也此句正是借說其實實寡人當為子儀報仇喝
令力士押出斬於市曹其妻孥姑赦弗誅鬚翁有詩嘆云

鄭突奸雄世所無 借人成事又行誅 傳瑕不受湏吏活

得忠名萬古呼

原繁當先贊立子儀恐其得罪稱疾告老厲公使人責之乃自縊而死厲公復治逐君之罪殺公子闕強鉅避於叔詹
之家叔詹為之求生乃免死刑其足公文定叔出奔衛國後三年厲公召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也祭足已死勿
論罪不及孥猶為厚道只是祭足大便宜耳叔詹仍為正卿堵叔師叔並為大夫鄭人謂之三良再說齊桓公知鄭伯突已復國衛曹二國
去冬亦曾請明發大合諸侯刑牲定約管仲曰君新舉霸事必以簡便為政必要簡便只是要人心樂從耳桓公曰簡便如何管仲曰

陳蔡和自北舌之後。事齊不貳。曹伯雖未會。已同伐宋之舉。此四國不必再煩奔走。惟宋衛未嘗與會。且當一見侯諸國齊心。方舉盟約可也。言未畢。忽傳報周王再遣單浮餘報宋之聘。已至衛國。管仲曰。宋可成矣。衛居道路之中。君當親至衛地。為會以報諸侯。桓公乃約宋衛鄭三國會於鄆地。衛地。連單浮餘侯共是五位。不用敵血揖讓而散。諸侯大悅。齊侯知人心悅從。乃大合宋魯陳衛鄭許諸國於幽地。宋敵血為盟。始定盟主之號。盟主至此始定。可見國伯之難。此周釐王三年之冬也。卻說楚文王能賞自得。媯立為夫人。寵幸無比。三年之內。生下二子。長曰能。薳次曰能。憚。媯雖在楚宮三載。從不與楚王說話。言之與節不知孰重。失節而不言淫婦情可恨。楚王怪之。一日問其不言之故。媯垂淚不答。楚王固請言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守節而死。又何面目向人言語乎。言訖淚下不止。胡曾先生有詩云。

息亡身入楚王家。回看春風一面花。感傷不言常掩淚。祇應翻恨有榮華。

楚王曰。此皆蔡獻舞之故。孤當為夫人報此仇也。獻舞。獻媚定為可仇。但不知滅其國而淫其妻者。為誰其仇之輕重。何似當是。如何報法。吾欲問之。夫人勿憂。乃與兵

伐蔡。入其郭。蔡侯獻舞肉袒伏罪。盡出其庫藏寶玉以賂楚師。方退。可見此仇只是得些賄賂便了。若果以為仇。及蓋口雖仇之。而心已德之矣。可見。適鄭伯突遣使告復國於楚。楚王曰。突復位二年。乃始告孤。慢孤甚矣。復與兵伐

鄭。鄭謝罪請成。楚王許之。周釐王四年。鄭伯突畏楚。不敢朝齊。齊桓公使人讓之。讓責。鄭伯使上卿叔詹如齊。謂桓公曰。敝邑困於楚兵。早夜城守。未獲負肩。是以未修歲事。君若能以威加楚君。君敢不朝夕立於齊廷乎。桓公惡其不遜。囚詹於重府。詹視隙逃回鄭國。自是鄭肯齊事楚。

沒世不敢忘德。只在話下。再說周釐王在位五年崩。子閔立。是為惠王。惠王之二年。楚文王能貨浮暴無政。喜於用兵。先年曾與巴君同伐申國。而驚擾巴師。巴君怒。遂襲那處。楚地。克之。

守將閔敖游涵水而遁。楚王殺閔敖。閔氏之族怨王。至是約巴人伐楚。願為內應。巴兵伐楚。楚王親將迎之。大戰於津。

不隄防。閔族數百人。假作楚軍。混入陣中。竟來跟尋楚王。楚軍大亂。巴兵乘之。遂大敗楚。楚王面頰中箭而奔。巴君不敢追。遂收兵回國。閔氏之族從之。遂為巴人。楚王回至方城。夜叩城門。鬻拳在門內。問曰。君得勝乎。楚王曰。敗矣。鬻拳

曰。自先王以來。楚兵戰無不勝。巴小國也。王自將而見敗。甯不為人笑乎。今黃州府不朝楚。王伐黃而勝。猶可自解。

遂閉門不納。國君兵敗。閣人不許入城。亦是千古奇事。楚王憤然謂軍士曰。此行再不勝。寡人不歸矣。乃移兵伐黃。王親鼓士卒。死戰。敗黃。

遂閉門不納。國君兵敗。閣人不許入城。亦是千古奇事。楚王憤然謂軍士曰。此行再不勝。寡人不歸矣。乃移兵伐黃。王親鼓士卒。死戰。敗黃。

遂閉門不納。國君兵敗。閣人不許入城。亦是千古奇事。楚王憤然謂軍士曰。此行再不勝。寡人不歸矣。乃移兵伐黃。王親鼓士卒。死戰。敗黃。

遂閉門不納。國君兵敗。閣人不許入城。亦是千古奇事。楚王憤然謂軍士曰。此行再不勝。寡人不歸矣。乃移兵伐黃。王親鼓士卒。死戰。敗黃。

遂閉門不納。國君兵敗。閣人不許入城。亦是千古奇事。楚王憤然謂軍士曰。此行再不勝。寡人不歸矣。乃移兵伐黃。王親鼓士卒。死戰。敗黃。

師於踏陵地是夜宿於營中夢息倏怒氣勃勃而前曰孤何罪而見殺又佔吾疆土淫吾妻室吾已請於上帝矣乃以手批楚王之頰自來報仇然楚王大叫一聲醒來箭瘡迸裂血流不止急傳令回軍至於湫地夜半而薨鬻拳迎喪歸楚長子熊羆嗣立鬻拳曰吾犯王二次謂兵諫及王不加誅吾敢偷生乎吾將從王於地下乃謂家人曰吾死必葬我經堂隄城使子孫知我守門也遂自剄而死蓋懼新君問其拒能羆憐之使其子孫世為大闢先儒左氏稱鬻拳為愛君史官有詩駁之曰

諫主如何敢用兵 閉門不納亦堪驚 若將此事稱忠愛 亂賊紛紛盡著名

鄭厲公聞楚文王凶信大喜曰吾無憂矣叔詹進曰臣聞依人者危臣人者辱今立國於齊楚之間不辱即危非長計也先君桓武及莊三世為王朝卿士是以冠冕列國征服諸侯今新王嗣統聞號晉二國朝王王為之饗醴設醴酒命有齊助也以幣物又賜王五穀為穀馬三匹君若不若朝貢於周若賴王之寵以修先世卿士之業雖有大國不患足也叔詹此詳厲公曰善乃遣大夫師叔如周請朝師叔回報周室大亂厲公曰亂形如何對曰昔周莊王嬖妾姚姬謂之王姚生子頹莊王愛之使大夫為國為之師傅子頹性好牛嘗養牛數百親自餵養詞以五穀被以文繡謂之文獸凡有出入僕從皆乘牛而行踰踏無忌又陰結大夫為國邊伯子禽祝跪詹父往來甚密詹王之世未嘗禁止今新王即位子頹恃在叔行驕橫益甚新王惡之乃裁抑其黨詹子禽祝跪詹父之田新王又因築苑囿於宮側為國有圍邊伯有室皆近王宮王俱取之以廣其囿又膳夫石速進膳不精王怒革其祿石速亦憾王故五大夫同石速作亂奉子頹為君以攻王賴周公忌父同召伯廖等死力拒敵眾不能取勝乃出奔於蘇先周武王時蘇忿生為王司寇有功謂之蘇公授以南陽之田為采地忿生死其子孫為狄所制乃叛王而事狄又不繳還采地於周桓王八年乃以蘇子之田異我先君莊公易我近周之田於是蘇子與周嫌隙益深衛侯朔惡周之立黔牟亦有夙怨蘇子因奉子頹奔衛同衛侯帥師伐王城衛既與齊同盟共變王室此時又助周公忌父戰敗同召伯廖等奉王出奔於駟即鄭邑易五大夫等尊子頹為王人心不服君若興兵納王此萬世之功也厲公曰善雖然子頹懦弱所恃者衛燕之眾耳五大夫無能為也寡人再使人以理諭之若悔禍反正免動干戈豈不美哉一面使人如駟迎王暫幸櫟邑因厲公尚居櫟十七年

宮室齊整故也。一面使人致書於王子頹。書曰。

突聞以臣犯君。謂之不忠。以弟好兄。謂之不順。不忠不順。天殃及之。王子誤聽奸臣之計。放逐其君。若能悔禍之延。奉迎天子。束身歸罪。不失當責。不然。退處一隅。比於藩服。猶可謝天下之口。惟王子速圖之。

子頹得書。猶豫未決。五大夫曰。騎虎者勢不能復。下豈有尊居萬乘而復退居臣位者。此鄭伯欺人之語。不可聽之。頹遂逐出鄭使。鄭厲公乃朝王於櫟。遂奉王襲入城。周取傅國寶器。復還櫟城。時惠王三年也。是冬。鄭厲公遣人約會西

號。公同起義兵。納王號。公許之。惠王四年之春。鄭號二君會兵於弭。鄭夏四月。同伐王城。鄭厲公親率兵攻南門。號公率兵攻北門。為國忙叩宮門。來見子頹。子頹因飼牛未畢。不即相見。醉生夢死人為國曰事急矣。乃假傳子頹之命。使

邊伯子禽祝跪。詹父登陲。守禦。周人不順。子頹聞王至。歡聲如雷。爭開城門迎接。為國方草國書。謀遣人往衛求救。書未寫就。聞鐘敲之聲。人報舊王已入城。坐朝矣。為國自刎而死。祝跪子禽死於亂軍之中。邊伯詹父被周人縛縛。獻功

子頹出奔西門。使石速押文牛為前隊。牛體肥行遲。悉為追兵所獲。與邊伯詹父一同斬首。醉生夢死人為國自送性命。取鬚翁有詩數子頹之惡云。

挾寵橫行。意未休。私交乘釁起奸謀。一年南面成何事。只合關門去飼牛。又有一詩說齊桓公既稱盟主。合偁義納玉。不應讓之鄭號也。詩云。

天子蒙塵无廟羞。紛紛鄭號効忠謀。如何仲父無遺策。卻讓當時第一籌。惠王復位。賞鄭虎牢。以東之地。及后之鞶鑑。王后之服。鞶帶以鑑為飾。賞西號公以酒泉之色。及酒爵數器。二君謝恩而歸。鄭厲公

於路得疾。歸國而薨。群臣奉世子捷即位。是為文公。周惠王五年。陳宣公疑公子禦寇謀殺之。公子完字敬仲。乃厲公之子。與禦寇相善。懼誅。奔齊。齊桓公拜為工正。工正。掌百官。一日。桓公就敬仲家飲酒。甚樂。天色已晚。索燭盡。敬仲辭

曰。臣止卜晝。未卜夜。不敢繼以燭也。桓公曰。敬仲有禮哉。贊歎而去。桓公以敬仲為賢。使食采于田。是為田氏之祖。是

年。魯莊公為圖婚之事。會齊大夫高儀於防地。卻說魯夫人文姜自齊襄公變後。日夜哀痛。想憶何謂。遂得嗽疾。內侍進皆醫察脈。文姜又曠之後。慈心難制。遂留宮醫飲食與之。私通。竟是全瓶梅中。李瓶兒一流人。後宮醫回國。文姜託言就醫。兩次如

宮館於宮醫之家。宮醫復薦人以自代。又是召不文姜老而愈淫然終以不及襄公為恨。周惠王四年秋七月文姜病愈劇遂薨於魯之別寢。臨終謂莊公曰：齊女令長成十八歲矣，汝當速娶以正六宮之位，萬勿拘終喪之制，使我九泉之下懸念不了。又曰：齊方圖伯汝謹事之，勿替世好言訖。而逝。莊公喪葬如常禮，薄儀遺命。其年便欲議婚，大夫曹胤曰：大喪在殯，未可驟也。請俟三年喪畢行之。莊公曰：吾母命我矣，乘喪則厭，終喪則遲，酌其中可也。遂以期年之後與高後申訂前約，請自如齊行納幣之禮。齊桓公亦以魯喪未終，請緩其期。齊桓霸氣直至惠王七年其議始定，以秋為吉。時莊公在位二十四年，年已三十，有七歲生，意欲取悅齊女，凡事極其奢侈。又念父桓公薨於齊國，今復娶齊女，心終不安。乃重丹桓公之楹，并刻其桐，欲以媚亡者之靈。大夫御孫切諫不聽。是夏莊公如齊親迎，至秋八月，姜氏至魯，立為夫人。是為哀姜。大夫宗婦之嬖，行見小君之禮，一際用幣。此亦極其奢侈取悅齊女中之一事耳御孫私歎曰：男習大者，玉帛小者，禽為以章物采，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而緣夫人亂之。文姜已然始其不終乎後哀姜以獄君見討果如御孫之言自姜氏歸魯後，齊魯之好愈固矣。齊桓公復同魯莊公合兵伐徐，伐戎，俱臣服於齊。鄭文公見齊勢愈大，恐其侵伐，遂遣言請盟，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齊桓圖霸之大題目。專在尊周。楚人恃其強大，吞強漢陽，與周為敵，是不攘楚。周室不可得而尊也。圖霸之第一著在奉王命，以合合諸侯。楚人僭號地大兵強，抗拒王命，是不攘楚。諸侯不可得而合也。是攘楚一事實為圖霸之樞紐。然第一著不先攘楚者，孤立無輔，兵力不足，故也。既經會盟，已有其基，而從齊至楚，鄭為要道。若不從鄭，則楚不可得而攘。是服鄭者又攘楚之樞紐也。而鄭為強國，地險兵精，又與楚黨，緩急有恃，是不得其隙，鄭不可得而服也。鄭不可服，則楚不可攘。楚不可攘，則周不可得而尊。而霸業遂不可得而就。前此之經營，均為虛耗心力矣。今而知鄭乃可服矣。鄭國有隙，故也。鄭國隙在故君子突在櫟，故也。鄭突何由而在？櫟祭足高，渠彌弑君，逐君而立子儀，故也。臣逐君而弟篡位，討逆而復其故君，盟主之事也。因其故君與其人而用之，則我之為力有人，急於得國而我助之，則其德我也。必深事半而功倍其是之謂矣。德我深則其從我也必固。鄭既從我而楚乃可得而攘矣。楚可得攘而周室乃可得而尊。霸業可得而成矣。譬如奕棋布局者，管子而下要子者，則首成也。首成之功，願不倖歟。鄭國三君之事，凡與弑逐之謀者，難遲速不同而皆不免於刑戮。固是天道好還，祭足秉政，尚權每次主議，實為罪魁，而獨得保有領以沒豈善惡之報亦有幸不幸耶。

人之受困也久，則其積怒也深。一日得志報之必盡，而不恤矣。傅瑕原繫于闕，強鉅等之或死，或則豈非鄭厲受困久而積怒深之故歟。

賢臣擇主而事為其可與共功名也。即篡弑之事雖無功名之可言，豈不為富貴地耶。子顏飼牛奴耳，不識天若為高地若為厚醉。

生夢死之人而為國等乃奉以為君遂行篡逐昔曾未幾日皆膺斧鉞之誅身死名滅為萬世笑豈非愚不知擇之故耶
齊桓國霸者在真周天子蒙塵臣肆惡論道理應是方伯勤王論時勢亦該盟主定霸管仲甯戚俱在不應失計如此當時或尚
別有隱情以因經史無文遂至今不可考耳
魯莊縱母如多妻中議婚者侈以悅齊女丹刻以媚亡靈婦見小君一舉用幣種種不經齊禮已甚而享國久遠竟以再終真是異
樣僥倖之事

第二十回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周惠王十年徐戎俱已臣服於齊鄭文公見齊勢愈大恐其侵伐遣使請盟乃復會宋魯陳鄭四國之君同盟於幽諸
國莫不歸心於齊齊桓公歸國大設宴以勞群臣酒至半酣鮑叔牙執卮至桓公之前滿斟為壽桓公曰樂哉今日之
飲已有驕滿之意若非鮑叔鮑叔牙曰臣聞明主賢臣雖樂不忘其憂臣願君毋忘出奔管仲毋忘檻囚甯戚毋忘飯
牛車下之日從頭直澆桓公遽起離席再拜曰寡人與諸大夫皆能毋忘此齊國社稷無窮之福也是日極歡而散忽
一日報周王遣召伯廖來到桓公迎接入館召伯廖宣惠王之命賜齊侯為方伯修太公之職得專征伐因言衛朔援
立子頹助逆犯順朕懷之十年乞今天討未彰煩伯廖為朕圖之惠王十一年齊桓公親率車徒伐衛時衛惠公朔先
薨子赤立已三年矣是為懿公懿公不問宋繇率兵接戰衛繇期逢大敗而歸桓公乃直抵城下宣揚王命數其罪狀
懿公曰然則先君之過與寡人無與也乃使其長子開方董吾吾五車納於齊軍求其講和免罪桓公曰先王之制罪
不及子孫苟違王命寡人何多求於衛耶公子開方見齊國強盛願任於齊齊侯曰子乃衛侯長子論次序當為國儲
奈何舍南面之尊而北面於寡人乎說得自開方對曰明公乃天下之賢侯倘得執鞭侍左右榮幸已甚豈不勝於為
君此乃遮飾之言齊桓公以開方為愛已拜為大夫寵之與豎貂易牙等齊人謂之三貴開方復言衛侯少女之美方
桓信說被他購過桓公一併事是什麼正經人衛惠公先曾以女媵齊此其妹也桓公遣使納幣求之為妾衛懿公不敢辭卻即送衛姬至齊
齊侯納之因以長衛姬少衛姬別之姊妹俱有寵髮翁有詩云

衛侯罪案重如山 奉命如何取賂還 漫說尊王申大義 到來功利在心間

話分兩頭却說晉國姬姓侯爵自周成王時翦桐葉為珪封其弟叔虞於此傳九世至穆侯穆侯生兩子長曰仇次曰

成師穆侯薨子仇立是為文侯文侯薨子昭侯立畏其叔父桓叔城師之強乃割曲沃以封之謂之曲沃伯改晉號曰翼謂之二晉昭侯立七年大夫潘父弑之而納曲沃伯翼人不受殺潘父而立昭侯之弟平是為孝侯孝侯之八年桓叔薨子臯立是為曲沃莊伯孝侯立十五年莊伯伐翼孝侯逆戰大敗為莊伯所殺翼人立其弟却是為鄂侯鄂侯立

二年率兵伐曲沃戰敗出奔隨國子光嗣位是為哀侯哀侯之二年莊伯薨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九年武公率其將韓萬梁宏伐翼哀侯逆戰被殺周桓王命卿士虢公林父立其弟緡是為小子侯小子侯立四年武公復誘而殺之遂并其國定都於絳仍號曰晉悉取晉庫藏寶器入於周獻於釐王釐王貪其賂遂命稱代以一軍萬二千

為一為晉侯可以賂買便算不得天子稱代凡立三十九年薨子危諸立是為晉獻公獻公急桓莊之族桓叔莊慮其為患大夫士為獻計散其黨因誘而盡殺之後日子孫自相殺正是報應獻公嘉其功命為大司空因使大城絳邑規模極其壯麗

比於大國之都先獻公為世子時娶賈姬賈國姬生地近絳州為妃久而無子又娶戎主之姪女曰狐姬生子曰重耳小戎允

姓之女生子曰夷吾當武公晚年求娶於齊齊桓公以宗女歸之是為齊姜時武公已老不能御女齊姜年少而美獻公悅而承之姜女顏色多美亦多喜淫豈風水使然耶與生一子私寄養於申氏因名申生獻公即位之年賈姬已薨遂立齊姜為夫人時

重耳已二十一歲矣夷吾年亦長於申生因申生是夫人之子論嫡庶不論長幼乃立申生為世子以大夫杜原款為太傅大夫里克為少傅相與輔導世子齊姜又生一女而卒獻公使納賈姬之姊曰賈君亦無子因以齊姜所生之女

使賈君育之此女即秦穆公夫人得姬也獻公十五年興兵伐驪戎姬姓男爵地在今西安府驪戎男請和納其二女於獻公長曰驪姬次曰少姬那驪姬生得貌比其媽妖同姐已智計千條詭詐有出在獻公前小忠小信賈媚取憐又時常參與政事十言九中

所以獻公寵愛無二二飲一食必與之俱踰年驪姬生一子名曰奚齊又踰年少姬亦生一子名曰卓子獻公既心惑驪姬又喜其有子遂忘齊姜一段恩情欲立驪姬為夫人使太卜郭偃以龜卜之郭偃獻兆其繇曰

專之渝

懷公之瑜

一薰一蕕

十年尚有臭

獻公曰何謂也郭偃曰渝者變也意所專尚心亦變亂故曰專之渝懷奪也瑜美也心變則美惡倒置故曰懷公之瑜卓之香者曰薰臭者曰穢香不勝臭穢氣久而未消故曰十年尚有臭也獻公一心溺愛驪姬不信其言更命史蘇妲

銘筮之難曰卜筮法疑在晉 得觀卦之六二爻詞曰

闢以來先有象後有數龜象也筮數也從筮不如從龜史蘇曰禮無二嫡諸侯不再娶所謂觀也繼稱夫人何以為正

不正何利之有一節周易爻詞凡言利負者皆當作如此解以易言之亦未見吉獻公曰若卜筮有定盡覓謀矣當初定要卜筮却是何心竟不聽史蘇

卜僮之言擇日告廟立驪姬為夫人少姬封為次妃史蘇私謂大夫里克曰晉國將亡奈何里克大驚問曰亡晉者何

人史蘇曰其驪戎乎里克不解其說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女妹喜歸之桀寵妹喜遂以亡夏殷辛伐有蘇

有蘇氏以女妲己歸之紂寵妲己遂以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女褒姒歸之幽王寵褒姒西周遂亡今晉伐驪

戎而獲其女又如寵焉不亡得乎適太卜郭偃亦至里克述史蘇之言郭偃曰晉亂而已亡則未也昔唐叔之封卜曰

尹正諸夏再造王國晉業方大何亡之患到底歸到卜筮却亦無所不驗里克曰若亂當在何時郭偃曰善惡之報不

出十年十者盈數也里克識其言於簡再說獻公愛驪姬欲立其子奚齊為嗣一日與驪姬言之驪姬心中甚欲只因

申生已立做世子無故更變恐群臣不服必然諫阻雖是小人然具有才又且重耳夷吾與申生相與友愛三公子俱

在左右若說而不行反被提防豈不誤事不中不發乃跪而對曰太子之立諸侯莫不聞且斷而無罪君必以妾母子

之故欲行廢立妾甯自殺獻公以為其心遂置不言獻公有嬖幸大夫二人曰梁五東關五並與獻公察聽外事挾寵

弄權晉人謂之二五又有優人名施者少年美姿伶利多智能言快語獻公允嬖之出入宮禁不知防範不知防範便

驪姬遂與施私通情好甚密因告以心腹之事謀離間三公子徐為奪嗣之計優施為之畫策必須以封疆為名使

三公子遠遠出鎮然後可居中行事然此事又必須外臣開口方見忠謀小人害人只出主意下手動今二五用事夫

人誠以金幣結之俾彼相與進言則主公無不聽矣驪姬乃出金帛付優施使分送二五優施先見梁五曰君夫人願

交懼於大夫使施致不腆之敬梁五大驚曰君夫人何須於我必有囑也子不言吾必不受優施乃盡以驪姬之謀告

之梁五曰必得東關五為助乃可施曰夫人亦有饋如大夫也於是同詣東關五之門三人做一處商議停當次日梁

五進言於獻公曰曲沃始封之地先君宗廟之所在也蒲今平陽與屈今吉地近戎狄邊疆之要地也此二邑者不可

無人以主之宗邑無主則民無畏威之心邊疆無主則戎狄有窺伺之意若使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分主蒲屈尚有

不^何知^之君居中制馭此磐石之安矣獻公曰世子出外可乎明曰東關五曰太子君之貳也曲沃國之貳也非太子其誰居之獻公曰曲沃則然矣蒲屈乃荒野之地如何可守驪姬東關五又曰不城則為荒野城之即為都邑二人又齊聲贊美曰一朝而增二都內可屏蔽封內而外可開拓疆宇晉自此益大矣晉獻還算明白其如小人獻公信其言使世子申生居曲沃以王宗邑太傅杜原款從行使重耳居蒲妻吾居屈以主邊疆狐毛孤突之從重耳於蒲呂飴甥從夷吾於屈又使趙夙為太子城曲沃比舊邑加高廣謂之新城使士為監築蒲屈二城士為聚新築士壹草元事或言恐不堅固士為笑曰數年之後此為仇敵何以固為因賦詩云

狐裘龍蒙茸

一國三公

吾誰適從

狐裘貴者之服龍茸亂貌言貴者之多喻嫡庶長幼無分別也士為預知驪姬必有奪嫡之謀故為此語申生與二公子俱遠居晉鄙惟奚齊早子在君左右驪姬益獻媚取寵以盡獻公之心驪翁有詩云

女色從來是禍根

驪姬寵愛獻公昏

空勞奮築疆場遠

不道干戈伏櫜門

時獻公新作二軍自將上軍使世子申生將下軍率領大夫趙夙畢萬攻取霍魏三國俱姬姓國地俱在平陽府滅之以取賜趙夙魏賜畢萬為采邑太子功益高驪姬忌之益甚而謀愈深且毒矣此事關過一邊卻說楚能驪能憚兄弟雖同是文夫人

人即息所生能憚才智勝於其兄為文夫人所愛國人亦推服之能驪既嗣位事在周惠二年心忌其弟每欲因事誅之以絕後患左右多有為能憚周旋者是以因適不決能驪急於政事專好遊獵在位三年無所施設能憚嫌隙已成私畜

死士乘其兄出獵襲而殺之以病號告於文夫人文夫人雖則心疑不欲明白其事遂使諸大夫擁立能憚為君是為

成王以能驪未嘗治國不成為君號為堵敖楚語謂木成君謂不以王禮葬之任其叔王子善為令尹即子元也子元自其兄

文王之死便有篡立之意兼慕其嫂何嘗是嫂只是思媯天下絕色欲與私通况能驪能憚二子年齒俱幼自恃尊行

全不在眼只畏大夫鬬伯比正直無私且多才智故此不敢縱肆至是周惠王十一年鬬伯比病卒子元竟無忌憚遂

於王宮之旁大築館舍每日歌舞奏樂歌舞奏樂非其所好何欲以蠱惑文夫人之意文夫人聞之問侍人曰宮外樂

舞之聲向來侍人曰此令尹之新館也文夫人曰先君舞予其意蓋曰先君善於以君武事以征諸侯是以朝貢不絕

舞予舞予何不效之

於庭不是使子獻賢今楚兵不至中國者十年矣令尹不圖雪恥不知殺其夫而而樂舞於未亡人之側該死久矣不

亦異乎侍人述其言於子元子曰婦人尚不忘中原我反忘之不伐鄭非丈夫也遂發兵車六百乘自為中軍闕御

疆關格建大梯為前隊王孫游王孫嘉為後隊浩浩蕩蕩殺奔鄭國而來鄭文公聞楚師大至急召百官商議堵叔曰

楚兵果盛未可敵也不如請成師叔曰吾與齊新盟齊必來救且宜堅壁以待之世子華年少方剛請首城一戰叔詹

曰二人之言吾取師叔然以臣愚見楚兵不久自退此所謂治國之良也鄭文公曰令尹自將安肯退乎叔詹曰自楚

加兵入國未有用六百乘者公子元操必勝之心欲以媚息夫人耳夫求勝者亦必異敗此句說透人情楚兵若來臣

自有計退之正商議間謀報楚師斬柎柎而進已破外郭入純門外郭將及達市郭內堵叔曰楚兵偏矣如行成不

可且奔柎以避之叔詹曰無懼也乃使甲士埋伏於城內大開城門街市百姓來往如常並無懼色闕御繯等前隊

先到見如此模樣城上絕無動靜心下疑惑謂闕御曰鄭閉暇如此必有詭計必吾入城不可輕進且待令尹來議之

遂離城五里紮住營寨洧史子元大兵已到闕御繯等重知城中如此子元親自登高阜處以望鄭城忽見旌旂整肅

甲士林立看了一回歎曰鄭有三良在其謀臣測萬一失利何面目見文夫人乎叫你用兵原是雅諷要看你戰法何

用兵有更探聽虛實方可攻城也次日後隊王孫游遣人來報說謀探得齊侯同宋魯二國諸侯親率大軍前來救鄭

闕將軍等不敢前進特候軍令准備迎敵子元大驚謂諸將曰諸侯若截吾去路吾腹背受敵必致損折吾侵鄭及於

達市可謂全勝矣乃暗傳號令人銜枚馬摘鈴是夜拔寨都起猶恐鄭兵追趕命勿撤軍幕仍建大旗以疑鄭人大軍

潛出鄭界乃始鳴鐘擊鼓唱凱歌而還先遣報文夫人曰令尹全勝而回矣夫人謝曰令尹若能殲敵成功宜宣示國

人以彰明罰告諸太廟以慰先王之靈未亡人何與焉子元大慙說得更解必白猶言是明漢戰與我看果有力量方

不楚王熊惲聞子元不戰而還自是有不悅之意卻說鄭叔詹親督軍士巡城徹夜不睡至曉望見楚幕指曰此空

營也楚師遁矣眾猶未信問何以知之叔詹曰暮乃大將所居鳴鉦設燄雷聲震動令見群鳥棲噪於上故知其為空

幕也吾度諸侯救兵必至楚先聞信是以遁耳未幾謀報諸侯救兵果到未及鄭境聞楚師已去各散回本國去了眾

始服叔詹之智鄭遣使致謝齊侯救援之勞自此感服齊國不敢懷貳再說楚子元自伐鄭無功內不自安謀害意

欲先通文夫人然後行事適文夫人有小恙子元假稱問安來至王宮遂移臥具寢處宮中三日不出在宮三日思婦
拒之其意可知三日而不放下手胆怯家甲數百環列宮外大夫關廉聞之闖入宮門直至臥榻見子元方對鏡整鬢
可知這等人要偷嬖人嬖人自是不肯家甲數百環列宮外大夫關廉聞之闖入宮門直至臥榻見子元方對鏡整鬢
讓之曰此豈人臣偷沐之所耶令尹宜速退子元曰此吾家宮室與射師廉何與關廉曰王侯之貴弟兄不得通屬令
尹雖弟亦人臣也人臣過關則下過廟則趨咳唾其地猶為不敬況寢處乎且寡夫人密邇於此既是密邇越發容
不下手終不然想男女別嫌令尹豈未聞耶子元大怒曰楚國之政在吾掌握汝何敢多言命左右梏其手拘於廡下
息媯自來就耶不不放出宮文夫人使侍人告急於關伯比之子關穀音於菟音使其入宮靖難見他不在行關穀於菟密奏楚王約
會關梧關御疆及其子關班半夜率申以圍王宮將家申亂欲成俱驚散子元方擁宮人醉寢夢中驚起仗劍而出恰
遇關班亦仗劍而入子元喝曰作亂乃孺子耶關班曰我非作亂特來誅亂者耳兩下就在宮中爭戰不數合關御疆
關梧齊到子元度不能勝奮門欲走被關班一劍砍下頭來關穀於菟將關廉開棺放出一齊至文夫人寢室之外稽
首問安而退次早楚成王能憚御殿百官朝見已畢楚王命滅子元之家榜其罪狀於通衢鬻爵論公子元欲盡文夫
人之事有詩曰

堪嗟色膽大於身 不論尊兮不論親 莫怪狂且輕動念 楚夫人是甚夫人

却說關穀於菟之祖曰關若教娶鄆子之女鄆在德安府安陸縣生關伯比若教卒伯比尚幼隨母居於鄆國往來宮中鄆夫人
愛之如子鄆夫人有女與伯比為表兄妹之親自小宮中作伴遊耍長亦不禁遂成私情鄆女有孕鄆夫人方纔知覺
乃禁絕伯比不許入宮使其女詐稱有病屏居一室及期已滿產下一子鄆夫人潛使侍人用衣服包裹將出宮外棄
於夢澤之中意欲瞞過鄆子且不欲揚其女之醜名也伯比羞慙與其母歸於楚國去訖其時鄆子適往夢澤田獵見
澤中有猛虎踞踞使左右放箭箭從旁落一矢不中其虎全不動憚鄆子心疑使人至澤祭之回報虎方抱一嬰兒喂
之以乳見人亦不畏避鄆子曰是神物不可驚之獵畢而歸謂夫人曰適至夢澤見一奇事夫人問曰何事鄆子遂將
猛虎乳兒之事述了一遍夫人曰夫君不知此兒乃妾所棄也鄆子駭然曰夫人安得此兒而棄之夫人曰夫君勿罪
此兒實吾妾與關錫所生妾恐污吾女之名故命侍者棄於夢澤妾聞姜姬履巨人跡而生子棄之水上飛鳥以翼覆

之姜嫄以為神收養成人名之曰棄官為后稷遂為周代之祖此兒既有虎乳之異必是大貴人也即子從之使人收
回命其女撫養踰年送其女於楚與鬬伯比成親楚人聊談呼乳曰穀呼虎曰於兔取乳虎為義名其子曰穀於菟表
字子文今雲夢縣有於菟鄉即子文生處也穀於菟既長有安民治國之才緯武經文之略父伯比仕楚乃太公之吏
為大夫伯比死穀於菟嗣為大夫及子元之死令尹官缺楚王欲用鬬廉鬬廉辭曰方今與楚為敵者齊也齊用管仲
甯戚國富兵強臣才非管甯之流明矣王欲改紀楚政與中原抗衡非鬬穀於菟不可百官齊聲保奏必須此人方稱
其職楚王准奏遂拜鬬穀於菟為令尹楚王曰齊用管仲號為仲父今穀於菟尊顯於楚亦當字之乃呼為子文而不
名周惠王之十三年也子文既為令尹倡言曰國家之禍皆緣君弱臣強所致凡百官采邑皆以半納還公家子文先
於鬬氏行之諸人不敢不從又以郢城今荆州府江陵縣南極湘潭北據漢江形勝之地自丹陽在丹陽也徙都之號曰郢
都治兵訓武進賢任能以公族屈完為賢使為大夫備有許多賢才天心真有偏愛族人鬬章才而有智使與諸鬬同治軍旅以其子
鬬班為申公稱公楚國大治齊桓公聞楚王任賢圖治恐其爭勝中原欲起諸侯之兵伐楚問管仲對曰楚稱
王南海地大兵強周天子不能制今又任子文為政四境安堵非可以兵威得志也未任子文時頗有間隙何不乘而威之管子亦頗失算且君
新得諸侯非有存亡興滅之德深入人心恐諸侯之兵不為我用今當益廣威德待時而動方保萬全桓公曰自我先
君孰尤世之仇翦滅紀國奄有其地國名姜姓地在今東平州為紀附庸至今未服寡人欲并滅之何如管仲曰鄆雖小國其先
孫為齊同姓滅同姓非義也君可命王子成父率大軍巡視紀城示以欲伐之狀鄆必畏而來降是無滅親之名而有
得地之實矣桓公用其策鄆君果畏懼而求降桓公曰仲父之謀百不失一君臣正計議國事忽近臣來報燕國被山
戎用兵侵伐特遣人求救管仲曰君欲伐楚必先定戎戎患既熄乃可專事於南方矣畢竟桓公如何服戎且聽下回
分解

分解

衛朔助逆犯順罪誠應討齊既以納王之功讓之鄭虢又不討衛罪失盟主之義矣周王既懷之於心乃不及衛朔之世討正其罪
直至十年之後子赤已立三年然後厲之齊桓此等事甚不可解

開方衛懿長子應為國儲齊雖強盛仕之不過為大夫耳其不及南面為君之榮也明甚聞方又非賢者安能慕齊桓之賢而欲親
近耶則其所以仕齊者必有不合於衛懿欲借此以避之否則或儲位未定欲借重於齊桓不然則別有所希冀耳管子曰非人情
不可近真明達事理之言也

也。晉獻欲立驪姬其端處固不必言卜而又筮欲決疑也既卜筮矣而又不從其言何如并不卜筮之為愈乎溺愛者不明誠哉斯語也。從來嬖女之犯姦由於丈夫之疎縱驪姬何人優施何人防之猶患其不免况不防乎驪姬二人之得以成姦即謂晉獻導之可也。凡小人之欲行其姦無不先故反其心以取信待人之信其無他而後行其害人之術則萬無一失矣只是驪姬婦人却從何處將此法學得爛熟。

小人之害人姦計自不消說然亦須有一副便佞之口才以助之方行得去只看二五之謀遣三公子一連幾個轉變便將無理事說得甚是好聽豈不可畏。

忽焉淫婦為他爭禮於祭畧得丈夫圖滅身亡反替仇人稱未亡人不知是什麼節義想其緣故正如冬貓一般只是鑽熱窩門耳子元欲與息婦行淫只消殺計用強他便自然肯了何消速打周方虛張聲勢反惹得他拿班做勢了若以予言為過請問能賞當日有甚三媒六證行財卜聘娶來的正配夫人呢。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兪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

話說山戎乃北戎之一種國於令支今支音零枝即今永平府遷安縣地亦曰離支其西為燕其東南為齊魯令支界于三國之間恃其地險兵強不臣不貢屢犯中國先時曾侵齊界為鄭公子忽所敗至是聞齊侯圖伯遼統戎兵萬騎侵擾燕國欲絕其通齊之路燕莊公抵敵不住遣人走開道告急于齊齊桓公問于管仲管仲對曰方今為患南有楚北有戎西有狄此皆中國之憂盟主之責也可見盟主源即戎不病燕猶思膺之况燕人被師又求救乎桓公乃率師救燕師過濟水魯莊公迎之于魯濟濟水界齊魯之中桓公告以伐戎之事魯侯曰君翦豺狼以靖北方敝邑均受其賜豈惟燕人寡人願索敵賦以從為齊濟來為齊濟桓公曰北方險遠之地寡人不敢勞君王趾要他去的是若遂有功君之靈也不然而借兵于君未晚魯侯曰敬諾桓公別了魯侯望西北進發卻說令支子名密盧蹂躪燕境已及二月擄掠子女不可勝計聞齊師大至解圍而去桓公兵至薊門關今薊州燕莊公出迎謝齊侯遠救之勞管仲曰山戎得志而去未經挫折我兵若退戎兵必然又來不經挫折斷不放心不如乘此伐之以除此一方之患可也桓公曰善燕莊公請率本國之兵為前隊一個領出力桓公曰燕方經兵困何忍復令衝鋒一個不要他出君姑將後軍為寡人聲勢足矣燕莊公曰此去東八十里國名無終今玉田雖戎種不附山戎可以招致使為嚮導桓公乃大出金帛遣公孫隰朋名之無終子即遣大將虎兒斑率領騎兵二千前來助戰桓公復厚賞之或人貪利不厚賞使為前隊約行將二百里桓公見

山路逼險問于燕伯曰此地名葵茲乃北戎出入之要路也桓公與管仲商議將輜重資糧分其一半屯聚于葵茲甚令士卒伐木築土為關留鮑叔牙把守委以轉運之事有他把守運轉休兵三日汰下疲病只用精壯亦說得

卻說令支子密盧聞齊兵來伐召其將速買計議速買曰彼兵遠來疲困乘其安營未定突然衝之可獲全勝是可見

我人本密盧與之三千騎速買傳下號令四散埋伏於山谷之中只等齊兵到來行事虎兒斑前隊先到速買口引百餘騎迎敵虎兒斑奮勇手持長柄鐵爪錐望速買當頭便打速買大叫且慢來亦挺大桿刀相迎略鬪數合速買詐敗引入林中一聲呼哨山谷皆應把虎兒斑之兵截為兩段虎兒斑死戰馬復被傷束手待縛恰遇齊侯大軍已到王子

成父大逞神威殺散速買之兵將虎兒斑救出速買大敗而去虎兒斑先領戎兵多有損折來見桓公面有愧色桓公曰勝負常事將軍勿以為意乃以名馬賜之如此用人即稱虎兒斑感謝不已大軍東追三十里地名伏龍山桓公和

燕莊公結寨於山上王子成父賓須無立二寨于山下皆以大軍聯絡為城巡警甚嚴次日令支子密盧親自帶領速買引著騎兵萬餘前來挑戰一連衝突數次皆被車城隔住不能得入必是這等方延至午後管仲在山頭望見戎兵

漸漸稀少皆下馬臥地口中謾罵管仲撫虎兒斑之背曰將軍今日可雪耻也虎兒斑應諾車城開處虎兒斑引本國人馬飛奔殺出隰朋曰恐戎兵有計管仲曰吾已料之矣即命王子成父率一軍出左賓須無率一軍出右兩路接應

專殺伏兵原來山戎慣用埋伏之計見齊兵聲壁不動乃伏兵于谷中故意下馬謾罵以誘齊兵虎兒斑馬頭到處戎兵皆棄馬而奔虎兒斑正欲追趕聞大寨鳴金即時勒馬而回密盧見虎兒斑不來追趕一聲呼哨招引谷中人馬指

望悉力來攻卻被王子成父和賓須無兩路兵到殺得七零八落戎兵又大敗而回乾折了許多馬匹速買獻計曰齊欲進兵必緣黃臺山谷口而入吾將木石擋斷外面多掘坑塹以重兵守之亦是一策雖有百萬之眾不能飛越也伏

龍山二十餘里皆無水泉必仰汲于濡水濡水從崖外來若將濡流攔斷彼軍中乏水飲必亂亂則必潰亦是行兵好

見戎兵退後一連三日不見動靜心下懷疑使諜者探聽探聽軍情回言黃臺山大路已塞斷了管仲乃召虎兒斑問曰尚有別徑可入否虎兒斑曰此去黃臺山不過十五里便可以直搗其國若要尋別徑須從西南打大寬轉錄之

蘇嶺抄出青山口復轉東數里方是令支巢穴行軍必預嚮導正但山高路險車馬不便轉動耳正商議間牙將連擊

稟道戎主斷吾及道軍中之水如何虎兒斑曰芝麻嶺一派都是山路非數日不到若無水攜哉亦自難往桓公傳令

教軍士鑿山取水先得水者重賞公孫隰朋進曰臣聞蟻穴居知水當視蟻蛭處掘之軍士各處搜尋並無蟻蛭又來

稟復隰朋曰蟻冬則就暖居山之陽夏則就涼居山之陰今冬月必於山之陽却博物格不可亂掘軍士如其言果

于山腰掘得水泉其味清冽桓公曰隰朋可謂聖矣因號其泉曰聖泉伏龍山改為龍泉山軍中得水歡呼相慶密盧

打聽得齊軍未嘗乏水大駭曰中國豈有神助耶不知博物齊兵雖然有水然涉遠而來糧必不繼吾堅守不

戰亦是一策彼糧盡自然退矣密盧從之管仲使賓須無假託轉回荅茲取糧卻用虎兒斑領路引一軍取芝麻嶺進

發以六日為期卻教牙將連擊日往黃臺山挑戰以綴密盧之兵使之不疑如此六日戎兵並不接戰管仲曰以日計

之賓將軍西路將達矣彼既不戰我不可以坐守乃使士卒各負一囊貫土其中先使人駕空車二百乘前探過塹坑

處即以土囊填滿大軍直至谷口發聲一喊齊將水石搬運而進密盧自以為無患北大陳市人想是日與連貫飲酒

為樂忽聞齊軍殺入連忙跨馬迎敵未及交鋒戎兵報西路又有敵軍殺到連貫知小路有失無心戀戰保著密盧望

東南而走賓須無追趕數里見山路崎嶇戎人馳馬如飛不及而還馬匹器仗牛牛帳幕之類遺棄無算俱為齊有奪

還燕國子女不可勝計令支國人從未見此兵威無不望風迎降于馬首桓公一一撫慰分付不許殺戮降夷一

人甚得桓公大悅桓公召降戎問曰汝主此去當投何國降戎曰我國與孤竹為隣素相親睦近亦曾遣人乞師未

到此行必投孤竹也桓公問孤竹強弱并路之遠近降戎曰孤竹乃東南大國自商朝便有城郭從此去約百餘里有

溪名曰卑耳過溪便是孤竹界內但山路險峻難行耳桓公曰孤竹黨山戎為暴既在密邇宜前討之適鮑叔牙遣牙

將高黑運乾糧五十車到桓公即留高黑軍前聽用於降戎中挑選精壯千人付虎兒斑帳下以補前損折之數休兵

三日然後起程卻說密盧等行至孤竹見其主答里阿哭倒在地備言齊兵恃強侵奪我國意欲乞兵報仇答里阿曰

俺這里正欲起兵相助因有小恙遲這幾日不意你喫了大虧此處有卑耳之溪深不可渡俺這裏將竹筏盡行拘回

港中齊兵插翅亦飛不過俟他退兵之後俺和你領兵殺去即前曾子所云未經恢復你的疆土豈不穩便大將黃

沈元帥曰：恐彼造筏而渡，宜以兵守溪口。晝夜巡行，方保無事。答里阿曰：彼若造筏，吾豈不知？遂不聽。黃花之言再說。齊桓公大軍起程，行不十里，望見頑山連路，怪石嵯峨，草木蒙茸，竹箐塞路，有詩為證。

盤盤曲曲接青雲，怪石嵯峨路不分。任是胡兒須下馬，還愁石窟有山君。

管仲教以硫黃燭硝引火之物，撒入草樹之間，放起火來，必剝剝燒得一片聲響。真個草木無根，孤兔絕影。火光透

天，五日夜不絕。火熄之後，命擊山開道，以便進車。諸將喜稱山高且險，車行費力。管仲曰：戎馬便於馳驅，惟車可以制

之。乃製上山下山之歌，使軍人歌之。上山歌曰：

山巖莫兮路盤盤，木漣漣兮頑石如欄。雲薄薄兮日生寒，我驅車兮上巉峽。風伯為馭兮，兪兒操竿如飛鳥兮生羽。

輪音陟彼山巖兮不為難。

下山歌曰

上山難兮下山易，輪如環兮蹄如墜。聲鞞鞞兮人吐氣，歷幾盤兮頃刻而平地。擣彼戎盧兮，消烽燧。勒勒孤竹兮，億

萬世

人夫唱起歌來，你唱我和。輪轉如飛，桓公與管仲隰朋等登車，身之巔觀其上下之勢。桓公歎曰：寡人今日知人力可

以歌取也。管仲對曰：臣昔在檻車之時，恐魯人見追，亦作歌以教軍夫樂而忘倦。遂有兼程之功。桓公曰：其故何也？對

曰：凡人勞其形者疲，其神悅其神者忘。其形二語說得遠，試看手藝人每桓公曰：仲父適達人情，一至於此。於是催

趨車仗。一齊進發行過了幾處山頭，又上一嶺，只見前而大小車輛俱墜塞不進。軍士稟稱兩邊天生石壁，中間一徑

止容單騎，不通車輛。桓公面乃懼色，謂管仲曰：此處倘有伏兵，吾必敗矣。正在躊躇，忽見山凹裏走出一件東西來，桓

公睜眼看之，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約長一尺有餘，朱衣玄冠，赤着兩腳，向桓公面前再三拱揖，如相迓之狀。然後以右

手樞衣，竟向石壁中間疾馳而去。桓公大驚，問管仲曰：卿有所見乎？管仲曰：臣無所見。桓公述其形狀，管仲曰：此正臣

所製歌詞中兪兒者是也。桓公曰：兪兒若何？管仲曰：臣聞北方有登山之神，名曰兪兒，有霸王之主，則出見君之所

見，其殆是乎？拱揖相迓者，欲君往伐也。樞衣者，示前有水也。右手者，水右必深，教君以向左也。髯翁有詩論管仲識兪

兒之事詩云

春秋典籍數而知 仲父何從識俞兒 豈有異人傳異事 張華博物總堪

管仲又曰既有水阻幸石壁可守且屯軍山上使人探明水勢然後進兵探水者去之良久回報下山不五里即卑且溪溪水大而且深雖冬不竭原有竹筏以渡今被戎主拘收矣右去水愈深不啻又餘若從左而行約去三里水面雖潤而淺涉之沒不及膝桓公撫掌曰俞兒之兆驗矣燕莊公曰卑耳溪不聞有淺處可涉此殆神助君侯成功也桓公曰此去孤竹城有路多少燕莊公曰過溪東去先圍子山次馬鞭山又次雙子山三山連絡約三十里此乃商朝孤竹三君之墓過了三山更二十五里便是無棣城即孤竹國君之都也虎兒斑請率本部兵先涉管仲曰兵行一處萬一遇敵進退兩難須分兩路而行以精器又穩當其精者乃令軍人伐竹以簾貫之頃刻之間成筏數百留下車輛以為載筏軍士牽之下了山頭將軍馬分為二隊王子成父同高黑引著一軍從右乘筏而渡為正兵公子開方暨貉隨者齊桓公親自接應賓須無同虎兒斑引著一軍從左涉水而渡為奇兵管仲同連擊隨着燕莊公接應俱于圍子山下取齊卻說答里阿在無棣城中不知齊兵去來消息差小番到溪中打聽見滿溪俱是竹筏兵馬紛紛而渡慌忙報知城中答里阿大驚即命黃花元帥率兵五千拒敵密盧曰俺在此無功願引速買為前部黃花元帥曰屢敗之人難與同事輕薄之言其實可恨跨馬逕行答里阿謂密盧曰西北圍子山乃東來要路相煩賢君臣把守就便接應俺這裏隨後也到密盧口雖應諾卻怪黃花元帥輕薄了他心中頗有不悅之意人却要不悅却設黃花元帥兵未到溪口便遇了高黑前隊兩下接住廝殺高黑戰黃花不過卻待要走王子成父已到黃花撤了高黑便與王子成父廝殺大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後面齊侯大軍俱到公子開方在右豐器在左一齊掩上黃花元帥心慌棄軍而走五千人馬被齊兵掩殺大半餘者盡降黃花軍騎奔逃將近圍子山見兵馬如林都打着齊燕無煞三國旗號乃是賓須無等涉水而渡先據了圍子山了黃花不敢過山棄了馬匹扮作採樵之人從小路爬山得脫齊桓公大勝進兵至圍子山與左路軍馬做一處列營再議征進却說密盧引軍剛到馬鞭山前哨報道圍子山已被齊軍所占只得就馬鞭山屯紮黃花元帥逃命至馬鞭山認做自家軍馬投入營中却是密盧密盧曰元帥屢勝之將何以單身至此乘機報仇令人難堪况黃

花羞慚無極。素酒食不得。與以炒麥一升。又索馬騎。與之漏蹄。黃花大恨。人人要恨。不獨黃花也。回至無棣城。見答里阿。請兵報

仇。答里阿曰。吾不聽元帥之言。以至如此。黃花曰。齊侯所恨。在于今支。今日之計。惟有斬密盧君。臣之首。獻于齊君。與

之講和。可不戰而退。雖是官報。私仇實却。未嘗不是。答里阿曰。密盧窮而歸我。何忍賣之。宰相元律古進曰。臣有一計。可以反敗為

功。答里阿問何計。元律古曰。國之北有地名曰旱海。又謂之迷谷。乃砂磧之地。一望無水草。從來國人死者棄之于此。

白骨相望。白晝常見鬼。又時時發冷風。風過處。人馬俱不能存立。中人毛髮輒死。又風砂刮起。咫尺不辨。若誤入迷谷。

路。紆曲難認。急不能出。兼有毒蛇。猛獸之患。誠得一人詐降。誘至彼地。不須廝殺。管取死亡八九。吾等整頓軍馬。坐

待其敵。豈非妙計。答里阿曰。魯兵安肯至彼乎。元律古曰。主公同宮眷。暫伏陽山。孤竹之東南令城中百姓俱到山谷。避兵

空其城市。然後使降人告於齊侯。只說吾主逃往砂磧。借兵彼必來追趕。墮吾計矣。黃花元帥欣然。願往更與騎兵千

人依計而行。黃花元帥在路思想。不斬密盧之首。齊侯如何肯信。若使成功。主公亦必不加罪。遂至馬鞭山。來見密盧。

却說密盧正與齊兵相持未決。且喜黃花救兵來到。欣然出迎。黃花出其不意。即於馬上斬密盧之首。連買大怒。綽刀

上馬。來關黃花。兩家軍馬各助其主。自相擊鬪。互有殺傷。速買料不能勝。單刀獨馬。遶蕪虎兒。斑營中投降。虎兒斑不

信。叱軍士縛而斬之。可憐令支國君。只因侵擾中原。一朝俱死於非命。豈不哀哉。史官有詩云。

山有黃臺水有濡。周圍百里令支居。燕山函獲今何在。國滅身亡可歎吁。

黃花元帥并有密盧之眾。直奔齊君。獻上密盧首級。備言國主傾國逃去砂磧。與外國借兵報仇。臣勸之投降不聽。今

自斬密盧之首。投於帳下。乞收為小卒。情愿率本部人馬。為嚮導。追趕國主。以効微功。桓公見了密盧首級。不蘇不信。

即用黃花為前部。引大軍進發。直抵無棣。果是個空城。益信其言。為不認。誠恐答里阿去遠。止留燕莊公兵一枝守城。

其餘盡發。連夜追襲黃花。請先行探路。桓公使高黑同之大軍繼後。已到砂磧。桓公催軍速進。行了許久。不見黃花消

息。看看天晚。但見白茫茫一片平沙。黑黯黯千重慘霧。冷淒淒數層啼鬼。亂颯颯幾陣悲風。寒氣逼人。毛骨俱悚。狂飆

刮地。人馬俱驚。軍馬多有中惡而倒者。時桓公與管仲並馬而行。仲謂桓公曰。臣久聞北方有旱海。是極利害之處。恐此是也。何不早些探聽。幾陷於危。偵探不明之故也。不可前行。桓公急教傳令收軍前後隊。已自相失。帶來火種。遇風即滅。吹之不燃。管仲

保着桓公。帶轉馬頭。急走。隨行軍士。各各敲金擊鼓。一來以屏陰氣。二來使各隊聞聲來集。只見天昏地慘。東南西北。茫然不辨。不知走了多少路。且喜風息霧散。空中現出半輪新月。眾將聞金鼓之聲。追隨而至。紮一處。挨到天曉。計點眾將。不缺。止不見隰朋一人。其軍馬七斷八續。損折無數。幸而隆冬閉蟄。毒蛇不出。軍聲喧鬧。猛獸潛藏。這等去處。不難保。萬全也。真個不死帶傷。所存無幾矣。管仲見山谷險惡。絕無人行。急教尋路出去。奈東冲西撞。盤盤曲曲。全無出路。桓公心下早已著忙。管仲進曰。臣聞老馬識途。無終與山戎連界。其馬多從漠北而來。可使虎兒斑擇老馬。數頭觀其所往而隨之。宜可得路也。以是博物之驗。桓公依其言。取老馬數匹。縱之先行。妥妥曲曲。送出谷口。驛翁有詩。

蟻能知水馬知途

異類能將危困扶

堪笑淺夫多自用

誰能舍己聽忠謀

再說黃花元帥引齊將高黑先行。逕走陽山一路。高黑不見後隊大軍來到。教黃花暫住等候。一齊進發。黃花只顧催趙高黑心疑。勒馬不行。被黃花執之。來見孤竹主。答里阿黃花踰過殺密虛之事。只說密虛在馬鞭山兵敗被殺。臣用詐降之計。已誘齊侯大軍陷於旱海。又擒得齊將高黑在此。聽憑發落。答里阿謂高黑曰。汝若投降。吾當重用。高黑睜目大罵曰。吾世受齊恩。安肯臣汝。汝羊哉。又罵黃花。汝誘吾至此。我一身死不足惜。吾主兵到。汝君臣國亡。身死只在早晚。教你悔之無及。黃花大怒。拔劍親斬其首。真忠臣也。答里阿再整軍容。來奪無棣城。燕莊公因兵少。城空不能固守。令人四面放火。乘亂殺出。直退回圓子山下寨。再說齊桓公大軍出了迷谷行不十里。遇見一枝軍馬。使人探之。乃公孫隰朋也。於是合兵一處。逕奔無棣城。來一路看見百姓扶老攜幼。紛紛行走。管仲使人問之。答曰。孤竹主逐去燕兵。已回城中。吾等向避山谷。今亦歸井里耳。管仲曰。臣有計破之矣。乃使虎兒斑選心腹軍士數人。假扮做城中百姓。隨着眾人混入城中。只待夜半舉火為應。虎兒斑依計去後。管仲使豎貂攻打南門。連擊攻打西門。公子開方攻打東門。只留北門與他做走路。却教王子成父和隰朋分作兩路埋伏於北門之外。口等答里阿出城。截住擒殺。管仲與齊桓公離城十里下寨。時答里阿方救滅城中之火。招回百姓復業。一面使黃花整頓兵馬。以備廝殺。是夜黃昏時候。忽聞敲聲四響。報言齊兵已到。將城門圍住。黃花不意齊兵即至。大吃一驚。驅率軍民登城守望。延至半夜。城中四五路火起。黃花使人搜索放火之人。虎兒斑率十餘人。逕至南門。將城門砍開放。豎貂軍馬入來。黃花知事不濟。扶答里阿

上馬寬路奔走。開北路無兵乃開北門而去。行不一里但見火把縱橫鼓聲震地。王子成父和隰朋兩路軍馬殺來。開方豎豨虎斑兒得了城池亦各統兵追襲。黃元帥死戰良久力盡被殺。答里阿為王子成父所獲。元律古死於亂兵之中。至天明迎接桓公入城。桓公數答里阿助惡之罪。親斬其首。懸之北門。以警戎夷。安撫百姓。戎人言高黑不屈被殺之事。桓公十分歎息。即命錄其忠節。待回國再議。郵典燕莊公聞齊侯勝兵入城亦自圍于山。飛馬來會。稱賀已畢。桓公曰。寡人赴君之急。跋涉千里。幸而成功。令支孤竹一朝殄滅。闢地五百里。燕寡人非能越國而有之也。請以益君之封。燕莊公曰。寡人藉君之靈。得保社稷足矣。敢望益地。惟君建置之。桓公曰。北陸僻遠。若更立夷種。必然復叛。君其勿辭。東道已通。勉修先公之業。貢獻于周。長為北藩。寡人與有榮施矣。說得明處得當。歸到尊周方是懷燕伯乃不敢。變本意不然只是與隣邦効力耳。燕伯乃不敢辭。桓公即無棣城大賞三軍。以無終國有助戰之功。命以小泉山下之田界之。小泉山今在虎兒斑拜謝先歸桓公休。五田縣東北。兵五日而行。再渡卑耳之溪。於石壁取下車輜。整頓停當。緩緩而行。見令支一路荒煙餘燼。不覺慘然。謂燕伯曰。戎主無道。殃及草木。不可不戒。鮑叔牙自葵茲關來迎桓公曰。餉饋不乏。皆大夫之功也。又分付燕伯。設戍葵茲關。遂將齊兵撤回。燕伯送桓公出境。戀戀不舍。不覺送入齊界。去燕界五十餘里。桓公曰。自古諸侯相送。不出境外。寡人不可無禮于燕君。乃割地至所送之處。界燕。此是齊桓始達。他人不能。以為謝過之意。燕伯苦辭不允。只得受地而還。在其地築城。名曰燕留。地今在滄州長蘆縣東北。言留齊侯之德於燕也。燕自此西北增地五百里。東增地五十餘里。始為北方大國。諸侯因桓公救燕。又不貪其地。莫不稟齊之威。感齊之德。史官有詩云。

千里提兵治犬羊 要將職貢達周王 休言黷武非良策 尊攘須知定一匡

桓公還至魯濟。魯莊公迎勞於水次。設享稱賀。桓公以莊公親厚。特分二戎。因獲之半以贈魯。這只是人情好看耳。燕亦可見其不貪不吝。莊公知管仲有采邑。名曰小穀。在魚界首。乃發丁夫代為築城。以悅管仲之意。時魯莊公三十二年。周惠王之十五年。也是年秋八月。魯莊公薨。魚國大亂。欲知魯事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齊桓此出。常事處置。豈當深得盟主之體。不愧為五霸之首。如魯願從征。則以險遠而不肯勞。其跋涉。燕人願為前隊。則以方經兵困。而不肯令其衝鋒。分也。於葵茲。委鮑叔牙以轉運。安放糧實。付託得人。也。休兵三日。沐浴用精。恤軍力。也不戰而降。一一撫慰。收我心也。逼近山。或直搗孤竹。不立夷種。以益燕。封一勞水逸之計。也。教燕修貢。長為周藩。小泉之田。以界無終。觀新答里。錄恤高黑。

樊說叔牙當當功而罰當罪仍不失尊周之名盟主之事也不惜割地以成禮不愛國復以剛捷過而得經厚而不吝也如此行事五霸之中罕有其匹五霸傾文為藏賢桓又正於晉文至聖之言固無虛譽而桓公之所以得至于此其亦漸染於管甯之故歟管子一生用兵這六寶為大戰看他處處精密處處謹慎用計用力無不得宜真是大將之才管子天下奇才兵法亦所素講而伐戎之役幾乎數陷於危可見兵之危事曷可以輕試也哉老馬知途蟻穴知水俱從博物中得來令人但只在尋章摘句唾博物為無用不知倘遇疑難之事其將何以自全也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魚目

齊皇子獨對毒蛇

話說公子慶父字仲魯莊公之庶兄其同母弟名牙字叔則莊公之庶弟莊公之同母弟曰公子友因手掌中生成一友字文遂以為名字季謂之季友雖則兄弟三人同為大夫一朱嫡庶之分二朱惟季友最賢所以莊公獨親信季友莊公即位之二年曾遊朗臺朗地於臺上窺見寬氏之女孟任容色姝麗使內侍召之孟任不從莊公曰苟從我當立汝為夫人也孟任請立盟誓莊公許之孟任遂割臂血誓神與莊公同宿於臺上遂載回宮聘則為妻葬則為妾這歲餘生下一子名般莊公欲立孟任為夫人請命於母文姜文姜不許必欲其子與母家聯姻遂定下裏公始生之女為婚只因姜氏年幼直待二十歲上方纔娶歸所以孟任雖未立為夫人那二十餘年却也權主六宮之政位號雖不曾十餘年夫比及姜氏入魯為夫人孟任已病廢不能起未幾卒以妾禮葬之姜氏久而無子其姊叔姜從嫁生一子曰啟先有妾風氏乃殞向子孫嗣之女生一子名申風氏將申託於季友謀立為嗣季友曰子般年長乃止姜氏雖為夫人莊公念是殺父仇家外雖禮貌心中不其寵愛這等看來魯莊之公子慶父生得魁偉軒昂姜氏看上了他到是地陰使內侍往來通語遂與慶父私通情好甚密因與叔牙為一黨相約異日共扶慶父為君叔牙為相幫翁有詩云淫風鄭衛只尋常更有齊風不可當堪笑魯邦偏締好文姜之後有哀姜

莊公三十一年一冬無雨欲行雲祭祈禱先一日演樂於大夫梁氏之庭梁子梁氏有女色甚美公子般悅之陰與往來亦有約為夫人之誓是日梁女梯牆而觀演樂梯牆觀樂小妾于氣圍人養馬者在牆外窺見梁女姿色立於牆下故作歌以挑之歌曰

桃之夭夭兮凌冬而益芳中心如結兮不能踰牆願同翼羽兮化為鴛鴦

公子般亦在梁氏觀樂聞歌聲出看見圍人學大怒命左右擒下鞭之三百想是吃醋然血流滿地聲再三哀求乃釋

之公子般訴之於莊公。莊公曰：「犖無禮，便當殺之，不可鞭也。」犖之勇捷，天下無比。鞭之，必懷恨於汝矣。原來圍人犖有名絕力，曾登樓門城，城樓飛身而下，及地復躡身一躍，遂手攀樓屋之角，以手撼之，樓俱震動。莊公勸殺犖，亦畏其勇故也。子般曰：「彼匹夫耳，何慮焉？」圍人犖果恨子般，遂投慶父門下。次年秋，莊公疾篤，心疑慶父，故意先召叔牙問以身後之事。叔牙果盛稱慶父之才，若主魯國，社稷有賴。況一生一及謂立子及魯之常也，莊公不應。叔牙出，復召季友問之。季友對曰：「君與孟任有盟矣，既降其母，可復廢其子乎？」莊公曰：「叔牙勸寡人立慶父，何如？」季友曰：「慶父殘忍，無親，非人君之器。叔牙私於其兄，不可聽之。」臣當以死奉般。莊公點首，遂不能言。季友出宮，急命內侍傳莊公口語，使叔牙待於大夫鍼季之家。即有君命來到，叔牙果往鍼氏。季友乃封鴆酒鴆音服，鳥羽甚毒，以漬酒殺人一瓶，使鍼季毒死叔牙。復手書致牙曰：

君有命賜公子死，公子飲此而死。子孫世不失其位，不絕族，且滅矣。

叔牙猶不肯服，鍼季執耳灌之，須臾九竅流血而死。史官有詩論鴆牙之事曰：

周公誅管安周室，季友鴆牙靖魯邦。為國滅親真大義，六朝底事忍相戕。

是夕，莊公薨，季友奉公子般主喪。論國人以明年改元，各國遣弔，自不必說。至冬十月，子般念外家黨氏之恩，聞外祖黨臣病死，往臨其喪。慶父密召圍人犖謂曰：「汝不記鞭背之恨乎？夫蛟龍離水，匹夫可制。輓此語可知，汝何不報之于黨氏？吾為汝主犖曰：苟公子相助，敢不如命。」乃懷利刃，晝夜奔黨大夫家，時已三更，踰牆而入，伏於舍外。至天明時，小內侍啟門取水，圍人犖直入寢室，子般方下牀穿履，犖問曰：「汝何至此？」犖曰：「來報去年鞭背之恨乎？」子般急取牀頭劍劈之，傷額破腦，犖左手格劍，右手握刃刺般中脅而死。內侍驚報黨氏，黨氏家眾操兵齊來攻犖，犖固破腦不能戰，被眾人亂砍為泥。季友聞子般之變，知是慶父所為，恐及於禍，乃出奔陳國以避難。慶父佯為不知，歸罪于圍人犖，滅其家以解說于國人。夫人姜氏遂欲立慶父，慶父曰：「二公子謂中猶在，不盡殺絕，未可代也。」姜氏曰：「當立申乎？」慶父曰：「申年長難制，不如立啓。」乃為子般發喪，假訃告為名親，至齊國告以子般之變，納賄於豎貂，立子啓為君。時年八歲，是為閔公。閔公乃叔姜之子，叔姜是夫人姜氏之娣也。閔公為齊桓公外甥，閔公內畏哀姜，外畏慶父，欲借外家為重，故使

人訂齊桓公會於落姑之地齊地。公牽桓公之衣密訴以慶父內亂之事八歲小兒即如此可謂聰垂淚不止桓公是矣有才無德甚是可憐。曰今者魯大夫誰最賢。公曰：惟季友最賢。今避難於陳國，桓公曰：何不召而復之。公曰：恐慶父見疑。金不似小兒說

桓公曰：但出寡人之意，誰敢違者？乃使人以桓公之命召季友於陳。公次於朗地，季友至，朗並載歸國。立季友為相，託言齊侯所命，不敢不從。時周惠王之六年，魯閔公之元年也。是冬，齊侯復恐孫之君臣不安，其位使大夫仲孫湫來候問。且窺慶父之動靜。閔公見了仲孫湫，流涕不能成語。後見公子申與之談論魯事，甚有條理。仲孫曰：此治國之

器也。囑季友善視之。因勸季友早除慶父。季友伸一掌示之。仲孫已悟孤掌難鳴之意。曰：湫當言于吾君，倘有緩急，不敢坐視。慶父以重賂來見仲孫，仲孫曰：苟公子能忠於社稷，寡君亦受其賜。豈惟湫乎？固辭不受。慶父悚懼而退。仲孫

辭問公歸謂桓公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也。桓公曰：寡人以兵去之何如？仲孫曰：慶父兇惡未彰，罪固討之無名臣。觀其志不安於為下，必復有變。乘其變而誅之，此伯王之業也。桓公曰：善。閔公二年，慶父謀篡益急，只為閔公是齊侯

外甥，況且季友忠心相輔，不敢輕動。忽一日，閔人報大夫卜齋相訪慶父，迎進書房見卜齋，怒氣勃勃，問其來意。卜齋訴曰：我有田與太傅慎不害，因莊相近，被慎不害用強奪去。我去告訴主，主偏護師傅，反勸我讓。他以此不甘

持來投公子，求於主公前一言。慶父屏去從人，謂卜齋曰：主公年幼，無知，雖言不聽。子若能行大事，我為子殺慎，不害何如？卜齋曰：季友在懼，不免。禍免慶父曰。主公有童，公嘗夜出武闈，宮中小。遊行街市，子伏人於武闈，候其出而刺之。

但云盜賊，誰能知者？吾以國母之命代立為君，逐季友如反掌耳。卜齋許諾，乃求勇士得秋亞，授以利，首使仗武闈。閔公果夜出，秋亞突起，刺殺閔公左右，驚呼擒住秋亞。卜齋領家甲至，奪去慶父殺慎，不害於家。仍是試子。季友聞

變，夜叩公子申之門，蹶之起，告以慶父之亂。兩人同奔邾國。今兗州府鄒縣。避難。鬻翁有詩云：子般遭弑閔公狀，操刃當時誰主張。魯亂益繇宮闈起，娶妻何必定齊妻。

卻說國人素服，季友聞魯侯被殺，相國出奔，舉國若狂，皆怨卜齋而恨慶父。是日國中罷市，一聚千人。先圍卜齋之家，滿門遭戮。將攻慶父，舉者益眾。慶父知人心不附，欲謀出奔，想起齊侯曾藉力復國，齊豈有恩，可因言以自說于齊。况文姜原有喜醫一脈交情，今夫人姜氏即文姜之姪女，有此因緣，凡事可託。遂微服扮作商人，載了寶賄，滿車出奔。

莒國夫人姜氏聞慶父奔莒安身不牢亦想至莒國躲避。不止過難想左右曰夫人以仲慶父故得罪國人今復聚一

國誰能容之季友在邾眾所友也夫人不如適邾以乞憐于季乃奔邾國求見季友季友拒之弗見季友聞慶父姜氏

俱出遂將公子申歸魯一面使人告難于齊齊桓公謂仲孫湫曰今魯國無君取之何如仲孫湫曰魯秉禮之國雖遭

弑亂一時之變人心未忘周公不可取也况公子申明習國事季友有勳亂之才必得安集眾庶不如因而守之桓公

曰諾乃命上卿高偃率南陽齊邑甲士三千人分付高偃相機而動公子申堪主社稷即當扶立為君以修隣好不然

便可兼併其地高偃領命而行來至魯國恰好公子申季友亦到高偃見公子申相貌端莊議論條理心中十分敬重

遂與季友定計擁立公子申為君是為僖公使甲士幫助魯人築鹿門之城以防邾莒之變季友使公子申斯隨高偃

至齊謝齊侯定國之功一面使人如莒要假手莒人以殺慶父咬以重賂却說慶父奔莒之時載有魯國寶器因營醫

以獻于莒子莒子納之至是復貪魯重賂使人謂慶父曰莒國禍小懼以公子為兵端請公子改適他國慶父猶未行

莒子下令逐之慶父思豎躬曾受賂相好乃自邾如齊齊疆吏素知慶父之惡不敢擅納雖更如此君相乃寓居于汶

水之上恰好公子奚斯謝齊事畢還至汶水與慶父相見欲載之歸國慶父曰季友必不見容于我奚斯能為我代言

乞念先君一脈願留性命長為匹夫死且不朽奚斯至魯復命遂致慶父之言僖公欲許之季友曰使君者不誅何

以戒後因私謂奚斯曰慶父若自裁尚可為立後不絕世祀也奚斯領命再往汶上欲告慶父而難於啓齒乃於門外

號啕大哭慶父聞其聲知是奚斯乃嘆曰子魚不入見而哭甚哀吾不免矣乃解帶自縊於樹而死奚斯乃入而檢之

還報僖公僖公歎息不已忽報莒子遣其弟嘉擊領兵臨境聞慶父已死特索謝賂季友曰莒人未嘗擒送慶父安得

居功乃自請率師迎敵僖公解所佩寶刀相贈謂曰此刀名曰孟勞長不滿尺鋒利無比叔父寶之季友懸於腰膂之

閒謝恩而出行至鄆地魯邑莒公子贏擊列陣以待季友曰魯新立君國事未定若戰而不勝人心動搖矣莒擊會而無

謀吾當以計取之乃出陳前請贏擊面詰因謂之曰我二人不相悅士卒何罪聞公子多力善搏友請各釋器械與公

子徒手賭一雌雄何如贏擊曰甚善兩下約退軍士就於戰場放對一來一往各無破綻約鬪五十餘合季友之子行

人時年八歲友甚愛之俱至軍中時在旁觀見父親不能取勝連呼孟勞何在又是一個八歲季友忽然醒悟故意

會國史用國志卷三十一第二十二回

賣個破綻。讓瘋拿超入一步。季友略一轉身。於腰間拔出孟勞。回手一揮。連肩帶額。削去天靈蓋半邊。刀無血痕。真實
刀也。營軍見主將劈倒。不待交鋒。各自逃命。季友全勝。唱凱還朝。僖公親自迎之。于郊立為上相。賜費邑。為之采地。季
友奏曰。臣與慶父叔牙並是桓公之孫。臣以社稷之故。鳩叔牙。縊慶父。大義滅親。誠非得已。今二子俱絕。後而臣獨叨
榮爵。受大邑。臣何顏見桓公於地下。僖公曰。二子造逆。封之得無非與。季友曰。二子有逆心。無逆形。且其死非有刀鋸
之戮也。宜並建之。以明親親之誼。僖公從之。乃以公孫叔牙之子。繼慶父之後。是為孟孫氏。慶父之子。仲。後人以字為氏。本
曰仲孫。因諱慶父之惡。改為孟也。孟孫氏食采於成。今在兗州府甯陽縣以公孫茲繼叔牙之後。是為叔孫氏。食采於郕。在今東
平州東
門。季友食采於費。在今兗州府費縣加封以汶陽之田。是為季孫氏。於是季孟叔三家鼎足而立。並執魯政。謂之三桓。是日魯南
門無故自崩。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識者以為高而忽傾。異日必有凌替之禍。兆已見矣。史官有詩云。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識者以為高而忽傾異日必有凌替之禍兆已見矣史官有詩云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識者以為高而忽傾異日必有凌替之禍兆已見矣史官有詩云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識者以為高而忽傾異日必有凌替之禍兆已見矣史官有詩云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識者以為高而忽傾異日必有凌替之禍兆已見矣史官有詩云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識者以為高而忽傾異日必有凌替之禍兆已見矣史官有詩云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識者以為高而忽傾異日必有凌替之禍兆已見矣史官有詩云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識者以為高而忽傾異日必有凌替之禍兆已見矣史官有詩云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識者以為高而忽傾異日必有凌替之禍兆已見矣史官有詩云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識者以為高而忽傾異日必有凌替之禍兆已見矣史官有詩云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識者以為高而忽傾異日必有凌替之禍兆已見矣史官有詩云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識者以為高而忽傾異日必有凌替之禍兆已見矣史官有詩云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識者以為高而忽傾異日必有凌替之禍兆已見矣史官有詩云

季友食采於費

立後可也並執魯政失賞罰之過矣城門自前天示微也

不能出口。仲文試道其狀。管仲不能答。曰：容臣詢之。豎貂在旁笑曰：臣固知仲文之不能言也。桓公病益增。管仲憂之。

懸書於門。如有能言公所見之鬼者。當贈以封邑三分之一。有一人荷筮懸竊。齎糶而來。求見管仲。管仲揖而進之。其人曰：君有恙乎？管仲曰：然。其人曰：君病見鬼乎？管仲又曰：然。其人曰：君見鬼於大澤之中乎？管仲曰：子能言鬼之狀否？

吾當與子共家。信以事其人曰：請見君而言之。管仲見桓公於寢室。桓公方累重衾而坐。使兩婦人摩背。兩婦人搥足。

豎貂捧湯立而候。飲管仲曰：君之病有能言者。臣已與之俱來。君可言之。桓公召入。見其荷筮懸竊。心殊不喜。遽問曰：

仲文言撒鬼者乃汝乎？對曰：公則自傷耳。鬼安能傷公？桓公曰：然則有鬼否？對曰：有之。水有罔象。邱有萃嶽。山有夔野。

有彷徨澤有委蛇。桓公曰：汝試言委蛇之狀。對曰：夫委蛇者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轟車之

聲。聞則捧其首而立。若是。是令人駭。此不輕見見之者。必伯天下。好在此向桓公輒黯然而笑。不覺起立曰：此正

寡人之所見也。於是頓覺精神開爽。不知病之何往矣。桓公曰：子何名？對曰：臣名皇子。齊西鄙之農夫也。桓公曰：子可

留任寡人。遂欲爵為大夫。皇子固辭曰：公尊周室。攘夷。安中國。撫百姓。使臣常為治世之民。不妨農務。足矣。不願居

官。桓公曰：高士也。真是高士贊得。不差。賜之粟帛。命有司復其家。復重管仲豎貂曰：仲文不能言。而皇子言之。仲文安得受賞

乎？桓公曰：寡人聞之。任獨者。暗任眾者。明。二句警醒天下後世多少愚微仲文寡人固不得聞。皇子之言也。豎貂乃服

時周惠王十七年。狄人秋國今山東濟南人。惡人却偏不肯聽奈何。侵犯邢邦。姬姓。又移兵伐衛。衛懿公使人如齊告急。諸大夫請救之。桓公曰：

伐戎之役。瘡痍未息。且俟來春。救兵如救火。豈有等到來春之理。齊桓公露出馬脚來了。合諸侯往救可也。其冬衛大夫甯速至齊言狄已破衛。殺

衛懿公。今欲迎公子燬為君。齊侯大驚曰：不早救衛。孤罪無辭矣。不知狄如何破衛。且看下回分解。

魯莊只有五任一敗。姻緣故。應承齊女之婚。好讓孟任署印早。只是娶了姜氏。既不寵愛。又不加意防閑。以致通於慶父。釀成禍亂。

魯莊之混帳。沒分曉。此又其一事也。有力而揮。與好勇無禮之人。皆不可親近。而又不可種仇。慮其有變也。况種之仇。而又近之乎。蜀先主戒張桓侯曰：卿好鞭撻健兒。

而使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觀魯桓之被弑于圍人。聲也。信然。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又曰：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蓋身重而宜自愛也。子般之臨喪。閔公之夜出。先已不知自愛矣。魯遺叔逆之禍。

後人不可不戒哉。管子之博物。而不能知取水之法。隰朋知之。不能知委蛇之狀。皇子知之。可見學問無窮。桓公曰：任獨者。暗任眾者。明。雖是為管子。

益差。然却亦是至理。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興兵伐楚

話說衛惠公之子懿公自周惠王九年嗣位在位九年般樂怠教不恤國政只是此四字要緊若肯恤國政好鶴尚可不妨也最好的是羽族中一物其名曰鶴按浮邱伯相鶴經云

鶴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鶴七年一小變十六年一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其頭赤食於水故其喙長棲於陸故其足高翔於雲故毛豐而內疏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壽不可量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家之驥驥也鶴之上相隆鼻短口則少眠高脚疏節則多力露眼赤睛則視遠鳳翼雀毛則喜飛龜背龍腹則能產輕前重後則善舞洪髀纖趾則能行那鶴色潔形清能鳴善舞所以懿公好之俗諺云上人不好下人不要因懿公偏好那鶴凡獻鶴者皆有重賞七人百方羅致都來進獻自苑囿宮庭處處養鶴何止數百有齊高帝咏鶴詩為證

八風舞遙翮

九野弄清音

一摧雲間志

為君苑中禽

懿公所畜之鶴皆有品位俸祿上者食大夫俸次者食士俸懿公若出遊其鶴亦分班從幸命以大軒載於車前號曰鶴將軍這等都是小兒舉動不甚養鶴之人亦有常俸厚斂於民以充鶴糧又是一句要緊話若不厚斂於民即鶴有糧亦尚不妨也民有飢凍全不撫恤若能撫恤百姓即鶴與人并無恤重到臨事時亦可挽回也大夫石祁子乃石碯之後石貽仲之子為人忠直有名與甯莊子名速同秉國政皆賢臣也二人進諫屢次俱不聽公子燬乃惠公庶兄公子碩莪於夷姜而生者即文公也燬知衛必亡託故如齊齊桓公妻以宗女竟留齊國衛人向來心憐故太子急于之冤即此一句可見國人不自惠公復位之後百姓日夜咒詛若天道有知必不終於祿位只因急于與壽俱未有子公子碩早死黔牟已絕惟燬有賢德所以人心俱歸附之及懿公失政公子燬出奔衛人無不忿怨却說北狄胡人今自周太王之時獯鬻已強威逼太王遷都於岐及武王一統周公南懲荆舒北膺戎狄中國久安迨平王東遷之後南蠻北狄交肆其橫單說北狄主名曰瞽瞍控絃數萬常有迭蕩中原之意及聞齊伐山戎瞽瞍怒曰齊兵遠伐必有輕我之心當先發制之乃驅胡騎二萬伐邢姓姬小國殘破其國聞齊謀殺邢遂移兵向衛時衛懿公正欲載鶴出遊謀報狄人入寇懿公大驚即時斂兵授甲為戰守計百姓皆逃避村野不

肯即戎懿公使司徒拘執之須臾擒百餘人來問其逃避之故東人曰君用一物足以禦狄安用我等懿公問何物眾
人曰鶴懿公曰鶴何能禦狄耶東人曰鶴既不能戰是無用之物君若有用以養無用百姓所以不服也懿公曰寡人
知罪矣願散鶴以從民可乎石祁子曰君亟行之猶恐其晚也懿公遂使人縱鶴鶴素受養豐旋故處終不肯去
謂忠臣石甯二大夫親往街市述衛侯悔過之意百姓始稍稍復集狄兵已殺至聚澤河北項刻三報石祁子奏曰狄
兵驍勇不可輕敵臣請求救於齊懿公曰齊昔日奉命來伐雖兼退兵我國並未修聘謝今日方總起耶安肯相
救不如一戰以決存亡甯速曰臣請率師禦狄君居守懿公曰孤不親行恐人不用心豈在觀行乎乃與石祁子玉
玦使代理國政曰卿決斷如此玦矣與甯速矢使專力守禦又曰國中之事全委二卿寡人不勝狄不能歸也石甯二
大夫皆垂淚懿公分付已畢乃大集車徒使大夫渠孔為將于伯副之黃夷為先鋒孔嬰齊為後隊一路軍人口出怨
言懿公夜往察之軍中歌曰

鶴食祿民力耕鶴乘軒民操兵狄鋒厲兮不可禦欲戰兮九死而一生鶴今何在兮而我瞿瞿為此行

懿公聞歌悶悶不已大夫渠孔用法太嚴人心益離行近葵澤見敵軍千餘左右分馳全無行次渠孔曰人言狄勇虛

名耳謂兵之計也不曉得使來臨陳其敗宜矣即命鼓行而進狄人詐敗引入伏中一時呼哨而起如天崩地塌將衛兵截做三處你我

能相顧衛兵原無心交戰見敵勢兇猛盡棄車仗而逃懿公被狄兵圍之數重渠孔曰事急矣請偃大旗君微服下車

尚可脫也懿公歎曰二子苟能相救以旆為識不然去旆無益也孤甯一死以謝百姓耳須臾衛兵前後隊俱敗黃

夷戰死孔嬰齊自刎而亡狄軍圍益厚于伯中箭墜車懿公與渠孔先後被害被狄人砍為肉泥全軍俱沒髻翁有時

曾聞古訓戒禽荒 一鶴誰知便喪邦 葵澤當時過燐火 可能騎鶴返仙鄉

狄人囚鄭太史華龍滑禮孔欲殺之華禮二人知胡俗信鬼結之曰我太史也當掌國之祭祀我先往為汝白神不然

鬼神不汝祐國不可得也賸瞞信其言逆縱之登車甯速方戎服巡城望見單車馳到認是二太史大驚問主公何在

曰已全軍覆沒矣狄師強盛不可坐待滅亡宜且避其鋒甯速欲開門納之禮孔曰與君俱出不與君俱入人臣之義

謂何吾將事吾君於地下遂拔劍自刎理是箇忠臣華龍滑曰不可失史氏之籍乃入城實是一件要緊事真不可失

非借口貪甯遠與石祁子商議引著衛侯宮眷及公子申乘夜乘小車出城東走華龍滑抱典籍從之國人聞二大夫生者比也已行各各攜男抱女隨後逃命哭聲震天秋兵乘勝長驅直入衛城百姓奔走落後者盡被殺戮又分兵追逐石祁子保宮眷先行甯遠斷後且戰且走從行之民半羅狄刃將及黃河喜得宋桓公遣兵來迎備下船隻星夜渡河秋兵方纔退去將衛國府庫及民間留存金粟之類刦掠一空此這也衛大夫宏演先奉使聘陳比及反役衛已破滅聞衛侯死於燹澤往覓其屍一路看見骸骨暴露血肉狼藉不勝傷感行至一處見大旆倒於荒澤之傍宏演曰旆在此屍當不遠矣未數步聞呻吟之聲前往察之見一小內侍折足而臥此死而奇宏演問曰汝認得主公死處否內侍指一堆血肉曰此即主公之屍也吾親見主公被殺為足傷不能行走故臥守於此欲俟國人來而示之宏演視其屍體已零落不全惟一肝完好宏演對之再拜大哭乃復命於肝前如生時之禮事畢宏演曰主公無人收葬吾將以身為棺耳嗚從人曰我死後埋我於林下俟有新君方可告之遂拔佩刀自剖其腹手取懿公之肝納於腹中這箇可以不必然出于呂氏春秋其事亦未可全信蓋這等死法於義無取也須臾而絕從者如言埋掩因以車載小內侍渡河察聽新君消息卻說石祁子先扶公子申登舟甯遠收拾遺民隨後趕上至於潛邑點查男女纔存得七百有二十人狄人殺戮之多豈不悲哉二大夫相議國不可一日無君其奈遺民太少乃於共滕二邑十抽其三共得四千有餘人連遺民湊成五千之數即於潛邑創立廬舍扶立公子申為君是謂戴公宋桓公御說許桓公新臣各遣人致唁戴公先已有疾立數日遂薨甯遠如齊迎公子燹嗣位齊桓公曰公子歸自微邑將守宗廟若器用不具皆寡人之過也乃遣以良馬一乘口馬祭服五稱全副牛羊豕雞狗各三百隻又以魚軒輿輶贈其夫人兼美錦三十端命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送之並致門材使立門戶公子燹至潛邑宏演之從人同折足小內侍俱到備述納肝之事公子燹先遣使具棺往燹澤收斂一而為懿公戴公發喪追封宏演錄用其子以旌其忠諸侯重齊桓公之義多有貽賄時周惠王十八年冬十二月也其明年春正月衛侯燹改元是為文公纔有車三十乘寄居民間甚是荒涼文公布衣帛冠蔬食菜羹文固是賢君然當此即欲奢侈亦不能也早起夜息撫安百姓人稱其賢公子無虧辭回齊國留甲士三千人協戍潛邑以防後患無虧回見桓公言衛燹草創之狀并述宏演納肝之事桓公歎曰無道之君亦有君臣如此者乎其國正未艾也

管仲進曰。今留戍勞民。不如擇地築城。一勞永逸。桓公以為然。正欲糾合諸侯同役。忽邢國周公第四子所遣人告急。言狄兵又到。本國勢不能支。伏乞救援。桓公問管仲曰。邢可救乎。管仲對曰。諸侯所以事齊。謂齊能拯其災患也。不能救衛。又不救邢。霸業隕矣。桓公曰。然則邢衛之急。孰先。管仲對曰。侯邢患既平。因而城衛。此百世之功也。桓公曰。善。即傳檄宋魯曹邾各國合兵救邢。俱於轟北邢地取齊。宋曹二國兵先到。管仲又曰。狄寇方張。邢力未竭。敵方張之寇。其勞倍。助未竭之力。其功少。不如待之。邢不支。狄必潰。狄勝。邢必疲。驅疲狄而援潰邢。所謂力省而功多者也。待其兩疲而庶滿得計。侯邢之既潰而存之。則功雖多而力不省。狄既勝。邢而驅之。狄雖去而不曾性其銳。則力雖省而功不倍。多。以狄勝而邢潰。則邢之府庫輟帛皆盡。於狄。狄已滿何疲之有。復來中國。屢有狄患。齊桓不得辭其咎也。桓公用其謀。託言待魯邾兵到。乃屯兵於轟北。遣探打探邢狄攻守消息。史臣有詩譏管仲不早救邢。衛乃霸者。養亂為功之謀也。詩云。

救患如同解倒懸。提兵邢可復遷延。從來霸事遜王事。功利偏居道義先。

話說三國駐兵轟北。約及二月。狄兵攻邢。晝夜不息。邢人力竭潰圍。而出謀報方到。邢國男女填湧而來。計其殺傷俱投奔齊營求救。內一人哭倒在地。乃邢侯叔顏也。桓公扶起慰之。寡人相援不早。以致如此。罪在寡人。當請宋曹伯共議。驅逐狄人。即日拔寨都起。狄主睽瞞。擄掠滿欲。無心戀戰。聞三國大兵將至。放起一把火。望北飛馳而去。比及各國兵到。只見一派火光。狄人已遁。正是得志來桓公傳令將火撲滅。問叔顏。故城尚可居否。叔顏曰。百姓逃難者大半在夷儀地方。邢邑願遷夷儀。以從民欲。國便可存桓公乃命三國各具版築。築夷儀城。使叔顏居之。更為建立朝廟。添設廬舍。牛馬粟帛之類。皆從齊國運至。充其中。邢國君臣如歸。故國權祝之聲徹耳。按邢後輔狄改衛齊歸國。桓公曰。衛國未定。城邢而不城衛。衛其謂我何。諸侯曰。惟霸君命。桓公傳令移兵向衛。凡畚鍤之屬。盡攜帶隨身。衛文公燬遠。遠相接。桓公見其大布為衣。大帛為冠。不改喪服。惻然久之。乃曰。寡人藉諸君之力。欲為君定都。未審何地為吉。文公燬曰。孤已卜得吉地。在於楚邱。但版築之費。非亡國所能辦耳。桓公曰。此事寡人力任之。即日傳令三國之兵。俱往楚邱。興工復運。門材重立朝廟。謂之封衛。衛文公感齊再造之恩。為木瓜之詩。以咏之。詩云。救我以木瓜。兮報之以瓊琚。救我以木桃。兮報之以瓊瑤。救我以木李。兮報之以瓊玖。

當時稱桓公存三亡國。謂立僖公以存魯。城夷儀以存邢。城楚邱以存衛。有此三大功勞。此所以謂五霸之首也。潛淵先生讀史詩云。

周室東遷綱紀摧

桓公糾合振頹頹

興滅繼絕存三國

大義堂堂五霸魁

時楚成王熊惲任用令尹子文圖治修明國政有志爭霸。聞齊侯救邢存衛。頌聲傳至荆襄。楚成王心甚不樂。謂子文

曰齊侯布德活名

活名二字正是齊桓一生病症

人心歸向寡人伏處漢東德不足以懷人威不足以懾衆當今之時有齊無楚寡人

恥之。子文對曰齊侯經營伯業於今幾三十年矣彼以尊王為名諸侯樂附未可敵也。鄭居南北之間為中原屏蔽王

欲圖中原非得鄭不可。成王曰誰能為寡人任伐鄭之事者。大夫鬬章願往。成王與車二百乘長驅至鄭。卻說鄭自純

門受師以後日夜提防楚兵探知楚國興師鄭伯大懼即遣大夫聃伯率師把守純門使人星夜告急於齊齊侯傳檄

大合諸侯於稷

音類齊地

將謀救鄭。鬬章知鄭有準備又聞齊救將至恐其失利至界而返。楚成王大怒解佩劍與鬬廉使

卽軍中斬鬬章之首。鬬廉乃鬬章之兄也既至軍中且隲下楚王之命密與鬬章商議欲免國法必須立功方可自贖

鬬章跪而請教。鬬廉曰鄭知退兵謂汝必不驟來若疾走襲之可得志也。鬬章分軍為二隊自率前隊先行。鬬廉率後

隊接應。卻說鬬章銜枚鼓悄悄地侵入鄭界恰遇聃伯在界上點閱車馬。聃伯聞有寇兵正不知何國敵兵來去俱不

何用他慌忙點兵

在界上迎住

不期鬬廉後隊已到反抄出鄭師之後腹背夾攻。聃伯力不能支被鬬章一鐵鎗

打倒隻手拿來

此等無用之人

鬬廉棄勝掩殺。鄭兵折其大半。鬬章將聃伯上了囚車便欲長驅入鄭。鬬廉曰此番掩襲

成功且圖免死。敢僥倖從事耶。乃即日班師。鬬章歸見楚成王叩首請罪。奏曰臣回軍是誘敵之計非怯戰也。成王曰

既有擒將之功權許贖罪。但鄭國未服如何撤兵。鬬廉曰恐兵少不能成功。懼喪國威。成王怒曰汝以兵少為辭。明為

怯敵。今添兵車二百乘汝可再往。若不得鄭成休見寡人之面。鬬廉奏曰臣願兄弟同往。若鄭不投降當縛鄭伯以獻

成王壯其言許之。乃拜鬬廉為大將。鬬章副之。共率車四百乘。重望鄭國殺來。史臣有詩云。

荆襄自帝勢衰炎

豎食多邦志未厭

溱洧何辜三受伐

解懸只把伯君贖

且說鄭伯聞聃伯被囚復遣人如齊請救。管仲進曰君數年以來救燕存魯城邢封衛恩德加於百姓大義布於諸侯

若欲用諸侯之兵。此其時矣。君欲救鄭。不如伐楚。伐楚必須大合諸侯。觀此數語便知桓公曰大合諸侯楚必為備可齊有畏楚之心桓公曰大合諸侯楚必為備可必勝乎。管仲曰。蔡人得罪於君。君欲討之久矣。楚蔡接壤。誠以討蔡為名。因而及楚。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也。先時蔡

穆公以其妹嫁桓公為第三夫人。一日桓公與蔡姬共登小舟遊於池上。採蓮為樂。蔡姬戲以水灑公。公止之。姬知公

畏水。故蕩其舟水濺公衣。公大怒曰。婢子不能事君。乃遣豎貂送蔡姬歸國。蔡穆公亦怒曰。已嫁而歸。是絕之也。竟將

其妹更嫁於楚為楚成王夫人。楚國之君專喜娶再醮之婦為夫人何也桓公深恨蔡侯。故管仲言及之。桓公曰。江黃二國。江今九江黃今黃州俱姬姓國不

堪楚暴遣使納款。寡人欲與會盟。盟伐楚之日約為內應。何如。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一向服楚。所以僅存。今背而從齊

楚人必怒。怒必加討。當此時。我欲救則限道路之遙。不救則非同盟之義。況中國諸侯五合十聚。儘可成功。何必借助

蕞爾。管仲全在利害上講。善不如以好言辭之。桓公曰。遠國慕義而來。辭之將失人心。桓公之言亦管仲識五言於壘異日勿

忘。江黃之急也。桓公遂與江黃二君盟。會密訂伐楚之約。以明年春正月為期。二君言舒。舒姓國人助楚為虐天下稱

為荆舒不可不討。桓公曰。寡人當先取舒國。以剪楚翼。乃密寫一書付於徐子。徐與舒近。徐贏嫁為齊桓公第二夫人

有婚姻之好。一向歸附於齊。故桓公以舒事囑之。徐果引兵襲取舒國。桓公即命徐子屯兵舒城。以備緩急。江黃二君

各守本界。以候調遣。其後管仲死。楚果與師先滅黃。繼滅江。齊俱不能救。方知管仲先見。魯僖公遣季友至齊謝罪。稱有邾莒之隙。不得共弭衛之役。今

聞會盟。江黃特來申好。嗣有征伐。願執鞭前驅。桓公大喜。亦以伐楚之事。密與訂約。時楚兵再至鄭國。鄭文公請成。以

紓民禍。大夫孔叔曰。不可。齊方有事於楚。以我故也。人有德於我。棄之不祥。宜聖聖以待之。於是再遣使如齊告急。桓

公授之以計。使揚言齊救即至。以緩楚。至期或君或臣。率一軍出虎牢。於上蔡取齊等。候協力攻楚。於是徧約宋魯陳

衛曹許之君。俱要如期起兵。名為討蔡。實為伐楚。明年為周惠王之十三年。春正月元日。齊桓公朝賀已畢。便議討蔡

一事。命管仲為大將。率領隰朋賓須無鮑叔牙公子開方豎貂等人。出兵車百乘。甲士萬人。分隊進發。太史奏七日出

軍。上吉。豎貂請先率一軍。豎貂等如何可潛行掠蔡。就會集各國車馬。桓公許之。蔡人恃楚全不設備。直待齊兵到時

方纔斂兵。設守豎貂在城下。耀武揚威。喝令攻城。至夜方退。蔡穆公認得是豎貂。先年在齊宮曾伏侍蔡姬。受其恩惠。

蔡姬退回。又是他送去的。曉得是宵小之輩。乃於夜深使人密送金帛一車。求其緩兵。豎貂受了。遂私將齊侯糾合七

國之兵。以圍蔡。蔡穆公聞之。大懼。乃使人告齊。齊桓公聞之。亦大懼。乃使人告魯。魯僖公聞之。亦大懼。乃使人告陳。陳

桓公聞之。亦大懼。乃使人告衛。衛侯聞之。亦大懼。乃使人告曹。曹君聞之。亦大懼。乃使人告許。許君聞之。亦大懼。乃使人告宋。宋

襄公聞之。亦大懼。乃使人告鄭。鄭文公聞之。亦大懼。乃使人告陳。陳桓公聞之。亦大懼。乃使人告衛。衛侯聞之。亦大懼。乃使人告曹。曹

君聞之。亦大懼。乃使人告許。許君聞之。亦大懼。乃使人告宋。宋襄公聞之。亦大懼。乃使人告鄭。鄭文公聞之。亦大懼。乃使人告陳。陳桓公

聞之。亦大懼。乃使人告衛。衛侯聞之。亦大懼。乃使人告曹。曹君聞之。亦大懼。乃使人告許。許君聞之。亦大懼。乃使人告宋。宋襄公

路諸侯先侵蔡後伐楚一段軍機備細洩漏於蔡不日各國軍到將蔡城蹂為平地不如及早逃遁為上使者回報蔡侯大驚當夜率領宮眷開門出奔楚國百姓無主即時潰散豎貂自以為功飛報齊侯去訖卻說蔡侯至楚見了成王備述豎貂之語成王方省齊謀傳令簡閱兵車准備戰守一面撤回鬬章伐鄭之兵數日後齊侯兵至上蔡豎貂謁見已畢七路諸侯陸續俱到一個個躬率車徒前後來助戰軍威甚壯那七路

宋桓公御說魯僖公申陳宣公杵臼衛文公燬鄭文公捷曹昭公班許穆公新臣

連主伯齊桓公小白共是八位內許穆公抱病力疾率師先到蔡地桓公嘉其勞使序於曹伯之上是夜許穆公薨齊侯留祭三日為之發喪命許國以侯禮葬之七國之師望南而進直達楚界只覓界上早有一人衣冠整肅傳車道左磬折而言曰來者可齊侯可傳言楚國使臣奉候久矣那人姓屈名完乃楚之公族官拜大夫今奉楚王之命為行人使於齊師桓公曰楚人何以預知吾軍之至也管仲曰此必有人漏洩消息既彼遣使必有所陳臣當以大義責之使彼自愧屈可不戰而降矣管仲亦乘車而出與屈完車上拱手屈完開言曰寡君聞上國車徒辱於敝邑使下臣完致命寡君命使臣辭曰齊楚各君其國齊居於北海楚近於南海雖風馬牛不相及也北牡相不知君何以涉於吾地敢請其故管仲對曰昔周成王封吾先君太公於齊使召康公召康公賜之命辭曰五侯九伯汝世掌征伐以夾輔周室其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楚地北至無棣齊地凡有不共王職汝勿敢宥自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寡君奉命主盟修復先業爾楚國於南荆當底貢包茅以助王祭爾爾缺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且昭王南征而不返亦爾故也爾其何辭屈完對曰周失其綱朝貢廢缺天下皆然豈惟南荆雖然包茅不入寡君知罪矣敢不供給以承君命若天昭王不返惟膠舟之故君其問諸水濱寡君不敢任咎完將復於寡君言畢度車而退管仲告桓公曰楚人岷強未可以口舌屈也宜進逼之乃傳令八軍同發直至陘山楚地賴州楚地離漢水不遠管仲下令就此屯札不可前行諸侯皆曰兵已深入何不濟漢決一死戰而逗留于此管仲曰楚既遣使必然有備兵鋒一交不可復解只是怕楚非有他也今吾屯兵此地遠張其勢楚懼吾之眾將復遣使吾因取成焉以討楚出以服楚歸不亦可乎將就了事耳諸侯猶未深信議論紛紛不一却說楚成王已拜鬬于文為大將蒐甲厲兵屯於漢南只等諸侯濟漢使來邀擊謀報八國之兵屯駐陘地于文進曰管

仲知兵不萬全不廢今以八國之眾逗留不進是必有謀豈知其列無良謀只欲將就了事耳當遣使再往探其強弱察其意向或戰或和決計未晚成王曰此番何人可使于文曰屈完既與夷吾識面宜再遣之屈完奏曰缺貢包茅臣前承其咎矣君若請盟臣當勉行以解兩國之紛若欲請戰別遣能者是屈完說定請成方去成王曰戰盟任卿自裁寡人不汝制也屈完再至齊軍畢竟齊楚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人君不可有偏好有偏好多致有礙於國何也蓋君之所恃以安國者民心也一有偏好則有損於民則有礙於國矣只看衛懿公便是榜樣只因好鶴便重斂於民以充鶴糧既重斂自然不恤民之飢凍到有事時教他拚命出力必死疆場何可得也故衛懿公之身死國亡不怪其好鶴只怪其好鶴而不恤民耳若人君有恤民之心即偶有所好民亦樂於供給又何怨之有衛懿公好鶴重斂而不恤民固有死亡之道然在列國中比較起來却還不算已甚似不應至於如此大約衛懿公好鶴而致父驚死既抗王八國又助逆親犯王城罪大惡極天欲滅其嗣故報之于其子使受此慘禍也吁可畏哉可畏哉

己知衛有狄人之難而不往救出救邢之軍而故緩其期邢衛之潰亡齊桓不得無罪然邊邢封衛費齊為之倡不吝財貨不辭勞苦卒存二國而又安之其功亦不可泯也齊兵伐戎之役獨入其勞深入險遠之地連賊二國之君卒能闢地而安居則兵力非有不足也救邢之役有宋曹合兵有邢為內應若用其謀力狄豈果不可勝哉性其鋒而折其氣彼來有所傷而去無所得申中國之威沮狄人之計亦可希數世之安也乃計不出此而恣秋以潰邢邢潰則狄人之所欲得焉雖能驅之使逸而兵鋒未挫銳氣未降既無所懲於前安望其戒於後哉徒以敵中國而飽貪囊吾未見其計之得也

今之癘醫凡有小癘名視視之論其才力非不能散之使消也而彼則姑養之或反投毒劑焉俟其潰爛痛楚因頓不可忍乃徐為之定痛而生肌於以遊美名而索重謝且以號於人曰非我莫能奏功也病家亦從而稱之曰實有大造於我也即其親若友無不曰某某之才力非常也而不知其所損固已多矣倘有重症或為疔瘡或為腫毒或再甚而為癩疽此其難治固不止什伯于小癘也有人焉於其初時出妙方施妙藥不及數日而病遂霍然此其功固不止什伯於向之癘醫也而病者不曰病小不足為即曰天地神祇之佑也不惟無功或反得罪焉故醫者相傳皆故困之而後救之於以取名而索賄于心知其然無可奈何也今之居間者人有小恙名而商馬論其才力非不能散之使消也而彼則姑待之或反加撥置焉俟其爭訟角闢煩擾不可耐乃徐為之兩和而平處於以遊美名而索重謝且以號於人曰非我莫能排解也而有事者亦從而感之曰實有大益於我也即其親若友無不曰某某之才力非常也而不知其所損固已多矣倘有重症或關門戶或關面顏或再甚而有關於身家性命此其難處固不止什伯於小恙也有人焉於其初時出慧心施妙算不銀兩費而事遂脫然此其功固不止什伯於向之居間也而有事者不曰吾理之本長則曰他人必將更易也不惟無功或且得罪焉故居間者相煽皆故用之而後解之於以取名而索賄于目睹其然無可奈何也齊桓管仲之於邢衛殆亦前二者之智也然癘醫居間之計不過損于人而遷邢存衛反恣秋以為中國憂是皆并損于己者也然則齊桓管仲之計其尚出於癘醫居間下哉

齊桓管仲之言歷來議論不一大約齊楚三盟中國兵力終不如楚不足以制之若責以借王彌夏之罪楚必不服責之而不服伯

紫不成... 於轉圜地步耳故管子曰楚必復使吾國取成焉以討楚出以服楚歸不亦可乎已足明白情見乎詞矣

齊國賢才頗眾伐楚討楚事體不為不重大而衝鋒第一隊却又遣一個盟師齊桓之不恰甚矣獨怪管子亦在軍中乃不諫阻何耶卒之沈溺軍情使楚得以為備幸而管子持重措詞有方遂將就取成得以全軍而返倘或不然楚人佯為不知誘以深入重地而後得行抄襲不幾喪師辱國為天下笑耶用人不當幾罹不測之殃吾今日念之猶覺其岌岌之勢也

屈完而番秦使前討齊使可謂不辱國命後只願盟而不請戰是能得大體者

第二十四回

盟名陵禮欵楚大夫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話說屈完再至齊軍請面見齊侯言事管仲曰楚使復來請盟必矣君其禮之屈完見齊桓公再拜桓公答禮問其來意屈完曰寡君以不貢之故致于君討寡君已知罪矣君若肯退師一舍寡君敢不惟命是聽桓公曰大夫能輔爾君以修舊職俾寡人有辭於天子又何求焉屈完稱謝而去歸報楚王言齊侯已許臣退師矣臣亦許以入貢君不可失信也少頃謀報八路軍馬拔寨俱起楚王再使探齊回言退三十里在各陵地在開封府駐紮楚王曰齊師之退必畏我也此一句便知欲悔入貢之事子文曰彼八國之君尚不失信於匹夫謂屈完君可使匹夫食言於國君乎楚王嘿然乃命屈完賫金帛八車再往召陵犒八路之師復備着茅一車在齊軍前呈樣過了然後具表如周進貢却說許穆公喪至本國世子蒞嗣位主喪是為僖公感桓公之德遣大夫百佗百里率師會於召陵桓公聞屈完再到分付諸候將各國車徒分為七隊分列七方齊國之兵屯於南方以當楚衝侯齊軍中鼓起七路一齊鳴鼓器械盈甲務要十分整齊以強中國之威勢屈完既入見齊侯陳上犒軍之物桓公命分派八軍其着茅驗過仍令屈完收管自行進貢桓公曰大夫亦曾觀我中國之兵乎屈完曰完僻居南服未及睹中國之盛願借一觀桓公與屈完同登戎輅望見各國之兵各占一方聯絡數十里不絕齊軍中一聲鼓起七方鼓聲相應正如雷霆震擊駭地驚天桓公喜形於色謂屈完曰寡人有此兵眾以戰何患不勝以攻何患不克屈完對曰君所以主盟中夏者為天子宣布德意撫恤黎元也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恃眾逞力楚國雖褊小有方城方城今南陽府裕州地漢水為池池深城峻雖有百萬之眾正未知所用耳桓公面有慙色謂屈完曰大夫誠楚之良也寡人願與汝國脩先君之好如何屈完對曰君惠徵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於同盟寡君其敢自外請與君定盟可乎桓公曰是晚留屈完宿於營中設宴欵待次日立盟於

召陵桓公執牛耳為主盟。管仲為司盟。屈完稱楚君之命。同立載書。楚之大得便宜。自今以後世通盟好。桓公先歃。

國與屈完以次受歃。禮畢。屈完再拜致謝。管仲私與屈完言。請放聃伯還鄭。屈完亦代蔡懷謝罪。兩下各許諾。管仲下

令班師。途中鮑叔牙問於管仲曰。楚之罪僭號為大。吾子以包茅為辭。吾所未解。管仲對曰。楚僭號已三世矣。我是以

擯之。同於蠻夷。倘責其僭號。楚肯僂首而聽我乎。若其不聽。勢必交兵。兵端一開。彼此報復。其禍非數年不解。南北從

此騷然矣。吾以包茅為辭。使彼易於共命。苟有服罪之名。亦足以誇耀諸侯。還報天子。不愈於兵連禍結無已時乎。是

怕楚之甚。連此來。鮑叔牙嗟嘆不已。胡曾先生有詩曰。

楚王南海目無周。仲父當年善運籌。不用寸兵成款約。千秋伯業誦齊侯。

又髯翁有詩譏桓仲。苟且結局無害於楚。所以齊兵退後。楚兵侵犯中原。如故桓仲不能再興伐楚之師矣。詩云

南望躊躇數十年。遠交近合各紛然。大聲罪狀謀方壯。直革淫名局始全。

昭廟孤魂終負痛。江黃義舉但貽愆。不知一歃成何事。依舊中原戰血鮮。

陳大夫轅濬塗聞班師之令。與鄭大夫諸侯商議曰。師若取道於陳。鄭糧食衣屨所費不貲。國必甚病。不若東循海道

而歸。使徐吾承供給之勞。吾二國可以少安。申侯曰。善。子試言之。濬塗言於桓公曰。君北伐戎南伐楚。若以諸侯之眾

觀兵於東夷。東方諸侯畏君之威。敢不奉朝請乎。桓公曰。大夫之言是也。少頃申侯請見。桓公召入申侯。進曰。臣聞師

不踰時懼勞民也。今自春徂夏。霜露風雨。師力疲矣。若取道於陳。鄭糧食衣屨取之。猶外府也。若出於東方。倘東夷梗

路。恐不堪戰。將若之何。濬塗自恤其國非善計也。君其察之。桓公曰。微大夫之言。幾誤吾事。乃命執濬塗於軍。使鄭伯

以虎牢之地賞申侯之功。因使申侯大其城邑。為南北藩蔽。鄭伯雖然從命。自此心中有不樂之意。陳侯遣使納賂。再

三請罪。桓公乃赦濬塗。諸侯各歸本國。桓公以管仲功高。乃奪大夫伯氏之駢邑三百戶。在青州府臨朐縣。以益其封。為楚王

見諸侯兵退。不欲責茅。屈完曰。不可以失信於齊。且楚惟絕周。故使齊得私之。以為重。若假此以自通於周。則我與齊

共之矣。楚王曰。奈二王何。言稱王不。屈完曰。不序爵。但稱遠。臣某可也。如此頗為善處。屈完之才。可愛。楚王從之。即便屈完為使。膏茅十車。加以金帛。貢獻天子。周惠王大喜曰。楚不供職久矣。今效順如此。殆先王之靈乎。乃告于文武之廟。因以胙賜

楚謂屈完曰鎮爾南方毋侵中國屈完再拜稽首而退屈完方去後齊桓公遣隰朋隨至以服楚楚首已至而齊告也大統惠王待隰朋有加禮隰朋因請見世子惠王便有不樂之色乃使次子帶與世子鄭一同出見隰朋微窺惠王神色似有倉皇無主之意隰朋自周歸謂桓公曰周將亂矣桓公曰何故隰朋曰周王長子名鄭先皇后姜氏所生已正位東宮矣姜后薨次妃陳嬀有寵立為繼后有子名帶帶善於趨奉周王愛之呼為太叔遂欲廢世子而立帶臣觀其神色倉皇必以此事在心故也恐小弁之事復見於今日君為盟主不可不圖桓公乃召管仲謀之管仲對曰臣有一計可以定周桓公曰仲父計將安出管仲對曰世子危疑其當孤也春秋之世雖君臣父子之君今具表周王言諸侯願見世子請世子出會諸侯世子一出君臣之分已定王雖欲廢立亦難行矣桓公曰善乃傳檄諸侯以明年夏月會於首止此再遣隰朋如周言諸侯願見世子以申尊王之情周惠王本不欲子鄭出會因齊勢强大且名正言順難以辭之只得許諾隰朋歸報至次年春桓公遣陳敬仲先至首止築宮以待世子臨駕夏五月齊宋魯陳衛鄭許曹八國諸侯並集首止世子鄭亦至停駕於行宮桓公率諸侯起居子鄭再三謙讓欲以賓主之禮相見桓公曰小白等忝在藩室見世子如見王也敢不稽首子鄭謝曰諸君且休矣是夜子鄭使人邀桓公至於行宮訴以太叔帶謀欲奪位在藩室見世子如見王也敢不稽首子鄭謝曰諸君且休矣是夜子鄭使人邀桓公至於行宮訴以太叔帶謀欲奪位

之事桓公曰小白當與諸臣立盟共戴世子世子勿憂也子鄭感謝不已遂留於行宮諸侯亦不敢歸國各就館舍輪番進獻酒食戴此一番已足見推戴之意而定其位矣及鴉勞與從之屬子鄭恐久勞諸國便欲辭歸京師桓公曰所以願與世子留連者欲使天王知吾等愛戴世子不忍相舍之意所以杜其邪謀也方今夏月大暑稍俟秋涼當送駕還朝耳個主意遂預擇盟期用秋八月之吉卻說周惠王見世子鄭久不還轅知是齊侯推戴心中不悅更兼惠后與叔帶朝夕在傍將

言語浸潤惠王太宰周公孔來見謂之曰齊侯名雖代楚其實不能有加於楚齊不能有加於楚他人却說得獨有惠入貢是已申尊周之義矣楚人多年不共王命今齊桓一出即能制楚使來不可謂無加於楚矣况除楚之外其列國之尊王無非齊力乎惠王此言不思甚矣今楚人貢獻致順大非昔比未見楚之不如齊也齊又率諸侯擁留世子不知何意將置鄭於何地朕欲煩太宰通一密信於鄭但使鄭伯棄齊從楚因為孤致意楚君努力事周無負朕意宰孔奏曰楚之效順亦齊力也王奈何專久暱之伯舅周齊世姻而就乍附之蠻夷

乎宰孔之言甚見明白惠王曰鄭伯不離諸侯不散能保齊之無異謀乎朕志決矣太宰無辭算孔不敢復言惠

為偏心所蔽故其言不入

為偏心所蔽故其言不入

王乃為重書一通封函甚固密授宰孔宰孔不知書中何語只得使人星夜達於鄭伯鄭文公啓函讀之言子鄭違背父命植黨樹私不堪為嗣朕意在次子帶也叔父例姓諸侯若能舍齊從楚共輔少子朕願委國以聽鄭伯喜曰吾先公武莊世為王卿士領袖諸侯不意中絕夷於小國厲公又有納主之勞未蒙召用今王命獨臨於我改將及焉諸大夫可以賀我矣大夫孔叔諫曰齊以我故勤兵於楚今乃反齊事楚是悖德也況翬戴世子天下大義君不可以獨異此段話通理利害俱有說得甚是明鄭伯曰從霸何如從王且王意不在世子孤何愛焉孔叔曰周之主祀惟嫡與長白鄭文為會心所服所以其言不入幽王之愛伯服桓王之愛子克莊王之愛子頹皆君所知也人心不附身死無成君不惟大義是從而乃蹈五大夫之覆轍乎後必悔之重申一偏專說利害更為明順鄭大夫申侯曰天子所命誰敢違之若從齊盟是棄王命也我去諸侯必疑疑則必散盟未必成且世子有外黨太叔亦有內黨二子成敗事未可知不如且歸以觀其變鄭文公乃從申侯之言托言國中有事不辭而行齊桓公聞鄭伯逃去大怒便欲奉世子以討鄭管仲進曰鄭與周接壤此必周有人誘之一人去留不足以阻大計且盟期已及俟成盟而後圖之桓公曰善於是即首止舊壇歃血為盟齊宋魯陳衛許曹共是七國諸侯世子鄭降階揖謝曰諸君以先王之靈不忘周室睚就寡人自文武以下咸嘉賴之况寡人其敢忘諸君明歟之事畢世子鄭降階揖謝曰諸君以先王之靈不忘周室睚就寡人自文武以下咸嘉賴之况寡人其敢忘諸君之賜諸侯皆降拜稽首次日世子鄭欲歸各國各具車徒護送齊桓公同衛侯親自送出衛境世子鄭垂淚而別史官有讚曰

君王溺愛冢嗣危 鄭伯甘將大義違 首止一盟儲位定 綱常賴此免凌夷

鄭文公聞諸侯會盟且將討鄭遂不敢從楚卻說楚成王聞鄭不與首止之盟喜曰吾得鄭矣遂遣使通於申侯欲與修好原來申侯先曾任楚有口才貪而善媚楚文王甚寵信之及文王臨終之時恐後人不能容他贈以白璧使投奔他國避禍申侯奔鄭事厲公於櫟厲公復寵信如在楚時及厲公復國遂為大夫楚臣俱與申侯有舊所以今日打通這箇關節要申侯從中怂恿背齊事楚申侯密言於鄭伯言非楚不能敵齊况王命乎不然齊楚二國皆將仇鄭鄭又支矣鄭文公惑其言乃陰遣申侯輸款于楚周惠王二十六年齊桓公率同盟諸侯伐鄭圍新密鄭地時申侯尚在

楚言於楚成王曰鄭所以傾歸字下者正謂惟楚足以抗齊也王不救鄭臣無辭以復命矣楚王謀於詹令尹子文
 進曰名陵之役許穆公卒於軍中齊所憐也許事齊最勤王若加兵於許諸侯必救則鄭圍自解矣楚王從之乃親將
 伐許亦圍許城諸侯聞許被圍果去鄭而救許楚師遂退申侯歸鄭自以為有全鄭之功揚揚得意滿望加封鄭伯以
 虎牢之役謂申侯已過分不加爵賞申侯口中不免有怨望之言明年春齊桓公復率師伐鄭陳大夫轅塗自伐楚歸
 時與申侯有隙乃為書致孔叔曰申侯前以國媚齊獨擅虎牢之賞今又以國媚楚使子之君負德背義自名于戈

禍及民社雖是扶私報復然說得道理利害礙卻自不差必殺申侯齊兵可不戰而罷

孔叔以書呈於鄭文公鄭伯為前日不聽孔叔之言逃歸不盟以致齊兵兩次至鄭心懷愧悔亦歸咎於申侯乃名申
 侯責之曰汝言惟楚能抗齊今齊兵屢至楚救安在申侯方欲措辦鄭伯唱教武士推出斬之函其首使孔叔獻於齊
 軍曰寡君昔者誤聽申侯之言不終君好今謹行誅使下臣請罪於幕下惟君侯赦宥之齊侯素知孔叔之賢乃許鄭
 平遂命諸侯於甯母地齊鄭文公終以王命為疑不敢公然赴會使其世子華代行至甯母聽命于華與弟子臧皆嫡夫
 人所出夫人初有寵故立華為世子後復立兩夫人皆有子嫡夫人寵漸衰未幾病死又有南燕地在河南姑狀之女
 為媵於鄭宮向未進御一夕夢一律丈夫手持蘭草謂女曰余為伯儵乃爾祖也伯儵乃南燕姑狀之祖黃帝後姑狀今以國香贈爾為
 子以昌爾國遂以蘭授之及覺滿室皆香巨言其夢同伴嘲之曰當生賈子是日鄭文公入宮見此女而悅之左右皆
 相顧而笑文公問其故乃以夢對文公曰此佳兆也寡人為汝成之遂命採蘭蒸佩之曰以此為符夜召幸之有娠生
 子名之曰蘭此後女漸有寵謂之燕姑世子華見其父多寵恐他日有廢立之事乃私謀之於叔詹叔詹曰得失有命
 子亦行孝而已又謀之於孔叔孔叔亦勸之以盡孝于華不悅而去子臧性好奇詭集鷓鴣音律羽以為冠師叔曰此非
 禮之服願公子勿服子臧惡其直言訴於其兄故子華與叔詹孔叔師叔三大夫心中俱有芥蒂至是鄭伯使子華代
 行赴會子華慮齊侯見怪不願往叔詹促之使速行子華心中益恨思為自全之術既見齊桓公請辭去左右然後言
 曰鄭國之政皆聽於洩氏即叔孔氏即孔叔又于氏即師叔乃公三族逃盟之後三族實主之若以君侯之靈除此
 三臣我願以鄭附齊比於附庸又自立矣只看我願以鄭附齊一語便知桓公曰諾遂以子華之謀告於管仲管仲連

聲曰不可。不可。諸侯所以服齊者禮與信也。子奸父命不可謂禮。以好來而謀亂其國不可謂信。且臣聞此三族皆賢大夫。鄭人稱為三良所貴盟主。順人心也。違人自逞災禍必及。以臣觀之。子華且將不免。君其勿許。桓公乃謂子華曰。世子所言誠國家大事。侯子之君至當與討之。子華面頰發赤汗流浹背。遂辭歸。鄭管仲惡子華之奸故洩其語於鄭人。先有人報知鄭伯比及子華復命。詭言齊侯深怪君不親行不肯許成不如從楚。鄭伯大唱曰。逆子幾賣吾國尚敢謬說耶。叱左右將子華囚禁於幽室之中。子華穴牆謀遁。鄭伯殺之。果如管仲所料。公子臧奔宋。鄭伯使人追殺之於途中。鄭伯感齊不聽子華之德。再遣孔叔如齊致謝并乞受監胡曾先生詠史詩曰。

鄭用三良似屋楹

一朝楹擗屋難撐。子華奸命思專國。

身死徒留不孝名。

此周惠王二十二年事也。是冬周惠王疾篤。王世子鄭恐惠后有變。先遣下士王子虎告難於齊。未幾惠王崩。子鄭與周公孔召伯廖商議且不發喪。星夜遣人密報於王子虎。王子虎言於齊侯。乃大合諸侯於洮。鄭文公亦親來受盟。同故者齊宋魯陳衛鄭曹許共八國諸侯各修表。遣其大夫如周。那幾位大夫。

齊大夫隰朋

宋大夫華秀老

魯大夫公孫敖

衛大夫甯速

陳大夫轅選

鄭大夫子人師

曹大夫公子戊

許大夫百佗

八國大夫連轂而至。羽儀甚盛。假以問安為名。集於王城之外。王子虎先驅報信。王世子鄭使召伯廖問勞。然後發喪。諸大夫固請謁見新王。周召二公奉子鄭主喪。諸大夫假便宜稱君命以弔。遂公請王世子嗣位。百官朝賀。是為襄王。惠后與叔帶暗暗叫苦。不敢復萌異志矣。襄王乃以明年改元。傳諭各國。襄王元年春。祭畢。命宰周公孔賜胙於齊。以彭蠡戴之功。齊桓公先期聞信。復大合諸侯於葵邱。此大之合只是時齊桓公在路上。偶值管仲論及周事。管仲曰。周室嫡庶不分。幾至禍亂。今君儲位尚虛。亦宜早建。以杜後患。桓公曰。寡人六子皆庶出也。以長則無虧。以賢則昭長。衛姬無病事寡人最久。寡人已許之。立無虧矣。易牙豎刁二人亦屢屢言之。寡人愛昭之賢。意尚未決。今決之于仲父。管仲知易牙豎刁二人奸佞。且素得寵于長衛姬。恐無虧異日為君。內外合黨必亂國政。公子昭鄭姬所出。鄭方受盟。假此又可結好。乃對曰。欲嗣霸業。非賢不可。君既知昭之賢。立之可也。小人之故而并廢長幼之序。為夫當美欲無亂得乎。

桓公曰恐無虧拔長來爭奈何管仲曰周王之位待君而定今番會盟君試擇諸侯中之最賢者以昭託之又何患焉桓公點首比至葵邱諸侯畢集宰周公孔亦到各就館舍時宋桓公御說堯世子茲父讓國於公子目夷此目夷不受茲父即位是為襄公襄公遵盟主之命雖在新喪不敢不至乃墨衰墨衰美妻服即赴會管仲謂桓公曰宋子表桓公有讓國之美可謂賢矣且墨衰赴會其事齊甚恭儲貳之事可以託之桓公從其言即命管仲私詣宋襄公館舍致齊侯之意襄公親自來見齊侯齊侯握其手諄諄以公子昭囑之異日仗君主持使主社稷襄公愧謝不敢當然心感齊侯相託之意已心許之矣至會日衣冠濟濟環珮鏘鏘諸侯先讓天使升壇然後以次而升壇上設有天王虛位諸侯北面拜稽如朝覲之儀然後各就位次宰周公孔捧胙東向而立傳新王之命曰天子有事於文武謂祭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階拜受孔宰止之曰天子有後命以伯舅耄老以對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桓公欲從之管仲從旁進曰君雖謙臣不可以不敬桓公乃對曰天威不遠顛咫尺小白敢貪王命而廢臣職乎疾趨下階再拜稽首然後登堂受胙登受二字此解甚明今人禮帖又受人物皆曰登謬誤可笑諸侯皆服齊之有禮桓公因諸侯未散復申盟好頌周五禁曰毋壅泉毋遏羅毋易樹子母以妾為妻毋以婦人與國事誓曰凡我同盟言歸於好但以載書載盟加於牲上使人宣讀不復殺牲歃血諸侯無不信服髯翁有詩云

紛紛疑叛說春秋

攘楚尊周握勝籌 不是桓公功業盛 誰能不敵信諸侯

盟事已畢桓公忽謂宰孔曰寡人聞三代有封禪之事其真何如可得聞乎此事春秋不載其有無未可知以大體看來齊桓難驕矜亦未必然及于此未可信也宰孔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泰山下小山封泰山者築土為壇金泥玉簡以祭天報天之功天處高故崇其土以象高也禪梁父者掃地而祭以象地之卑以蒲為車道指為籍祭而掩之所以報地三代受命而興獲祐於天地故隆此美報也桓公曰夏都於安邑商都於亳周都於豐鎬泰山梁父去都城甚遠猶且封之禪之今泰山在寡人之封內寡人欲徵寵天王舉此曠典諸君以為何如宰孔視桓公足高氣揚似有矜高之色乃應曰君以為為可誰敢曰不可桓公曰俟明日更與諸君議之諸侯皆散宰孔私詣管仲曰夫封禪之事非諸侯所宜言也仲父不能發一言諫止乎管仲曰吾君好勝可以隱奪難以正格也夷吾今進言之矣乃夜造桓公之前問曰君欲封禪信乎桓公曰何為不信管仲曰吾

者封禪自無懷氏至於周成王可考者七十二家皆以受命然後得封桓公鮑然曰寡人南伐楚至於召陵北伐山戎到令支斬孤竹西涉流沙至於太行諸侯莫余違也寡人兵車之會三平味亂伐楚伐鄭圍新城衣裳之會六兩取兩生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雖三代受命何以過於此封泰山禪梁父以示子孫不亦可乎管仲曰古之受命者先有禎祥示徵然後備物而封其典甚隆備也部上部音雅之嘉黍北里之嘉禾所以為威威江淮之間一茅三脊謂之靈茅王者受命則生焉所以為籍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祥瑞之物有不召而致者十有五焉以書史冊為子孫榮今鳳凰麒麟不來而鴟鴞數至嘉禾不生而蓬蒿繁植如此而欲行封禪恐列國有識者必歸笑於君矣大史公史記載有此事不知其何所本也桓公嘿然明日遂不言封禪之事桓公既歸自謂功高無比蓋治宮室務為壯麗凡乘輿服御之制比於王者國人頗議其僭管仲乃於府中築臺三層號為三歸之臺臺址在兗州府東陽縣言民人歸諸侯歸四夷歸也又樹塞門以蔽內外設反坫以待列國之使呂鮑叔牙疑其事問曰君者亦魯君僭亦僭母乃不可乎管仲曰夫人主不惜勤勞以成功業以圖一日之快意為樂耳若以禮繩之板將苦而生怠吾之所以為此亦聊為吾君分謗也吾代管子之言曰亦鮑叔口雖唯唯心中不以為然話分兩頭却說周太宰孔自葵邱辭歸於中途遇見晉獻公亦來赴會宰孔曰會已散矣獻公頓足恨曰敝邑遼遠不及觀衣裳之盛何無緣也宰孔曰君不必恨今者齊侯自恃功高有驕人之意天月滿則虧水滿則溢齊之虧且溢可立而待不會亦何傷乎獻公乃回轅西向於路得疾回至晉國而薨晉乃大亂欲知晉亂始末且看下回分解

齊桓公伐楚一事最是出醜費了許多經營氣力卻不曾佔得楚人分毫便宜既不能震之以兵威又不能屈之以口舌屈完初次說問諸水邊後次說眾無所用反受其侮最要的是盟書一着而八國之君勞師勦眾僅與楚之行人大夫一敵辱亦甚矣况說師未幾楚即動圍許之兵齊人既不能復行征伐又不能責之以詞徒為楚人所笑再齊桓至此但業垂成幸有服楚之虛名使已心滿意足非真肯久遠之謀也前此應之策楚元曰凡求勝者亦必畏敗真是曉事之言吾於桓仲伐楚之役也亦云較濤塗與中侯相忘相傾固是小人常態然亦互有巧拙如二人共議說齊侯兵出東方便當二人同說較濤塗只欲自己居功故獨自進言所以申侯得行其詐諸侯之尊周齊之力也齊楚并雅未見強弱舍齊事楚實為禍基申侯只欲順鄰君一時之心不慮後來之患所以濤塗得用其謀總之申侯貪而愚貪則惟欲求利愚則不知慮患濤塗狡而險狡則設謀深險則其害人甚此是二人分別處不可不知

不知是何肺腑楚之效順亦齊力也宰孔說得甚明惠王豈有不知只是偏心所蔽便都不顧耳
偏愛怒齊固是惠王不是其齊桓舉動亦復欠妥擁戴世子以安儲位固也請見請盟亦已足矣久留於外事實可疑惠王一則曰
諸侯不敬能保齊之無異謀乎再則曰于鄆違背父命祖常樹私心則偏愛之心而其言則不為無理齊桓管仲其亦失計也夫
齊桓知惠王之偏愛將以亂周故擁戴世子以杜其邪謀固為善計乃至於已則棄無虧而欲立昭且囑之於隣國何耶處人則明
處已則審其齊桓之謂歟

管仲知易牙豎刁之奸惡其亂政及己之身能得于君險之可也無虧未聞失德乃棄長而立幼又不除去豎刁易牙是明啓作亂
之端而又昭之以柄矣後五公子之亂管仲不得辭其咎也
齊桓雖欲稱伯然生平缺畧處尚多卻便氣勝志滿思欲封禪又宮室壯麗服御備修中下之材耳管仲不能諫止乃效其所為而
託言分誇又委曲其說以解之其意可知矣先師云管仲之器小我蓋謂其易盈耳

第二十五回 智的息假途滅虢 窮百里飼牛拜相

話說晉獻公內豎於驪姬外惑於二五益疎太子而親愛奚齊只因申生小心承順又數將兵有功無間可乘驪姬乃
名優施告以心腹之事令欲廢太子而立奚齊何策而可施曰三公子申生走吾重耳皆在遠鄙誰敢為夫人難者驪姬曰三
公子年皆強壯歷事已深朝中多為之左右吾未敢動也奸人謀事亦然則當次第去之驪姬曰去之孰先施曰
必先申生其為人也慈仁而精潔這等四個好字不意亦能殺身精潔則恥於自污慈仁則憚於賊人恥於自污則憤
不能忍憚於賊人其自賊易也然世子跡雖見疎君素知其為人謗以異謀必不信夫人必以夜半泣而訴君若為饜
世子者而因加誣焉要與好人必須此法蓋庶幾說可售矣驪姬果夜半而泣獻公驚問其故再三不肯言敬盡不說
獻公迫之驪姬對曰妾雖言之君必不信也又老一可妾所以泣者惡妾不能久侍君為歡耳獻公曰何出此不祥之
言驪姬救淚而對曰妾聞申生為人外仁而內忍其在曲沃甚加惠於民民樂為之死其意欲有所用之也申生每為
人言君惑於妾必亂國舉朝皆聞之獨君不聞耳母乃以靖國之故而禍及於君君何不殺妾以謝申生可塞其謀勿
以一妾亂百姓獻公曰申生仁於庶民豈反不仁父乎正是說得有理驪姬對曰妾亦疑之順說一句然妾聞外人又
言曰只推在外人口中便若自己全匹夫為仁與在上不同匹夫以愛親為仁在上者以利國為仁為利於國何親之
有獻公曰彼好潔不懼惡名乎這一句又說得有驪姬對曰昔幽王不殺宜臼放之於申申侯召犬戎殺幽王於驪山
之下立宜臼為君是為平王為東周始祖至於今幽王之惡益彰誰復以不潔之名加之乎王者哉獻公意悚遂板

窮百里飼牛拜相

窮百里飼牛拜相

窮百里飼牛拜相

窮百里飼牛拜相

窮百里飼牛拜相

窮百里飼牛拜相

窮百里飼牛拜相

窮百里飼牛拜相

窮百里飼牛拜相

窮百里飼牛拜相

窮百里飼牛拜相

衣而起這等難護之人他偏有本事曰夫人言是也一箇申生已死若何而可驪姬曰若不若稱毫而以國授之彼得

國而獻其欲其或可以釋君且昔者曲沃之兼翼非骨肉乎武公惟不顧其親故能有晉申生之志亦猶是也君其讓

之獻公曰不可我有武與威以臨諸侯今當吾身而失國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失武與威人能制我雖生

不如死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今赤狄皐落氏今太原府樂平縣有皐落村屢侵吾國君何不使之將兵伐狄以觀其能用眾與

否也若其不勝罪之有名也若勝則信得眾矣勝又不好不勝又不好只此一彼恃其功必有異謀因而圖之國人必

服夫勝敵以靖邊鄙又以識世子之能否君何為不使獻公曰善乃傳令使申生率曲沃之眾以伐皐落氏少傅里

克在朝諫曰太子君之貳也故君行則太子監國夫朝夕視膳太子之職遠之猶不可況可使帥師乎獻公曰申生已

屢將兵矣里克曰向者從君於行今專制固不可也獻公仰面自己亦覺其吉噤口故而嘆曰寡人有子九人尚未定

孰為太子卿勿多言里克默然而退害於狐突狐突曰危哉乎公子也乃遺書申生勸使勿戰戰而勝滋忘不如逃之

申生得書嘆曰君之以兵事使我非好我也欲測我心耳可見申生不是不如違君之命我罪大矣戰而幸死猶有令

名乃與皐落大戰於稷桑之地皐落氏敗走申生獻捷於獻公驪姬曰世子果能用眾矣奈何獻公曰罪未著也姑待

之狐突料晉國將亂乃託言痼疾杜門不出時有虜今山西虢令河南平陸縣虢府陝縣二國乃是同姓比隣唇齒相依其地皆連晉界

虢公名醜好兵而驕屢侵晉之南鄙邊人告急獻公謀欲伐虢驪姬請曰何不更使申生彼威名素著士卒為用可必

成功也獻公已入驪姬之言誠恐申生勝虢之後益立威難制躊躇未決問於大夫荀息曰虢可伐乎荀息對曰虢虢

方睦吾攻虢虞必救之若移而攻虞虢又救之以一敵二臣未見其必勝也獻公曰然則寡人無如虢何矣荀息對曰

臣聞虢公淫於色君誠求國中之美女教之歌舞盛其車服以進於虢如此禮物我名卑詞請平虢公必喜而受之彼

耽於聲色將怠棄政事疎斥忠良我更行賂犬戎使侵擾虢境然後乘隙而圖之虢可滅也獻公用其策以女樂遺虢

虢公欲受之大夫舟之僑諫曰此晉所以釣虢也君奈何吞其餌乎錢原是好吃虢公不聽竟許晉平自此日聽

淫聲夜接美色視朝稀疎矣錢已舟之僑復諫虢公怒使出守下陽之關未幾犬戎貪晉之賂果侵擾虢境兵至渭汭為虢兵所敗犬戎遂走傾國之師虢公恃其前勝亦率兵拒之相持於桑田之地今河南靈寶縣獻公復問於

荀息曰今戎虢相持寡人可以伐虢否荀息對曰虞虢之艾未離也臣有一策可以今日取虢明日取虞獻公曰卿策如何荀息曰君厚賂虞又是並城而假道以伐虢獻公曰吾新與虢成伐之無名虞肯信我乎荀息曰君審使北鄙之人生事於虢虢之邊吏必有責言吾因以為名而請於虞獻公又用其策虢之邊吏果來責讓兩下遂治兵相攻虢公方有大戎之患不暇照管獻公曰今伐虢不愚無名矣但不知賂虞當用何物荀息對曰虞公性雖貪然非至寶不可動之必須用二物前去但恐君之不舍耳獻公曰卿試言所用何物荀息曰虞公最愛者璧馬之良也君不有垂棘之璧垂棘地名在產之乘乎良馬四馬為一乘以此二物借道於虞虞貪於璧馬墮吾計矣獻公曰此二物乃吾至寶何忍奪之他人荀息曰臣固知君之不舍也雖然假虞道以伐虢虢無虞救必滅虢亡虞不獨存璧馬安往乎夫寄璧外府養馬外廐特暫事耳大夫里克曰虞有賢臣二人曰宮之奇百里奚明於料事恐其諫阻奈何荀息曰虞公貪而愚雖諫必不從也賢臣或可以醒愚卻斷不能開貪料得最是獻公即以璧馬交付荀息使如虞假道虞公初聞晉來假道欲以伐虢意甚怒及見璧馬不覺回瞋作喜手弄璧而目視馬問荀息曰此乃汝國至寶天下罕有奈何以惠寡人荀息曰寡君慕君之賢畏君之強故不敢自私其寶願邀歡於大國虞公曰雖然必有所言於寡人也荀息曰虢人屢侵我南鄙寡君以社稷之故屈意請平今約誓未寒責讓日至寡君欲假道以請罪焉倘幸而勝虢所有虜獲盡以歸君仍在貪君願與君世敦盟好虞公大悅宮之奇諫曰君勿許也諺云唇亡齒寒晉吞噬同姓非一國矣獨不敢加於虞虢者以有唇齒之助耳虢今日亡則明日禍必中於虞矣雖然不聽不得諫虞公曰晉君不愛重寶以交歡於寡人寡人其愛此尺寸之徑乎且晉強於虢十倍失虢而得晉何不利焉子退勿預吾事宮之奇再欲進諫百里奚牽其裾乃止宮之奇退謂百里奚曰子不助我一言而更止我何故百里奚曰吾聞進嘉言於愚人之前猶委珠玉於道也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惟強諫耳子其危哉宮之奇曰然則虞必亡矣吾與子盍去乎百里奚曰子去則可矣又偕一人不重子罪乎吾甯徐耳宮之奇盡族而行不言所之荀息歸報晉侯言虞公已受璧馬許以假道獻公便欲親將伐虢里克入見曰虢易滅也母煩君往獻公曰滅虢之策何如里克曰虢都上陽其門戶在於下陽下陽一破無完虢矣臣雖不才願効此微勞如無功甘罪獻公乃拜里克為大將荀息副之率車四百乘伐虢先使人報虞以兵至之期虞公曰寡人辱受

重寶無以為報。願以兵從。既得壁馬之惠又欲踐虜獲之言耳荀息曰：君以兵從，不如獻下陽之關。虞公曰：下陽，虢所守也。寡人安得獻

之。荀息曰：臣聞虢君方與犬戎大戰於桑田，勝敗未決。君託言助戰，以車乘獻之。陰納晉兵，則關可得也。臣有鐵葉車

百乘，惟君所用。虞公從其計，守將舟之僑信以為然，開關納車，車中藏有晉甲。入關後，一聲發作，欲開關已無及矣。里

克驅兵直追舟之僑，既失下陽，恐虢公見罪，遂以兵降。晉里克用為鄉導，望上陽進發，卻說虢公在桑田聞晉師破關

急急班師，被犬戎兵掩殺一陣大敗而走，隨身僅數十乘。此篇作奔至是難當奔至上陽，守禦茫然，無策。晉兵至，築長圍以困之。

自八月至十二月，城中採樵俱絕，連戰不勝，士卒疲敝。百姓日夜號哭，里克等亦不追趕。百姓香花燈燭迎里克等

公曰：吾先君為王卿士，吾不能為降諸侯，乘夜開城，率家眷奔京師去。託里克等亦不追趕。百姓香花燈燭迎里克等

進城，遂安集百姓。秋毫無犯，留兵戍守。將府庫寶藏盡數裝載，以十分之三并女樂獻於虞公。意在於國故不世虞公

益大喜，里克一而遣人馳報晉侯。自己託言有疾，休兵城外，俟病愈方行。虞公不時饋藥，候問不絕。如此月餘，忽謀報

晉侯，兵在郊外。虞公問其來意，報者曰：恐伐虢無功，親來接應耳。虢亡已久，豈消息猶未至晉耶？明是破綻，虞公卻不能知。虞公曰：寡人正欲面與

晉君講好，今晉君自來，寡人之願也。慌忙郊迎，致饌。兩君相見，彼此相謝，自不必說。獻公約與虞公較獵於箕山。虞公

欲誇耀晉人，盡出城中之甲，及堅車良馬，與晉侯馳逐賭勝。是日自辰及申，圍尚未徹，忽有人報城中火起。玆需藥發作了獻

公曰：此必民間漏火，不久撲滅耳。固請再打一圍。大夫百里奚密奏曰：傳聞城中有亂，君不可留矣。虞公乃辭晉侯，先

行。半路見人民紛紛逃竄，言城池已被晉兵乘虛襲破。虞公大怒，鳴教驅車速進，來至城邊，只見城樓上一員大將倚

欄而立，盔甲鮮明，威風凜凜。向虞公言曰：前蒙君假我以道，今再假我以國，敬謝明賜。虢公國上尚能擊家而去，虞公

虞公轉怒。項刻之間便是家道不便欲攻門。城頭上一聲柳響，箭如雨下。虞公命車速退，使人催趨後，而車馬軍人報

曰：後軍行遲者，俱被晉兵截住，或降或殺，車馬皆為晉有。晉侯大軍即到矣。虞公進退兩難，歎曰：悔不聽宮之奇之諫

也。恐悔不到盡頭，虞再不顧百里奚在側，問曰：彼時卿何不言百里奚曰：君不聽之奇，其能聽奚乎？臣之不言，正留身

以從君於今日耳。虞公正在危急之際，見後有單車驅至，視之，乃虢國降將舟之僑也。虞公不覺面有慙色。舟之僑曰：君誤聽棄，號失已在。前今日之計，與其出奔他國，不如歸晉。晉君德量寬洪，必無相害，且憐君必厚待君，君其勿疑。虞

會國史司川國志 卷三 第二十五回 二十四

公躊躇未決。晉獻公隨後來，使人請虞公相見。虞公不得不往。獻公笑曰：寡人此來為取璧馬之值耳。不意璧馬卻命以後車載虞公宿於軍中。百里奚繫繫相隨，或諷其去曰：吾食其祿久，所以報也。獻公入城安民。荀息左手託璧，右手牽馬而前曰：臣謀已行，今請還璧於府還馬於廐。獻公大悅，繫翁有詩云。

璧馬區區雖至寶，請將社稷較何如。
不誇荀息多奇計，還笑虞公真是愚。

獻公以虞公歸，欲殺之。荀息曰：此駭豎子耳。三字破。何能為於是，待以萬公之禮，別以他璧及他馬贈之曰：吾不忘假道之惠也。舟之僑至晉拜為大夫，僑薦百里奚之賢，獻公欲用奚，使僑通意。奚曰：終舊君之世，乃可僑去。奚嘆曰：君子

遠也。去國不適仇國，況任乎吾即任不於晉也。舟之僑聞其言，惡形其短。小人自己不做好人，又要與意甚不悅。時秦穆公任好即位六年，尚未有中宮，使大夫公子繫求婚於晉，欲得晉侯長女伯姬。申姓為夫人。獻公使太史蘇筮之，得雷

澤歸妹卦第六爻，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

太史蘇玩其辭以為秦國在西而有責言，非和睦之兆。况歸妹嫁娶之事而震變為離，其卦為睽，睽離皆非吉名。此親不可有。獻公更使太卜郭偃以龜卜之。晉獻意已許婚，故偃獻其兆卜吉。斷詞曰：松柏為隣，世作舅甥。三定我君，利於婚媾。不利寇。

史蘇猶據筮詞爭之。獻公曰：向者固云從筮不如從卜，卜既吉矣。又何違乎？吾聞秦受帝命。謂黃蛇。其後將大。此二句註不可拒也。遂許之。公子執為歸，復命路遇一人面如暎血，準隆虬鬚，兩手握兩鋤而耕，入土累尺，命索其鋤觀之。左右皆不能舉。公子繫問其姓名，對曰：公孫氏名枝，字子桑。晉君之疎族也。繫曰：以子之才，何以屈於隴畝？枝對無人薦引耳。

稷傑受困全是吃此四字之虧。繫曰：肯從我遊於秦乎？公孫枝曰：士為知己者死，若能見挈，固所願也。繫與之同載歸秦，言於穆公。穆公使為大夫。穆公聞晉已許婚，復遣公子繫如晉，細幣送迎。伯姬，晉侯問媵之且於羣臣，身之僑進曰：百里奚不願仕晉，其心不測，不如遠之。乃用奚為媵，卻說百里奚是虞國人，字井伯，年三十餘，娶妻杜氏，生一子，奚家貧不遇，欲出遊，念其妻子無依，戀戀不舍。杜氏曰：妾聞男子志在四方，君壯年不出圖仕，乃區區守妻子坐困乎？妾能自給，毋相念也。

念其妻子無依，戀戀不舍。杜氏曰：妾聞男子志在四方，君壯年不出圖仕，乃區區守妻子坐困乎？妾能自給，毋相念也。

其時耳。惟賢人能知賢人即此穆公曰：寡人安得百里奚而用之？公孫枝曰：臣聞奚之妻子在楚。不知如何聞之其亡

必於楚。何不使人往楚訪之？使者往楚，還報奚在海濱，為楚君牧馬。穆公曰：孤以重幣求之，楚其許我乎？公孫枝曰：百

里奚不來矣。穆公曰：何故？公孫枝曰：楚之使奚牧馬者，為不知奚之賢也。君以重幣求之，是告以奚之賢也。楚知奚之

賢，必自用之，肯畀我乎？不若以送騰為罪而賤贖之。欲求人于隣國，有時必須重賂，不重賂則不來，有時又不可重賂

事而不中者大都此管夷吾所以脫身於魯也。穆公曰：善。乃使人持殺羊日殺之及五進於楚。王曰：敝邑有賤臣百里

奚者，逃在上國，寡人欲得而加罪，以警亡者。請以五羊皮贖歸。楚王恐失秦歡，乃使東海人囚百里奚以付秦人。百里

奚將行，東海人謂其就戮，持之而泣。奚笑曰：吾聞秦君有霸王之志，彼何急於一賂夫？求我於楚，將以用我也。不是才

遠是福此行且富貴矣。又何泣焉？遂上囚車而去。將及秦境，秦穆公使公孫枝往迎于郊，先釋其囚，然後召而用之。問

年幾，何奚對曰：纔七十歲。穆公嘆曰：惜乎老矣。奚曰：使奚逐飛鳥搏猛獸，則臣已老。若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尚少也。昔

呂尚年八十，釣於渭濱，文王載之以歸，拜為尚父。卒定周鼎，臣今日遇君，較呂尚不更早十年乎？穆公壯其言，正容而

問曰：敝邑介在戎狄，不與中國會盟，叟何以教寡人？俾敝邑不後於諸姬。幸甚。奚對曰：君不以臣為亡國之虜，哀歲之

年，乃虛心下問，臣敢不竭其愚。夫雍岐之地，文武所興，山如犬牙，原如長蛇，周不能守，而以畀之秦。此天所以開秦也。

開此一語令人且夫介在戎狄，則兵強不與會盟，則力聚。今西戎之間為國不啻數十，并其地足以耕籍，其民可以戰。

此中國諸侯所不能與君爭者君以德撫而以力征，四字并用方能有成，只既全有西陸，然後振山川之險，以臨中國

俟隙而進，則恩威在君掌中，而伯業成矣。豈在于伯直穆公不覺起立曰：孤之有井伯，猶齊之有仲父也。一連與語三

日言無不合。遂爵為上卿，任以國政。因此秦人都稱奚為五羖大夫。又相傳以為穆公舉奚於牛口之下，以奚曾飼牛

於楚，秦用五羖羊皮贖回故也。韓翁有詩云：

脫囚拜相事直奇，仲後重聞百里奚。從此西秦名顯赫，不虧身價五羊皮。

百里奚辭上卿之位，舉薦一人以自代，不知所舉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本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自是定理，無小人害人之術，卻又愈出愈奇。即如申生之慈仁，非特他人知之，即晉獻亦未嘗不知也。申生小心承順，并無絲毫過端，以如此之人而欲讒之，豈不甚難哉！晉獻亦并不疑，且深信其

無他。此即欲廢之。其將何以為詞哉。試看優施驪姬。便想出一反跌之計。先把他說得好了。然後漸漸壞去。便使人易聽。小人害人自有許多方法。聽言者可不慎哉。

君子之去小人。先去其甚者。小人之害君子。亦先去其高者。先去其惡之小人。是穢厥柔魁之意。而先去最高之君子者。取其易為力也。蓋君子無不自愛。而恥于受污。稍一污之。則其自去。惟恐不亟。矣。從來朝廷之上。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無不如此。今優驪欲去三公。子而首申生。正是這一般算計。

太子主兵。姑勿論其理之當與不當。只是事體先有許多不便了。行陣之道。賞罰為重。幸而獲勝。賞無所加。如其不勝。卻是如何行罰。敗而不罰。是為失刑。無以申威。而用眾若欲罰之。則將如何而罰之。只此一併。便有許多行不去了。至于說到嫌其專權。制命侵官。蹈危違是第二層說話。

昔強於弱。失就。得晉豈不便宜。只就一面看虞公之言。何嘗不是。且不知虞號之相依。而兩存者。全是互為救護。四字。蓋獨力則不能支。而併力。倚角。則可以抗晉也。統固借助于虞。虞亦借助于統。有難則互為應援。無事則各守疆宇。能相救而不能相吞。所以能並存也。至于晉則不然。虞失統固。可借助于晉。不思晉取統後。復何所借助于虞。無所借而地。偏焉。昔何愛于虞乎。智者慮事。八面俱到。愚人便只看得一面。所以常被入欺。虞公之愚。已足見其不去了。又加之以貪望。貪馬之心。焉得不墮晉術耶。

凡人懷才抱志。誰不思見知于人。見用于世。只是時運未來。任你千樣營謀。偏要逢着困厄。不怕你氣死。悶死。到時運來時。不知不覺。便自然生出機會。來。只看百里奚便是。樣子才不能與命。執真把天下有才人哭歎。

志士安貧。達人知命。學者皆知。只是到無可奈何時。却也難講。百里奚是志士。達人。自不消說。然到虞虢為炊。不能保其妻子之。不凍餒。這安貧知命的四字。自然也守不住了。到出遊而久。無所遇。困苦更自知。至作膳于秦。自恥而逃。乞食于鉅師。牛牧馬。豈非至賤之事。耶。吾想爾時百里奚治亦壯志。索然矣。豈知反因作膳。一名得以受知。秦穆羊皮贖去。立致華騰。禍福倚伏。是真令人難測。

第二十六回
歌屢屨百里認妻
獲陳寶穆公證夢

卻說秦穆公深知百里奚之才。欲爵為上卿。百里奚辭曰。臣之才。不如臣友蹇叔十倍。君欲治國家。請任蹇叔。而臣佐之。自己脚步尚未立穩。便先移公曰。子之才。寡人見之真矣。未聞蹇叔之賢也。奚對曰。蹇叔之賢。豈惟君未之聞。雖齊宋之人。亦莫之聞也。然而臣獨知之。臣嘗出遊于齊。欲委贄於公子。無知蹇叔止臣曰。不可。臣因去。齊得脫。無知之禍。嗣遊于周。欲委贄於王子。類蹇叔復止臣曰。不可。臣復去。周得脫。子類之禍。後臣歸虞。欲委贄於虞。蹇叔又止臣曰。不可。臣時貧甚。利其爵祿。姑且留事。遂為晉俘。夫再用其言。以脫於禍。一不用其言。幾至殺身。此其智勝于中人遠矣。今隱於宋之鳴鹿村。宜速召之。穆公乃遣公子。穆假作商人。以重幣聘蹇叔。于宋百里奚。另自作書致意。公子擊收。拾行囊。駕起獵車。二乘。徑投鳴鹿村來。

今歸德府見數人息耕於隴上。相廢而歌。歌曰。

行囊駕起獵車。二乘。徑投鳴鹿村來。

今歸德府見數人息耕於隴上。相廢而歌。歌曰。

行囊駕起獵車。二乘。徑投鳴鹿村來。

今歸德府見數人息耕於隴上。相廢而歌。歌曰。

山之高兮無樺音梅山行所乘途之滿兮無燭相將隴上兮泉甘而土沃勤吾四體兮分吾五穀三時不害兮饗飧足樂此

天命兮無榮辱

繫在車中聽其音韻有絕塵之致乃歎謂御者曰古云里有君子而鄙俗化今入蹇叔之鄉其耕者皆有高適之風信

乎其實也先開歌次問乃下車問耕者曰蹇叔之居安在耕者曰子問之何為繫曰其故人百里奚有書託吾致之耕

者指示曰前去竹林深處左泉右石中間一小茅廬乃其所也繫拱手稱謝復登車行將半里來至其處繫舉目觀者

風景果是幽雅隴西居士有隱居詩云

翠竹林中景最幽 人生此樂更何求 數方白石堆雲起 一道清泉接澗流

得趣猿猴堪共樂 忘機麋鹿可同遊 紅塵一任漫天去 高臥先生百不憂

繫停車於草廬之外使從者叩其柴扉有一小童子啟門而問曰佳客何來繫曰吾訪蹇先生來也童子曰吾主不在

繫曰先生何往童子曰與隣叟觀泉於石梁少頃便回繫不敢輕造其廬遂坐於石上以待之童子將門半掩自入戶

內窺之聞見一大漢濃眉環眼方面長身背負鹿蹄二隻從田塍西路而來繫見其容貌不凡起身迎之那大漢即置

鹿蹄於地與繫施禮繫因叩其姓名大漢答曰某蹇氏丙名字白乙繫曰蹇叔於君何人對曰乃其父也繫重施禮口

稱久仰大似今人大漢曰足下何人到此貴幹繫曰有故人百里奚今任於秦有書信託某奉候尊公蹇丙曰先生請

入草堂少坐吾父即至矣言畢推開雙扉讓公子繫先入蹇丙復取鹿蹄負之至於草堂童子收進鹿蹄蹇丙又復施

禮分賓主坐定公子繫與蹇丙談論此農桑之事因及武藝丙講說甚有次第繫暗稱奇想道有其父方有其子并

伯之薦不虛也獻茶方罷蹇丙使童子往門首伺候其父少頃童子報曰翁歸矣卻說蹇叔與隣叟二人肩隨而至見

門前有車二乘駭曰吾村中安得有此車耶蹇丙趨出門外先道其故蹇叔同二叟進入草堂各各相見敘次坐定蹇

叔曰適小兒言吾弟并伯有書乞以見示公子繫遂將百里奚書信呈上蹇叔啓緘觀之略曰

妾不聽兄言幾蹈虞難幸秦君好賢贖妾於牧豎之中妾以為政矣自量才不逮兄乞兄共濟秦君聞名若渴敬命

大夫公子繫布幣奉迎惟驚幡然出山以酬生平之志如兄留戀山林妾即相從於鳴鹿之野矣

蹇叔曰：井伯何以見知於秦君也？公子繫將百里奚為勝逃楚，秦君聞其賢，以五羊皮贖歸。始末敘述一徧，今寡君欲

爵以上卿，井伯自言不及先生，必求先生至秦，方敢登仕。寡君有不腆之幣，使繫致命，言訖即喚左右於車中取出

徵書禮幣，排列草堂之中。隣叟俱山野農夫，從未見此盛儀，相顧驚駭，謂公子繫曰：吾等不知貴人至此，有失迴避。繫

曰：何出此言？寡君望蹇先生之臨，如枯苗望雨，煩二位老叟相勸一聲，受賜多矣。二叟謂蹇叔曰：既秦邦如此重賢，不可

虛費人來意。蹇叔曰：昔虞公不用井伯，以致敗亡，若秦君肯虛心任賢，一井伯已足。此是說却讀者莫錯認了。老夫

用世之念久絕，不得相從，所賜禮幣望乞收回。求大夫善為我辭。公子繫曰：若先生不往，井伯亦必不獨留蹇叔，沉吟

半晌，孰曰井伯懷才未試，求仕已久，今適遇明主，吾不得不成其志，勉為井伯一行。此為友情，雖不惜屈節，此不久仍歸

耕於此耳。童子報塵蹄已熟，蹇叔命取牀頭新釀，酌之以奉客。公子繫西席，二叟相陪，凡杯木筋，賓主勸酬欣然，醉飽

不覺天色已晚，遂留繫於草堂安宿。次早二叟攜樽餞行，依前飯飲良久，公子繫誇白乙之才，亦教他同至秦邦。蹇叔

許之，乃以秦君所贈禮幣分贈二叟，囑付看顧家閒。此去不久，便再得相叙。再分付家人勤力務穡，勿致荒蕪。二叟珍

重而別。蹇叔登車，白乙丙為御，公子繫另自一車，並駕而行。夜宿曉馳，將近秦郊，公子繫先驅入朝，參謁了秦穆公，告

蹇先生已到郊外，其子蹇丙亦有揮霍之才，臣并取至，以備任使。穆公大喜，乃命百里奚往迎蹇叔。既至，穆公降階加

禮，賜坐而問之曰：井伯數言先生之賢，先生何以教寡人乎？蹇叔對曰：秦僻在西土，隣於戎狄，地險而兵強，進足以戰

退足以守，所以不列於中華者，威德不及故也。非威何畏，非德何懷，不懷不懼，何以成霸？穆公曰：威與德二者孰先？蹇

叔對曰：德為本，威濟之德而不威，其國外削，威而不德，其民內潰。穆公曰：寡人欲布德而立威，何道而可？蹇叔對曰：秦

雜戎俗，民鮮禮教，等威不辨，貴賤不明。臣請為君先教化而後刑罰。只此一句便是近道之教化，既行，民知尊敬其上

然後恩施而知感，刑用而知懼。上下之間如手足，頭目之相為管，夷吾節制之師，所以號令天下而無敵也。穆公曰：誠

如先生之言，遂可以霸天下乎？蹇叔對曰：未也。夫霸天下者有三戒，毋貪，毋忽，毋急。貪則多失，忽則多難，急則多蹙。夫

審大小而圖之，烏用貪；衡彼己而施之，烏用忽；酌緩急而布之，烏用急。三戒之所以然，每條下只須一句，君能戒此三

者，於霸也近矣。穆公曰：善哉！言乎請為寡人酌今日之緩急。蹇叔對曰：秦立國西戎，此禍福之本也。今齊侯已薨，伯業

管子 卷之四 第二十六回

將衰君誠善撫雍渭之眾以號召諸戎而征其不服者諸戎既服然後斂兵以俟中原之變拾齊之遺而布其德義君雖不欲霸不可得而辭矣穆公大悅曰寡人得二老真庶民之長也乃封蹇叔為右庶長百里奚為左庶長位皆上卿謂之二相并名白乙丙為大夫自二相兼政立法教民興利除害秦國大治此等用賢則怕不治史官有詩云

子繫薦奚奚薦叔 轉相汲引布秦庭 但能好士如秦穆 人傑何須問地靈

穆公見賢才多出於異國益加採訪公子繫薦秦人西乞術之賢穆公亦召用之百里奚素聞晉人繇余負經綸之畧私詢於公孫枝枝曰繇余在晉不遇今已仕於西戎矣奚歎惜不已卻說百里奚之妻杜氏自從其夫出遊紡績度日後遇饑荒不能存活攜其子趁食他鄉展轉流離遂入秦國以澣衣為活其子名視字孟明日鄉人打獵角豕不肯營生杜氏屢諭不從及百里奚相秦杜氏聞其姓名曾於車中望見未敢相認因府中求澣衣婦杜氏自願入府澣衣勤於擣濯府中人皆喜然未得見奚之面也一日奚坐於堂上樂工在廡下作樂杜氏向府中人曰老妾頗知音律願引至廡一聽其聲府中人引至廡下言於樂工問其所習杜氏曰能琴亦能歌乃以琴授之杜氏援琴而鼓其聲淒怨樂工俱傾耳靜聽自謂不及再使之歌杜氏曰老妾自流移至此未嘗發聲願言於相君請得陞堂而歌之樂工稟知百里奚奚命之立於堂左杜氏低眉斂袖揚聲而歌曰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春黃蘗炊展展今日富貴忘我為百里奚五羊皮父梁肉子啼飢夫文繡妻澣衣嗟乎富貴忘我為百里奚五羊皮昔之日君行而我啼今日君坐而我離嗟乎富貴忘我為三歌全是賦體而哀怨妻情已開漢魏樂府之

祖夫人之才亦非小可也

百里奚聞歌愕然召至前詢之正其妻也遂相持大慟良久問兒子何在杜氏曰村中射獵使人召之是日夫妻父子再得完聚穆公聞百里奚妻子俱到賜以粟千鍾金帛一車次日奚率其子孟明視朝見謝恩穆公亦拜視為大夫與西乞術白乙丙並號將軍謂之三帥專掌征伐之事姜戎子吾離姜戎西戎一種桀驁優掠三帥統兵征之吾離兵敗奔晉遂蓋有瓜州之地地在時西戎主赤斑見秦人強威使其臣繇余聘秦以觀穆公之為人穆公與之遊於苑囿登三休之臺三休臺名誇以宮室苑囿之美繇余曰君之為此者役鬼耶抑役人耶役鬼勞神役人勞民語奇可入滑稽傳對外國使臣無一德禮

之言而先誇之以宮穆公異其言曰汝戎夷無禮樂法度何以為治繇余笑曰禮樂法度此乃中國所以亂也自上聖

聖之美宜其侮也創為文法以約束百姓僅僅小治其後日漸驕淫借禮樂之名以粉飾其身假法度之威以督責其下天下怨望因生

篡奪若戎夷則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上下一體無形迹之相欺無文法之相擾不見其治乃

為至治此等語只算得滑稽口給繇余奉使恐辱國命不得穆公默然退而述其言於百里奚對曰此晉國之大賢

人臣熟聞其名矣穆公蹴然不悅曰寡人聞之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繇余賢而用於戎將為秦患奈何奚對曰

內史廖多奇智君可謀之不必事事皆出自己而賢更無以穆公即召內史廖告以其故廖對曰戎子僻處荒微未聞

中國之聲君試遣之女樂以奪其志留繇余不遣以與其期使其政事怠廢上下相疑雖其國可取况其臣乎穆公曰

善乃與繇余同席而坐共器而食居常便蕃叔百里奚公孫枝等輪流作伴叩其地形險夷兵勢強弱之實一而裝飾

美女能音樂者六人遣內史廖至戎報聘以女樂獻之此又是妾儀戎主赤斑大悅日聽音而夜御女遂疎於政事繇余

留秦一年乃歸戎主怪其來遲繇余曰臣日夜求歸秦君固留不遣戎主疑其有貳心於秦意願疎之繇余見戎主耽

於女樂不理政事不免苦口進諫戎主拒而不納穆公因密遣人招之繇余棄戎歸秦即擢巨卿與二相同事繇余遂

獻伐戎之策三帥兵至戎境宛如熟路戎主赤斑不能抵敵遂降於秦後人有詩云

虞違百里終成虜戎失繇余亦喪邦畢竟賢才能幹國請看齊霸與秦強

西戎主赤斑乃諸戎之領袖向者諸戎俱服後及聞赤斑歸秦無不悚懼納土稱臣者相繼不絕君子於事先為穆

公論功行賞大宴羣臣羣臣更番上壽不覺大醉回宮一臥不醒宮人驚駭事聞於外羣臣皆叩宮門問安世子營召

太醫入宮診脉脉息如常但閉目不能言動太醫曰是有鬼神欲命內史廖行禱內史廖曰此是尸厥必有異夢須俟

其自復不可驚之禱亦無益世子營守於牀第之側寢食俱不敢離且俟至第五日穆公方醒顙間汗出如雨連叫怪

哉世子營跪而問曰君體安否何臥之久也穆公曰頃刻耳營曰君臥已越五日得無有異夢否穆公驚問曰汝何以

知之世子營曰內史廖固言之穆公乃召廖至榻前言曰寡人今者夢一婦人妝束宛如妃嬪容貌端好肌如冰雪手

握天符言奉上帝之命來召寡人寡人從之忽若身在雲中縹渺無際至一宮闕丹青炳煥玉階九尺上懸珠簾婦人

引寡人拜於階下。須臾簾捲，見殿上黃金為柱，壁衣錦繡，精光奪目。有王者冕旒華袞，憑玉几上座。左右侍立，威儀甚盛。王者傳命賜醴，有如內侍者，以碧玉瑩賜寡人酒，甘香無比。王者以一簡授左右，即開堂上大聲呼寡人名曰：任好。聽音爾平音亂。如是者再，婦人遂教寡人拜謝，復引出宮闕。寡人問婦人何名，對曰：妾乃寶夫人也。居於太白山。在今

府之西麓，在君宇下。君不聞乎？妾夫葉君，別居南陽，或一二歲未會。君能妾立祠，當使君霸傳名萬載。寡人因問：晉有何亂，乃使寡人乎？寶夫人曰：此天機不可預洩。已聞雉鳴聲大如雷霆，寡人遂驚覺，不知此何祥也。廖對曰：晉侯方寵驪姬，疎太子，保無亂乎？天命及君，君之福也。穆公曰：寶夫人何為者？廖對曰：臣聞先君文公之時，有陳倉山名，在今鳳翔府寶雞縣人於土中得一異物，形如滿囊，色聞黃白，短尾多足，嗜有利喙。陳倉人謀獻之，先君中途遇二童子，拍手笑曰：汝虛於死人，今乃遭生人之手乎？陳倉人請問其說。二童子曰：此物名媚，在地下慣食死人之腦，得其精氣，遂能變化。汝謹持之，媚亦張喙，忽作人言曰：彼二童子一唯一雄，名曰陳寶，乃野雉之精，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遂舍媚而逐童子。二童子忽化為雉飛去。陳倉人以告先君，君命書其事於簡藏之內府。臣寶掌之，可啓而視也。夫陳倉正在太白山之西，君試獵於兩山之間，以求其迹，則可明矣。穆公命取文公藏簡見之，果如廖之語。因使廖詳記其夢，并藏內府。次日穆公視朝，群臣畢賀。穆公遂命駕車獵於太白山，迤邐而西，將至陳倉山，獵人舉網得一雉，雞玉色無瑕，光采照人，須臾化為石，雞色光不滅。堂堂上帝乃用一雉雞精為使，即此其果能保于上帝，又何須獵者獻於穆公。內史廖賀曰：此所謂寶夫人也。得雌者霸，徵乎君可建祠於陳倉，必獲其福。穆公大悅，命沐以蘭湯覆以錦衾，盛以玉匱，即日鳩工伐木，建祠於山上，名其祠曰寶夫人祠。改陳倉山為寶雞山，有司春秋二祭，每祭之晨，山上聞雞鳴，其聲聞三里之外。開一年或二年，忽見赤光長十餘丈，雷聲殷殷然。此乃葉君來會之期。葉君者，即雄雉之神，所謂別居南陽者也。至四餘年後，漢光武生於南陽，起兵誅王莽，復漢祚。為後漢皇帝，乃是得雄者王之驗。畢竟秦穆公如何定晉亂，再看下回分解。

凡真是賢才，未有不愛服勝己，不特愛服，尚有展布，未有不引與同事，且讓之居上者。蓋君子之心，公而虛，公則無自利之心，虛則無自滿之意，故能引讓勝己也。百里奚口薦用蹇叔一節，其賢已不可及矣。若小人機略得地，步便惟恐勝己，相形擠去之，惟恐不力。又安肯于進身之初，便先薦之使居已上乎？

漢初切見秦穆。一篇說語有大。有小有。有進有退。有次序。有權衡。有把握。從來說為國者。必須成德並用。自是老生常談。至說德而不威。其國外削。威而不德。其民內潰。便將德威二字之本。未始終利弊。功效分割。得清清楚楚。楚請看一部列國志中。諸侯或外削或內潰者。曾有一人之不中否。又說到三戒。遂向自下註脚。明快爽朗。古今為國之道。無以更加於此。就其言語行事而論之。秦叔王位才也。其只以霸用於秦者。亦時有未可耳。

夫妻至情。無一到富貴貧賤之間。便都不敢自負。如杜氏已明知是百里奚。卻不敢自通。先求為婢。衣婦。又請升堂。而歌書中。雖只敘得二層。而杜氏胸中。固已不知柔腸幾折。矣。夫妻至情尚且如此。況朋友乎。故富貴人不念舊交。而欲舊交恃其夙昔。以自達。豈有真乎。此古人於乘車戴笠之間。諄諄致意也。

秦穆聞百里奚之賢。則求之于楚。而用之。聞秦叔之賢。則聘之于宋。而用之。至於餘金。雖賢然。既已用於戎矣。乃千方百計。必求致而用之。他如公孫枝孟明視白乙。而西乞術等。皆一時人才。之選舉之。村壘之中。升諸朝廷之上。高爵厚祿。信任不疑。如此之君。古

令有幾。及身而霸國。所應當予。謂其賢為王業所基。有識者必不以為河漢也。音樂之色。原非禍人之具。然古今來之有國有家者。壞事每由於此。何也。蓋耽於聲色。而怠棄政事耳。故管子之答齊桓曰。好酒好色。無害於霸。不能任賢理政。乃為害霸。故齊桓專任管甯。諸賢修明政事。雖多內嬖嗜酒聽音。而竟成其為五霸之首。今戎主雖愛女樂。若施音御女之外。仍不諒于政事。委任綠余。聽其諛說。何至遂為秦算乎。至因歸邊而疑其亂心。政賢人為敵國所用。更是淺夫愚見。不值一笑也。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獻公臨終囑荀息

話說晉獻公既并虞。統二國。羣臣皆賀。惟驪姬心中不樂。他本意欲遣世子申生伐虢。卻被里克代行。又一舉成功。一時閒無題目可做。乃復與優施相謀。言里克乃申生之黨。功高位重。我無以敵之。奈何。優施曰。荀息以一璧馬滅虞。虢二國。其智在里克之上。其功亦不在里克之下。若求荀息為奚齊卓子之傅。則可以敵里克有餘矣。所為不道。舉國皆仇。故也。况晉國之人。豈僅一里克為可慮乎。終是小小所見。不大。驪姬請於獻公。遂使荀息傅奚齊卓子。驪姬又謂優施曰。荀息已入我黨矣。里克在朝必破我謀。何計可以去之。克去而申生乃可圖也。優施曰。里克為人。外強而中多顧慮。誠以利害動之。彼必持兩端。然後可收。而為我用。克好飲。夫人能為我具特羊之饗。我因侍飲。而以言探之。其入則夫人之福也。即不入我優人。亦聊與為戲。從來難說之言。多以戲入。都是圖其何罪。馬驪姬曰。善。乃代為優施治飲。具優施預請於里克曰。大夫驅馳虞。虢。聞勞有進步耳。故人於戲言。不可不慎。何罪。馬驪姬曰。善。乃代為優施治飲。具優施預請於里克曰。大夫驅馳虞。虢。聞勞苦甚。施有一杯之獻。願取開。邀大夫片刻之歡。何如。里克許之。乃攜酒至克家。克與內子孟大夫妻曰。內子孟。其名也。皆西坐為客。施再拜進觴。因侍飲於側。調笑甚洽。酒至半酣。施起舞為壽。因謂孟曰。主猶言。唱我。我有新歌為主。歌之。孟酌兒觥。以賜施。唱以羊脾。問曰。新歌何名。施對曰。名。暇。豫。大夫得此事。君可保富貴也。此句便來。乃頓喉而歌。歌曰。

暇豫之吾吾兮不如烏鳥眾皆集於窈兮爾獨於枯窈何榮且茂兮枯招斧柯斧柯行及兮春爾枯何

歌訖里克笑曰何謂堯何謂桀曰譬之於人其母為夫人其子將為君本深枝茂眾鳥依託所謂窈也若其母已死

其子又得謗禍害將及本搖葉落鳥無所棲斯為枯矣言罷遂出門里克心中怏怏即命撤榻起身還入書房獨步庭

中迴旋良久是多不用晚餐挑燈就寢展轉牀褥不能成寐豈是大臣才識度量左思右想優施內外俱寵出入宮禁今日之歌

必非無謂而發彼欲言未竟天明當再叩之捱至半夜心中急不能忍遂分付左右密喚優施到此問話優施已心知

其故連忙衣冠整齊跟著來人直達寢所里克召優施坐於牀間以手撫其膝問曰適來窈枯之說我已略喻豈非謂

曲沃乎汝必有所聞可與我詳言不可隱也施對曰久欲告知因大夫乃曲沃之傅且未敢直言恐見怪耳里克曰使

我預圖免禍之地是汝愛我也何怪之有施乃俯首就牀低語曰君已許夫人殺太子而立奚齊有成謀矣里克曰

猶可止乎施對曰君夫人之得君子所知也中大夫謂二之得君亦子所知也夫人主乎內中大夫主乎外雖欲止得

乎里克曰從君而殺太子我不忍也輔太子以抗君我不及也中立而兩無所為思想了半夜原來想出這箇好主意來里克奴才可以自脫

否施對曰可施退里克坐以待旦取往日所書之簡視之屈指恰是十年歎曰卜筮之理何其神也遂遣大夫平鄭父

之家屏去左右告之曰史蘇卜僊之言驗於今矣平鄭曰有聞乎里克曰夜來優施告我曰君將殺太子而立奚齊也

平鄭父曰子何以復之里克曰我告以中立平鄭父曰子之言如見火而益之薪也為子計宜陽為不信彼見子不信

必中忌而緩其謀子乃多樹太子之黨以固其位然後乘間而進言以奪君之志成敗猶未有定平鄭父頗有大臣才識可惜屈於下位

今子曰中立則太子孤矣禍可立而待也里克頓足曰惜哉不早與吾子商之過後懷悔的成箇什麼大臣里克別去登車詐墜於

車下次日逆稱傷足不能赴朝史臣有詩云

特羊具享優人舞 斷送儲君一曲歌 堪笑大臣無遠識 卻將中立佐操戈

優施回復驪姬驪姬大悅乃夜謂獻公曰太子久居曲沃君何不名之但言妾之思見太子妾因以為德於太子冀免旦夕何如獻公果如其言以召申生申生應呼而至先見獻公再拜問安禮畢入宮參見驪姬驪姬設饗待之言語甚歡次日申生入宮謝宴驪姬又留飯是夜驪姬復向獻公垂淚言曰妾欲回太子之心故召而禮之不意太子無禮更

甚獻公曰何如驪姬曰妾留太子午飯索飲半酣戲謂妾曰我父老矣若母何妾怒而不應太子又曰昔我祖老而以我母姜氏遺於我父今我父老必有所遺非子而誰欲前執妾手妾拒之乃免至此方下根手蓋為局勢已成也君若不信妾試與太子同遊於園君從臺上觀之必有觀焉獻公曰諾及期驪姬召申生同遊於園驪姬預以蜜塗其髮蜂蝶紛紛皆集其髻姬曰太子蓋為我驅蜂蝶乎申生從後以袖麾之獻公望見以為真有調戲之事矣心中大怒即欲執申生行誅驪姬跪而告曰妾召之而殺之是妾殺太子也且宮中曖昧之事外人未知姑忍之獻公乃使申生還曲沃而使人陰求其罪過數日獻公出田於翟桓桓之一種驪姬與優施商議使人謂太子曰君夢齊姜申生訴曰苦饑無食必違祭之齊姜別有祠在曲沃申生乃設祭齊姜使人送胙於獻公獻公未歸乃留胙於宮中六日後獻公回宮驪姬以鴆入酒以毒藥傳肉而獻之曰妾夢齊姜苦饑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太子而使祭焉今致胙於此待君久矣獻公取解器欲嘗酒驪姬跪而止之曰酒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獻公曰然乃以酒漉地地即墳地又呼犬取一鬻肉再擲之犬啖肉立死驪姬佯為不信呼小內侍使嘗酒肉小內侍不肯強之纔下口七竅流血亦死驪姬佯大驚疾趨下堂而呼曰天乎天乎國固太子之國也君老矣豈旦暮之不能待而必欲弑之勢是極毒無念是前而為言罷雙淚俱下復跪於獻公之前帶噎而言曰太子所以設此謀者徒以妾母子故也願君以此酒肉賜妾妾甯代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即取酒欲飲獻公奪而覆之氣咽不能出語驪姬哭倒在地恨曰太子真忍心哉其父而且欲弑之况他人乎始君欲廢之妾固不肯後園中戲我君又欲殺之我猶力勸今幾害吾君妾誤君甚矣獻公半晌方言以手扶驪姬曰爾起孤當暴之羣臣誅此賊子當時出朝召諸大夫議事惟狐突久杜門里克稱足疾不朝父託以他出不至其餘畢集朝堂獻公以申生逆謀告諸羣臣羣臣知獻公蓄謀已久皆面面相覷不敢置對東關五連曰太子無道臣請為君討之獻公乃使東關五為將梁五副之率車二百乘以討曲沃囑之曰太子數將兵善用眾爾其慎之狐突雖然杜門時刻使人亦聽朝事聞二五戒車心知必往曲沃急使人密報太子申生申生以告太傅杜原款原款曰昨已留宮六日其為宮中置毒明矣子必以狀自理羣臣豈無相明者毋束手就死為也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自理而不明是增罪也罪不明却亦無罪可增幸而明君護姬未必加罪又以傷君之心悞傷君心而不顧社稷之計此何理也不如我死原款曰且適他國以

後復圖如何。申生曰：君不察其無罪而行討於我，我殺弑父之名以出人，將以我為鳩鴆矣。若出而歸罪於君，是惡君也。死即不歸惡於君乎而又損於社稷也之重其惡君為更甚矣何其愚也且彭君父之惡必見笑於諸侯，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脫罪是逃死也。我聞之，仁不惡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乃為善。以復狐突曰：申生有罪不敢愛死，雖然君老矣，子少謂美齊

國家多難，伯氏努力以輔國家。申生雖死，受伯氏之賜實多。於是北向再拜自縊而死。死得不合中道無取焉死之明日，東闕五

兵到，知申生已死，乃執杜原款囚之，以報獻公。曰：世子自知罪不可逃，乃先死也。獻公使原款證成太子之罪。原款大呼曰：天子寬哉，原款所以不死而就俘者，正欲明太子之心也。昨留宮六日，豈有毒而久不變者乎？驪姬從屏後急呼曰：原款輔導無狀，何不速殺之。獻公使力士以銅鉞擊破其腦而死。羣臣皆暗暗流涕。梁五、東闕五謂優施曰：重耳夷

吾與太子一體也。太子雖死，二公子尚在，我竊憂之。優施言於驪姬，使引二公子驪姬夜半復泣訴獻公曰：妾聞重耳夷吾實向申生之謀，申生之死，二公子歸罪於妾，終日治兵欲襲晉而殺妾，以圖大事。君不可不察。獻公意猶未信。蚤

朝，近臣報蒲屈二公子來觀，已至闕，聞太子之變，即時俱回轅而去。獻公曰：不辭而去，必同謀也。乃遣侍人勃鞞率師往蒲，擒拿公子重耳。賈華率師往屈，擒拿公子夷吾。狐突喚其次子狐偃至前，謂曰：重耳駢脇脇骨重瞳一目二狀

貌偉異，又素賢明，他日必能成事。且太子既死，次當及之。汝可速往蒲，助之出奔。與汝兄毛同心輔佐，以圖後舉。狐偃遵命，星夜奔蒲城，來投重耳。重耳大驚，與狐毛、狐偃方商議出奔之事。勃鞞單馬已到蒲，人欲閉門拒守。重耳曰：君命不可抗也。勃鞞攻入蒲城，圍重耳之宅。重耳與毛偃急趨後園，勃鞞挺劍逐之。毛偃先踰牆出，推牆以招重耳。勃鞞執

重耳衣袂，劍起袂絕。重耳得脫去，勃鞞收袂回報。二人遂出奔翟國。即狄翟君先夢蒼龍蟠於城上，見晉公子來，到欣然納之。須臾，城下有小事，數乘相繼而至，叫開城甚急。重耳疑是追兵，便叫城上放箭。城下大叫曰：我等非追兵，乃晉

巨憚，追隨公子者。重耳登城觀看，認得為首一人，姓趙名衰，字子餘。乃大夫趙威之弟，任晉朝為大夫。重耳曰：子餘，到此孤無慮矣。即命開門放入。餘人乃胥臣。即司空子魏躡。之孫孤射姑。字李佗食采於賈。又顛頡、介子推、先軫。食邑曰

輅，皆知名之士。其他願執鞭負囊奔走効勞，又有壺叔等數十人。重耳大驚曰：公等在朝，何以至此。趙衰等齊聲曰：主上失德，寵妖姬，殺世子，晉國且晚，必有大亂。素知公子寬仁下士，所以願從也。翟君教開門放入，眾人進見，重耳泣曰：

上失德，寵妖姬，殺世子，晉國且晚，必有大亂。素知公子寬仁下士，所以願從也。翟君教開門放入，眾人進見，重耳泣曰：